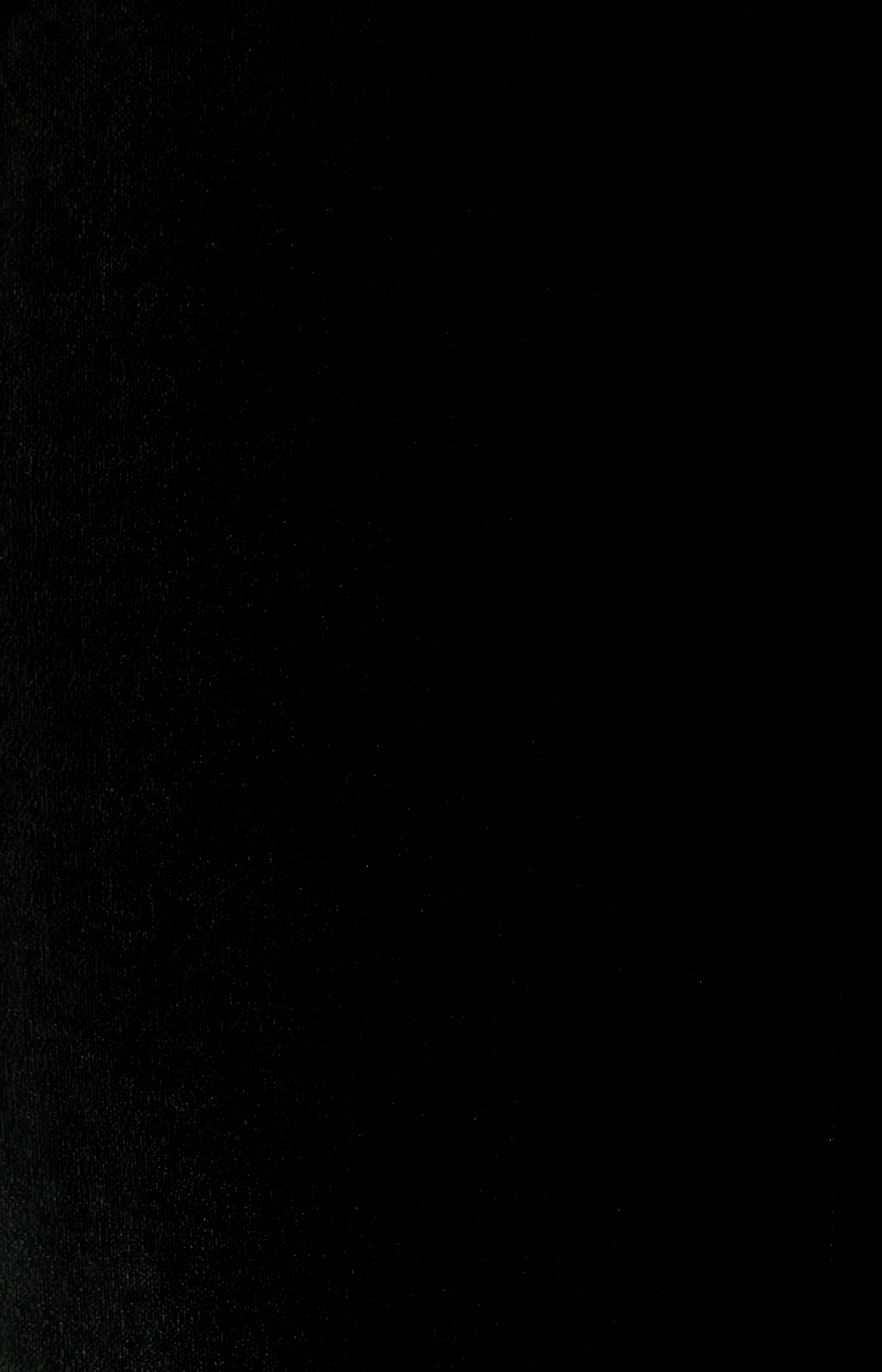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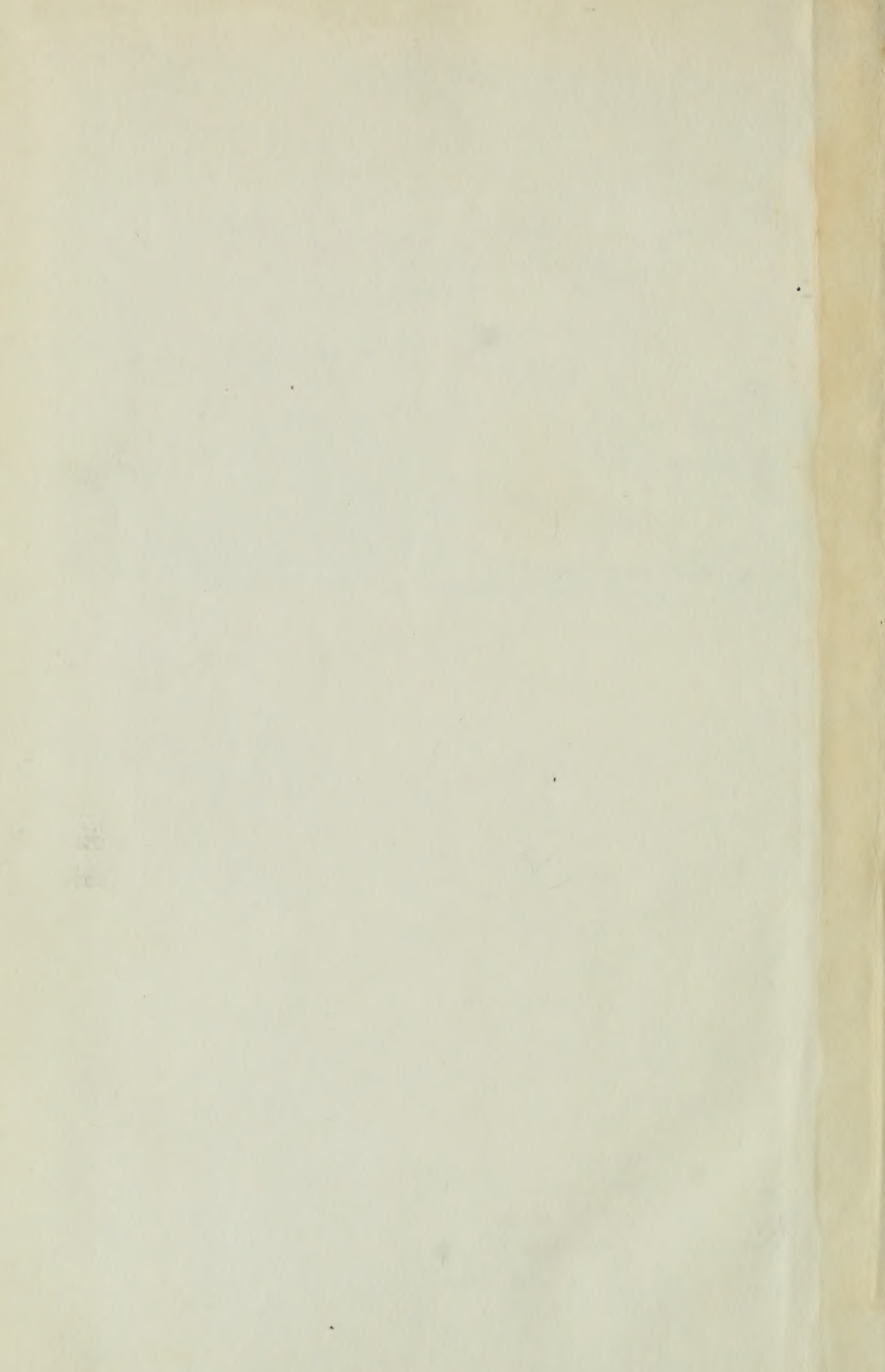
PG 3327 C5I4 1933

Dostoevskii, Fedor Mikhailovich
Tu t'u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dutudost00dost



賭徒

洪靈菲譯

上海湖風書局出版











世界文學名著譯叢

賭徒

妥斯退夫斯基著

洪靈菲譯



上海

湖風書局出版

地址老靶子路一六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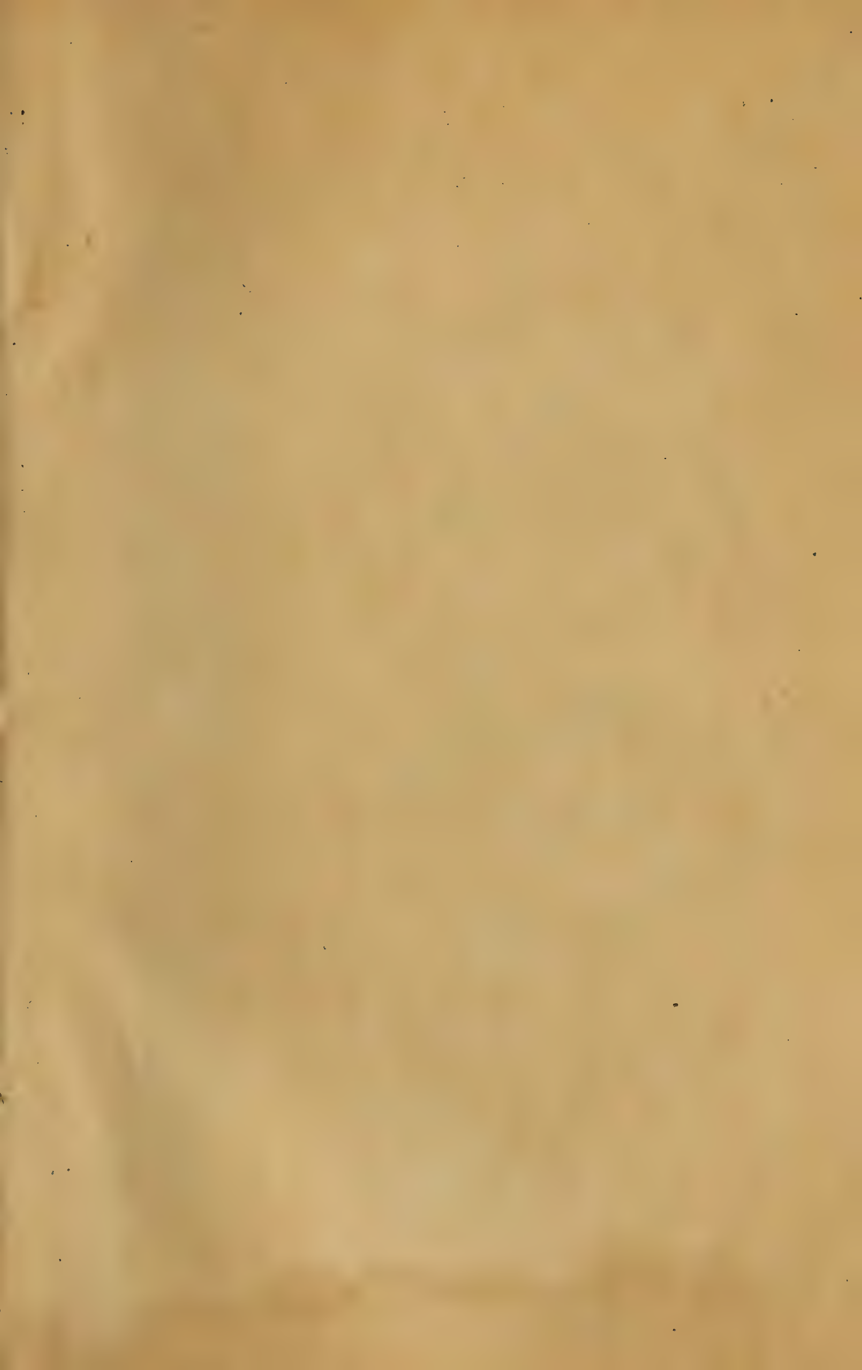
1933, 3, 20, 初版

PG
3327
C5 I4
1933



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賭徒



一

我去了兩個星期才回來，知道了我的保護人已在三天之前到了盧勒登堡。我受了他們一種完全出我意外的歡迎。將軍冷冷地注視我，用着甯可說是傲慢的態度招呼我，並且弊却我向他的妹子的致敬。他已經從甚麼地方弄到了錢，那是顯然的事實。我以爲我能夠在將軍的眼光中找出害羞的神色。瑪麗亞·非里波芙娜，也好像心慌意亂，和我說話總帶着淡淡的神氣。然而，她拿了我遞給她的錢，數着，諦聽着我所說的話語。那天來赴宴會的是一位法國先生米正沙夫，和一位法國小姐，還有一個英國

人；因爲．無論甚麼時候手裏一有錢，便常常舉行俄國式的宴會。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在看見我的時候，問我爲甚麼去了這麼久。於是，並沒有等着一聲的回答，她便走了開去。這顯然地並不是完全偶然的事件，我覺得必須明瞭那個中的眞相。現在正是我要來弄個明白的時候了。

我被指定住在旅館的四層樓的一間小房子裏（你可要知道，我是屬於將軍的一個隨員）。就我所見識得到的來說，這個集團已經在此地獲得了相當的名望，人們都以爲將軍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俄國貴族。眞的，就是在用餐之前，百忙之中，他還命我拿了二千佛郎的鈔票到旅館的帳房去給他找換，這樣可使我們給人家認爲是百萬富翁——無論如何總有一星期的富翁做的！一會兒我正要帶着米沙和娜底亞去散步的時候，從樓梯那邊傳來了命令，叫我一定要去見將軍。承他詢問我要把孩子們帶到甚麼地方去；而當他問話的時候，我可看見他沒有辦法來注視着我。他必要這樣看着我，但是每一次都碰到了我帶着這麼的一種固定的，輕蔑的凝視，使他煩亂地停止了視

線。他雖是在誇張地說着話，然而這一句挾雜着那一句，結果上辭接不着下意。他教我知道我是領着孩子們離開了俱樂部，而到外面公園去的。最後他的怒氣發作了，他銳利地道：

『我以為你一定高興帶他們到俱樂部去賭輪賭？啊，請恕我的說話這樣率直罷，可是我知道你是怎樣嗜賭的。雖然我不是你的良師，也不想做良師，最少我可有權利要你不至於眞的帶累了我。』

『我沒有錢可賭，』我鎮靜地回答道。

『可是你馬上便可得了一些，』將軍回駁着道，微紅着臉兒，在他坐到寫字檯旁邊注意着雜記簿的時候。從那簿子裏查得我有一百二十盧布存在他那兒。

『我們算一算罷，』他說道。『我們把這些盧布打德國銀幣計算。這樣——拏去一百塊，算是一個整數。剩下來的還是存在我的手裏。』

我拏了銀子，默默無言。

『你一定不要對我的說話生氣，』他接着說。『你關於這些事情是太容易生氣了。我剛才說的一席話只是一個警告。這樣說法是不至於超過我的權利的。』

當我在飯前帶着孩子們回家的時候，我遇見我們的集團的一隊人馬，他們是乘車子去遊覽幾處廢墟古跡的。兩輛華麗的馬車，駕着壯大的馬匹，一輛是坐着布蘭希小姐，瑪麗亞‧菲里波芙娜，和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而那法國人，英國人和將軍却乘着馬陪隨着！街上的行人都停住了足步，在驚視着他們的豪奢——那是將軍不能再事舖張的了。我計算我帶來的四千佛郎，再加上我的保護人似乎已經從甚麼地方弄來的數目，這隊人至少也有七八千佛郎的——雖然布蘭希小姐並不覺得太多。她和她的母親及那法國人，也是住在我們的旅館裏的。那法國人被尊爲『伯爵先生』，布小姐的母親被稱做『伯爵夫人』。也許他們事實上的確是『男伯爵和女伯爵』的。

我知道在聚餐的時候『伯爵先生』並不會注意到我，而將軍做夢也想不到和我們介紹，也不會推薦我給伯爵的。雖然，他嘗在俄國住過一些時，並且知道一個屬於『

烏鴉」一類的人物，從來不會給看成羽毛漂亮的鳥兒的。嚴格的說起來，他當然是認得我；但我可是一個不被邀請的來客——不是將軍忘記了安排，便是我該吃旅館的客飯去。然而，我在將軍用着許可的眼光望着我的情景之下入了席；雖然好心的瑪麗亞指給我坐位，而事實是我先已碰見了那個英國人，亞斯里先生，救了我，於是我才得像一個客人般地列席了。

這個奇妙的英國人，是我在布魯西亞第一次無意間碰到的，在那兒，我們偶然在火車裏相對而坐，我是乘火車來趕我們的隊子的；後來我在法國又遇見了他，又在瑞士相遇着——二星期間却碰到了兩次呢！因此我在盧勒登堡這兒又突然遇見了他，倒是意中的事！我一生中從不嘗知道過一個比他更怯懦畏縮的人，因爲他怕羞得近於懦弱，雖然見識很好（因爲他並非傻子）。同時，他又是一個文雅可親的人物，所以在布魯西亞，我便想法子引誘他盡情說出他自己，於是他告訴了我說他正從北角回來，現在要趕到尼次尼。腦夫哥洛去會一個女人。他怎樣來和將軍認識，我可不知道，但

是，明顯地，他非常熱戀着波琳娜。他也高興我坐在他的旁邊，因為他把我當做他的摯友。

在吃着餐的時候，那法國人十分洋洋得意：他和每一個人大吹瞎說。我記得，他在莫斯科也嘗吹過一大套牛皮了。他不停地討論着財政學和俄國的政治，雖然，有時將軍假作反對他，但他是反對得這麼謙虛，不至於完全失却他自己的尊嚴。

而我自己呢，我正在異想天開。就在吃了半席的時候，我已經向自己提出那個老是不能解決的問題：『為甚麼我不趕快離開了將軍和他的家屬，而偏要來奉承着他呢？』我時常去瞅着波琳娜，但是她並沒有留意着我；眞是氣得我顧不得一切的禮貌了。

首先，我毫無理由地，突然高聲地插進大家的會話中間去。主要的是我要和那個法國人爭論；隨後的目的是在於我向將軍搶白了幾句——的確地，我以為我眞是搗斷了他的談話——我說夏天要一個俄國人到隨便那一個地方去吃旅館的客飯，差不多是

不可能的事。將軍驚異地看着我一眼。

『如果一個人是個自尊的人』，我說下去，『他因為去吃旅館的客飯而受盡虐待，是被迫着去忍受各種侮辱的。在巴黎或者在萊茵——是的，且也在瑞士——那些地方都有許許多多的波蘭人，和他們的同情者，法國人，都在吃旅館的客飯，只要碰到的是個俄國人，此外誰也不能夠從旁插嘴的。』

這些話我是用法語說的。將軍猶疑地看着我，他可不知道對於我的如此忘形，是否要發氣，還只是覺得驚異呢。

『自然，一個人常常在隨便甚麼地方都可學得點見識，』那法國人用不關心而輕蔑的聲音說着。

『在巴黎，我也嘗和一個波蘭人爭論，』我繼續着說，『那末又和一個幫着他的法國官吏爭起來。後來有一羣法國人出來幫着我。當我告訴他們，有一次我怎樣威嚇着不管公爵爺喝咖啡茶的事情。他們都立卽相信了。』

『不管牠嗎？』將軍用沈重的，不容許的聲音，驚異地問道，同時那法國人不相信地望着我。

『正是呢，』我答道。『你一定要知道，在兩天之前，我忽然想到，我說不定有一個時候會因事到羅馬去的，我便去找住巴黎的羅馬教皇的大使簽護照。在那裏我碰見了一個教堂司事，約莫五十歲左右，是個態度冷靜的人。在謹慎有禮地靜聽了我的自述來意之後，這個教堂司事要我等一下子。我是非常急於要走的，』但我只得坐下來，拿出一本「國家論」，偶然讀到裏面的辱罵俄國的一段奇文。當着我這樣在等候的時間中，我聽見有人走進隣室要找公爵爺；其後我看見那教堂司事向來客鞠躬，客人走的時候又是一個鞠躬。我又走去向這好人再提起我的事情，他表示冷淡地，又要我再等一會兒。立即便是第三個客人到來了，他和我一樣，是來交涉事情的，（他像個澳洲人）；他剛把來意說完立即便被引上樓去！這使我非常生氣。我站起來，走向那教堂司事去，告訴他，在公爵爺一開始見客的時候，他就該好好地把我的事情辦清

楚。那嚇得教堂司事往後退。那只是給他曉得一個卑賤的俄國人更敢把自己來和公爵爺的其他客人相比！他帶着一派惡神氣，想找個機會來侮辱我，上下地打量我，然後說道：『你以為公爵爺要丟下他的咖啡茶不喝來辦理你的事嗎？』但是我只是更大聲地喊道：『我告訴你，我是不管甚麼咖啡茶喝不喝的！是的，如果你不立即把我的護照簽好給我，我會自己拿到公爵爺那裏去的！』

『甚麼？在他正和主教長會見的時候麼？』那教堂司事尖聲叫喊着，嚇得又再往後倒退。然後，他衝向門的那邊，伸張着手臂，好像他寧死也不給我走進去。

於是我聲明我是個英雄又是個蠻漢——我這樣說：『Je suis heretique et barbare』（註）——這些大主教，主教長，公爵爺，以及其他的大人物，我覺得不算甚麼東西。總之，我給他說明我是不肯讓步的。他看着我，帶着無窮盡的恨意。然後他搶起我的護照，帶到樓上去。一分鐘後，護照已經簽了字了！如果你們有意要看看，現在正在

註：法語即我是個英雄又是個蠻漢。

這邊呢。』——於是我拿出了護照，指示着羅馬文的簽字給大家看。

『可是——』將軍開始着說。

『眞能援助你的事實，倒是你說你是個英雄又是個蠻漢，』那法國人微笑地說。

『Cela n' etait pas si bete。』（他不是這麼愚蠢）。

『可是俄國人應得這樣的待遇嗎？喂，如果他們在這裏的時候，他們是一聲也不敢響的——他們有意反對俄國人啊！在巴黎我住的旅館裏，在把我和教堂司事吵鬧那事情告訴同住的人們之後，我常常得到他們非常關心。一個肥胖的波蘭貴族，他是在飯桌間最感到生氣的一個，立刻便走上樓去，而當我告訴說兩年前，碰見一個法國『英雄』只爲着開玩笑亂放毛瑟槍的時候，有幾個法國人只覺得厭惡。那個着槍的人不過是個十歲的孩子，他的一家人還住在莫斯科呢。』

『不可能的！』那法國人急說道。『沒有法國兵會對小孩子放槍的！』

『然而事情可如我所說的，』我回答道。『是個非常可敬的副司令告訴我這件事，

我還可想見他頰上的傷痕呢。」

法國人於是口若懸河地開始在嘵舌，將軍幫着他；可是我舉了個例子，叫那法國人去讀讀彼羅夫斯基將軍的回憶精華錄，彼將軍是一八一二年的法國俘虜。後來瑪麗亞・菲里波芙娜說些別的事體把這談話混掉了。將軍惱恨我和那法國人爭論。而亞斯里先生好像很高興我和那法國人爭氣，在席間站起來，約我們一道去喝酒。這一天的下午四點鐘，我照例走去和波琳娜攀談；談話間便轉成散步了。我們進了公園，向俱樂部走去，波琳娜坐在那兒近噴泉的一張長凳上，把娜底亞送到相離不遠的地方和幾個小孩子玩耍。我也打發米沙在噴泉近旁玩着，那麼，在這樣安排之下，就只剩下我們倆——那就是說，波琳娜和我自己。

當然我們開始談着雜務瑣事。我只拿給波琳娜七百古丁，她好像很生氣，因爲她押當了她的金鋼鑽，以爲最少可從巴黎收到二千古丁，也許要多一點。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錢，』她說。『我要想法得到——不然我就會破產了。』

我問她，當我不在的時候可發生了甚麽事體。

『沒有甚麽，只是彼得堡來了兩個消息。重要的一個是，我的祖母病得很利害，很難活下去。我們從比德羅維慈那裏聽到這消息，他是個靠得住的人。我們時時刻刻在盼望這消息的結果呢。』

『你們一家人都非常盼望嗎？』我問道。

『自然啦——我們一家人，並且是每天每分鐘呢。我們盼望着這消息已經有一年半了。』

『盼望着牠？』

『是的，盼望着牠。我不是她的親骨肉，你知道——我只是將軍的繼女。可是我料定那老太太在她的遺囑上會提到我的』

『是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收入大批錢，』我有幾分相信地說。

『是的，因爲她溺愛我。可是你以爲怎樣呢？』

我用別一個問題來回答她。我說：『你們的那個侯爵，他可也是你們家屬的密親嗎？』

『你爲甚麼這樣關心他們呢？』這便是她的回答。同時她狠狠注視着我。

『請別介意。如果我不會弄錯的話，將軍是向侯爵借到了錢了。』

『也許是這樣罷。』

『如果不是侯爵相當知道你的祖母，可想他借給錢嗎？你可也嘗注意着，在吃飯中間有了三次，當說到她的時候，他叫他做「La Baboulenka」？(註)眞是多麼摯愛親切的行爲啊！』

『是的，那是的確的。他剛聽見我大概可得到她的遺產，他馬上便開始向我求婚。我以爲你該知道這事的。』

『那末，他是剛才開始求婚嗎？啊，我以爲他老早便這樣做了呢！』

註：意即親愛的小祖母。

『你須曉得他沒有，』波琳娜帶氣地答道。『可是你在甚麼地方認得那英國人？』過了一忽她這樣問着。

『我早已知道你會問到他的！』於是我告訴她，我在旅行中便先已遇見亞斯里了。

『他是非常怕羞，且易動情，』我說。『他也在戀着你。』

『是的，他是戀着我，』她回答着。

『並且，他比那法國人要富十倍。事實上，那法國人有些甚麼財產？他所有的一切，我至少是懷疑的。』

『啊，不，那是無可懷疑的。他確有幾座宮殿或者別的大廈。昨夜裏，將軍告訴我，那是的確的。現在你可滿意了？』

『可是，站在你的立場上來說，我願意嫁給那英國人。』

『為甚麼？』波琳娜問道。

『因爲，雖是在兩人中間，那法國人比較漂亮，也比較謙虛；可是那英國人不只是個貴族，而且是比那法國人要富十倍的。』

『是嗎？可是那法國人是個侯爵，又是兩人中比較靈慧的一個，』波琳娜鎭靜地說。

『是這樣嗎？』我又重復着說。

『是的，絕對是的。』

波琳娜不很高與我的問話，我能夠看出她極力用針鋒相對的回答來激惱我。但是我不以爲意。

『我看見你生氣，我便快活，』她繼續說。『不過，你有注意我的權利，所以我才許你這樣盡情發問，任意猜度的。』

『我以爲我有十足的權利向你提出這些問題的，』這便是我的平靜的回答；『因爲我已經準備注意他們，同時也要稍稍打算一下我是怎樣的結局。』

波琳娜冷然地笑着。

『從前你告訴了我——在希倫正堡的時候——說你準備叫我去跳下千尺的深淵，有時，我會想起這說話，想看着你是否和你的說話一致。是的，你可以相信我會這樣做的。我恨你，因爲我已經允許你弄到這樣的地步了，我也恨你——更恨的——因爲我是這樣的需要你。我現在正需要你，那末我一定要守住你。』

聽了這些話之後，她便動身站起來。她發着非常氣憤的聲音。眞的，往後她和我的談話，已經帶着動怒的聲音——是的，眞的發怒了。

『許我問你布蘭希小姐是誰嗎？』我問道。（我不願意波琳娜沒有一點表示便離開去）。

『你是知道她是誰了——就是布蘭希小姐。別的並沒有甚麼事情了。大概她不久便是將軍夫人——那便是說，如果祖母要死的風傳已經證實了的話。布蘭希小姐，和她的母親以及她的表親，那伯爵，都完全知道我們是破產，這擺在面前的事實。』

『將軍終於在戀愛了？』

『別說這些事情能。聽我說。把這七百古丁拿去賭輪賭。盡你的能力給我贏回來，因爲我眞是窮得要命。』

這樣說着，她叫回娜底亞到她身邊來，走進俱樂部，加入我們留在那兒的隊子。而我自己呢，我在默然的驚異中，第一步走向左邊去。當她叫我去賭輪賭的時候，好像有甚麼東西打擊我的腦袋。同時，十分奇怪地，那也好像使我遲疑起來，使我在分析着我的對她的心情。事實上，我在離開她的兩星期間，比較現在回來的日子，是快樂得多多的；雖然在旅行中，我像怯懦者一般地發着獃，像害熱病者一般地東闖西竄，並且我在夢中眞切地看見了她。眞的，有的時候（在瑞士，當我在火車中熟睡的時候），我和她大聲的談話，致使車中的旅客們都爲之失笑。因此，我又再把這個問題問我自己：『我愛她呢，或者不愛她？』於是我又再不能夠得着自己的解答——或者，甯可說，我已經向自己說過第一百次我恨她了。是的，我恨她，有時（特別是在

我們一道談話的結尾時），我眞想用我的半生力量來纏死她！我發誓，在這樣的時候，如果我旁邊有一把刀，我一定會快樂地捉住那把刀，直插進她的胸懷裏。可是我也要發誓，如果在希倫正堡的時候，她眞的對我說，『跳進深淵裏去』，我一定會跳進去，帶着同樣的快樂。是的，這是我很知道的。不是這樣便那樣，事情馬上便可告結束。她也奇妙地有幾分知道了；一想到我是十分知道她的難親近，和我的夢幻現實的不可能，那是給與她愉快，我相信，那愉快是十分可能的。不然的話，像她這樣的一個仔細而又聰明的婦人，她可高興毫無忌憚地和我親密，向我開誠布公麼？直至現在，（我敢斷定），她看待我，好像老皇后對待她的僕人——一個皇后並不怕在她的奴隸面前裸露她自己，爲的是她不把奴隸當人看。是的，波淋娜是時常不把我當人看待的！

她依舊委托我一種任務——要我盡可能地去賭得勝利。可是我時常不得不在懷疑，爲甚麼她這樣需要得到勝利，在她那豐富的腦子裏可發生了甚麼新花樣。好像在

過去的兩星期間發生了許多新的，不可知的原因了。好的，我應該去推測，去探求這些原因，並且要盡可能的趕快。可是並非現在：因爲目前我必須到賭場中去呢。

二

我自認我並不喜歡賭博。雖是我立定主意去賭，然而爲着別人去做這事情，我總覺得厭惡的。在事實上，那幾乎使我失了常態，我怒氣填胸的走進賭場去。一眼看見那種情景便激惱我。沒有一時一刻我能夠忍受那種奉承上流社會的惡習，那惡習是在世間的印刷物上普遍可以遇見的，特別是在俄羅斯，幾乎每一個晚上，總有許多新聞記者寫着兩種特別的題目——標題是，在萊茵河流域的城市中所見的俱樂部的豪奢，在他們的桌子上天天都可看見一堆堆的金子。這些新聞記者這樣做是沒有注意到：他們所寫的這些，不過是無精打彩的沒趣的慇懃罷了。因爲說到建設並沒有華麗之可

言，而在他們的桌上不但沒有一堆堆的金子，而且是只有很少的錢，這便是看得見的一切了。自然，在極盛時，來了幾個狂人或是其他的人物——普通都是一個英國人，或者亞洲人，或是個土耳其人——（如我所寫的這夏天便遇到了）他們輸贏得很大，但是，說到其餘的人衆，可只是賭着小錢，在場面上罕有很大的數目。當我走進賭場的這個時候，（我一生是第一次），許久許久我幾乎還難決定去賭。舉個例子來說，如羣衆使我氣悶。如果是為我自己來賭的話，我想我馬上便會離開去，完全沒有想賭的意思，因為我覺得我的心開始在跳着，殊難冷靜。我也知道，我已經立定主意好久了，非到我的財富有了最後的根本的變化，我絕對不會離開盧勒登堡的。那一定會是這樣的。雖然我希望賭贏，對於你好像覺得滑稽可笑，可是我是蔑視着那普通以為希望贏錢是愚蠢的，是更加卑鄙的觀念的。為甚麼賭博比別的賺錢方法是更壞呢？譬如說，怎樣比做生意更壞呢？眞的，一百人中只有一個人能夠贏錢，可是，甚麼生意才是你的或我的生意？

無論如何，我開頭約束住自己，只在觀望着，不要冒險胡爲。眞的，我覺得，如果我開始不顧一切而動手賭起來，我一定是糊裏糊塗，亂碰機會地賭着——我覺得眞會這樣。而且，那也使我合理地去學習那賭博自身的道理；雖然，我不停地熟讀了輪賭的說明書，但我仍然不知道牠的法則，就是看人家賭也還沒有看過呢，初頭，我覺得一切事情都好像是這樣的愚蠢——這樣有道德意義而又是愚蠢。可是我並不是說那幾十個——不，有幾百個呢——團擁在賭桌旁邊的又饑餓又不安靜的人們。我總覺得要贏得快又要贏得多，並非卑污下賤的念頭；我時常贊揚那種抱着爲死之心的觀念，而這，道德家大概爲要辨護那一句『人常該賭得乎中』的話句，於是說抱着必死之心只能使事情更糟，似此情形，則獲利也常是只得乎中了。小利與大利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不，一切事情都是互相比較的。一個魯希蔡人認爲小數目的，也許我覺得很大，隨處人們都能得獲利，都能得奪取他們的同伴的一些東西，那並不是押着或是贏者的罪過，正像他們賭輪盤賭一般。至錢押着和贏者是否不道德，這問題已連帶到別的問

題上去了，我想對牠不發表甚麼意見。可是我眞實是滿有強烈的願望，想不管目前的卑汚下賤，只要贏得這場賭博的利益，同時，如果你願意的話，也把我眼見到的一些親密和一些同情心都贏了去；因爲我的眼睛時常高興去觀察人們的不拘禮節，本能的動作，以及放縱的行爲……可是爲甚麼我要這樣欺騙自己呢？我所見到的一切不過是一種又無效果又無道理的追求罷了；而且，這一羣賭徒，嚴肅地，甚至於謙恭地圍站在賭桌旁邊——那一種對他們的職業的尊敬，我一看見便覺得是一種最醜惡的狀態。我還時常在細分着那墮落者的賭博與正人君子的賭博兩者之間的區別。事實上，那是兩樣賭博——所謂上流人的賭博與民衆的賭博——有益的娛樂與愚蠢的賭博。就中，像上面說的，我分出詳細的區別。可是，那是多麼無絲毫價值的區別啊！譬如說，一個上流君子可以押住，說五個或者十個金魯易士(註)——便難以再多了，除非他是個非常富有的人，他才押下一千佛郎；但是他不過是對於賭博本身有所嗜好才這樣做

註：一金魯易士值二十佛郎

的——他只是娛樂，只是爲要考察成功或失敗的程序，而且，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好像一個對於他有結果勝利的可能完全不感到興趣的人。如果他勝利，也許他自由自在，放聲大笑，或者在這情形之下向旁人做樣子，或者再來押一下，或者加倍他的押注；然而雖是如此，他不過是出之於好奇心，不過是因爲推算着守着押中的機會是快樂的，而非爲着贏錢的種種卑鄙的慾望。總之，他會把那賭桌，把輪盤賭，把一，二，三，四，都只當爲他的享樂而設的一種消遣罷了。利誘與贏錢的存在，遂有了崖岸，而他一定要裝做沒有一點兒注意。尤其是，他應該去想一想他的賭伴以及其餘的人衆，他們雖是爲着一個小錢而戰戰兢兢，患得患失，但是該認爲他們是和他自己一樣的富有，一樣的斯文，也只是爲着娛樂而賭博的了。這種事實的完全清白，這種人類的天眞無罪，我的意見以爲這才是構成眞正的高尙的要素。是個例子罷了，我看見了慈愛的母親們，嬌縱她們的天眞的，嫺雅的女兒們——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嬌縱到給她們一些金幣而教她們怎樣去賭博；雖然這班年輕的小姐有賭勝的，有失敗了

的，而她們都有着不變的笑容，都好像非常高興地走了開去。同樣的，我看見我們的將軍有一次呆笨地，鄭重地走向賭桌去。一個僕從走去拿一張椅子給他坐，可是將軍連注意也沒有注意他。緩緩地他拿出錢袋，緩緩地摸出三百金佛朗押着黑色，而贏了。可是他並不把贏的錢收起——他放在那兒桌子上面。黑色又再轉了上來，於是他又沒有拿起他贏的錢；而當第三次轉上紅色的時候，他是輸去了一千二百佛郎的孤注。可是他當時微笑地站起來，這樣的保全他的令譽；但是我知道他的錢袋一定是使他的心煩惱，正如押注已經兩次三翻倍下去的時候而輸掉了，他仍是自制着不露出他的失望。而在另一方面，我看見一個法國人開頭賭勝，及後輸了三萬佛郎——還是高興興地，並不發一句牢騷話。是的；卽使一個上流君子會輸去了他的全部財產，他一定不會煩亂的。金錢是有助於溫文知禮而並不値得一想。自然，完全忘却暴亂的人羣的泥汚，是最高尙的事情，但有時一種相反的方法也可成爲高尙的——去注意，去觀察，甚至於去讚嘆着羣衆，（譬如通過雙眼鏡），正像一個人把羣衆及其汚賤置於西洋

鏡中，一種專設給上流君子娛樂的西洋鏡中一樣。雖則一個人會給羣衆所厭害，可是一個人一定要去考察，好像確信是一個觀察者一樣地去考察——不要與考察的事物相分離，也不要相混合。同時去緊緊地注意着誰是不變的；那又再是非正人君子之所爲，因爲知道了沒有一種景象是值得公開的考察——世間的景象，都不值得正人君子太過確定一種詳細的考察的。然而，那現象對於我個人好像是值得公正的思考——尤其是因爲我不只是來注意，而且是眞摯地，全心全意地使我自己與羣衆合成一片。就我私自的道德觀說來，我對於他們並不存下甚麼成見。我只是爲着慰藉我的良心而寫作，就讓其站在這樣的立場罷。可是也要讓我這樣說：我從第一次起，由於一種道德標準，使我對於我的行爲和思想的無論何種實驗，都已含有一種極端的厭惡。和其他的一種道德標準在一起，領導我的人生……

就事實說，羣衆是用非常愚蠢的方式在賭着。眞的，我總以爲最後的勝利還是在賭桌間進行着。兩個莊家坐在賭桌的兩端，不只是在收發賭注，且也在劃策運籌——

他們兩個人的一種極大的工作！至於那聚賭的人羣呢——是的，法國人佔最多數。可是我並不是寫了許多文字只想給你一個輪賭的描寫，而是因爲要使我忍受着我的行爲，在我自身著手賭博的時候。譬如，我注意着一個人的手伸出去捉着別一個人所賭贏的錢那種再普通不過的事情。於是起了一陣爭論，常常是大聲爭吵；而情形必會是：『我請你證明，請認淸事實，那押注是你的。』

開頭，我對於一切的進行完全莫名其妙。我只能夠分別出押注的押在數字，押在猜單雙的數目，和押在色彩上，都是沒有把握的，偶然的事。那一晚，我決定拿來冒險一試波琳娜的錢，總數只是一百古丁。我並不是替自己賭的那種思想很是使我沒有勇氣。那是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而我很難把這感覺驅去。我覺得，我一替波琳娜賭錢，我便會破壞了我自己的幸運。我也懷疑着，任何一個人，如果去賭博，是否都不會墮於迷信之中呢？我開始推出五十古丁，押在『雙』上。那輪盤旋轉着，停在『13』這數字上。我輸了！覺得惡心要嘔，好像我應該出了人羣走回家去的樣子：我押下其他

的五十古丁——這一次是押着紅色。紅色轉上來了。第二次我押下一百古丁在原位上——而紅色又再轉了上來。提起我的四百古丁，我放二百古丁在數目字『12』上面，試試看怎麼樣。結果莊家賠給我三倍我的全押注！於是我從一百古丁贏得到八百！這樣的一種神奇的，這樣的一種不可解的，不尋常的感覺壓制我，使我决定離開賭場。那常使我又想起，如果我爲自己而賭，我永不會有這樣的幸運。我再多一次押下全部八百古丁在『雙』上。那輪盤停在4字。我被賠了八百古丁，於是，拿起我的一千六百古丁這一大堆錢，走去找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

我發覺全部人衆都在園中散步，只有晚餐後才能夠和她相會。這時，那法國人沒有來吃飯，而將軍好像更加有所感想的樣子。在許多事務之中，他以爲有再說我的必要，他看見我去賭博是覺得難過。在他的意見，以爲這樣的行爲是大大地帶累了他——尤其是如果我賭得大輸的時候。『就是如果你贏了許多，我總會給帶累的，』他著重其辭地加道。『自然，我沒有權力來管轄你的行爲，但是你自己應該同意着——』

他照例沒有說完他的句子。我乾脆地回答道：『我只有很少的錢，就是我去賭，我總是很難賭得痛快的』。後來，在我走上我自己的房間的時候，我才得把波琳娜的贏錢遞給她，並且告訴她，我第二次不再替她賭去了。

『爲甚麼不呢？』她興奮地問道。

『因爲我願意爲自己賭，』我用着虛作驚異的眼光答着。『那就是我惟一的理由。』

『那末你可十二分確信你的輪賭會救出我們的困難麼？』她帶着滑稽的微笑問道。

我非常莊重地說道，『是的；』然後又加道：『我確信能夠賭贏，也許你覺得是滑稽可笑，可是請你不要靜悄悄地便離開我。』

沒有別的，她固執着要我和她平分那天贏的錢，給我八百古丁，作爲此後我只要替她賭的條件；但我拒絕了這個，直接了當地——根據我的理由，說我覺得自己不能替任何人賭錢，『我並不是不願意這樣做去，』我加道，『但是我有八九成是會輸了的。』

『好的，就算是悖理可笑罷，我對你的輪賭抱着很大的希望，』她沉思地說道；『因此你應該去賭錢，算做我的一個股東，平均股份；因此，自然的，你要如我所望的去做。』

於是她便離開我，並不聽我這一方面的更進一步的抗議。

三

第二天她對我並不提一提及賭錢的事。在事實上，她有意地避開我，雖然她的態度對我老是沒有改變：她遇着我總是同樣的冷酷無情——甚至於挾雜着一些輕蔑和厭惡的那一種冷酷的態度。總而言之，她對我包藏憎恨是毫無痛苦的，那是我能夠明白地看出來。同時，她把她的需要我，把她為了某些目的而守住我的這種事實，都對我隱藏起來，也不覺得難過。結果，我一想到她的事事驕傲和隔離的態度，遂使我對於

建築着我們中間的關係，從大處說，變成爲不可解的了。雖然她知道我愛她愛得發狂，她允許我向她訴說我的熱愛（雖是她不能夠十分表示出她對於我的蔑視，較多於她沒有阻住我，也不叱責我，而允許我對她說出我的愛情）。

『你看，』她的姿勢表示着，『我對於你的情感是這麼的少注意，我對於你和我說的話以及你對我的感想也是同樣的少留心的。』然而，卽使她在說及她的事務之前，也是從來沒有用着完全坦白的態度。而她對我的蔑視倒是精鍊之至。雖是她十分知道我預料到她一生中的必然的窮境——有一天總有些事情使她感到困苦，她定會把她的事務說給我知道，（總有一個時候，她爲了一種確定的目標而需要我），一若我是個奴隸，或者是個邂逅的相識者——可是把那些事情告訴我，也不過是爲要暫時利用一個人，就該給他知道他必要知道的那些事罷了。我豈不知道那全部事件的結果，她豈不曉得她的惱人的固執是這樣使我傷心而且煩惱，她豈從來沒有想到把這種坦白的態度來安慰我是可貴的——然則，自從她常常利用我去代辦事務，那託辦的事務不只是麻

煩，而且是必要冒險的時候，我的意見以爲她便該事事坦白才對。但是，對得很，她是不值得因我的感傷而憂心的——我的感到難過的事實。也許，比較她爲着她的憂思和不幸而感到的切身煩惱，還要增加三倍呢！

我知道她的賭輪賭的志向已經有了三星期了。她還提醒我，說在她的幫助之下，她喜歡我去賭錢，因爲她親自去賭錢是不合適的；而從她的說話的聲中，我推度她除了贏錢的一個願望之外，在她的腦子裏還有着一些甚麼事情。一若金錢與她有關係。不，她有了一定的目的，在某些情形上，我能夠推測得到，但是我不知道得確定。眞的，在她把給我的那種奴性和厚臉皮，可以給我有膽量去問問她，唐突而又直接地去問她（我在她的眼裏形成一個奴隸和不中用的人，所以她不能夠因爲何種笨拙的好奇心而十分生氣）；但是事實是，即使她任我問她，她從不會給我一個簡單的回答，有時還沒有充分地注意我呢。這便是事實。

第二天，大家都在大談而特談着一個電報，那電報是在四天之前送到彼得堡，而

沒有得到覆音的。將軍顯然是煩惱而且悲傷，因為那事情是關係着他的母親。那個法國人，也是很興奮。在午飯之後，全部的人們都在一起談得又長又起勁——那法國人的聲音是特別放肆而且信口開河。那眞令人想起了這一句俗諺，『請了一個人來吃飯，他馬上便把脚兒放上去。』就是對波琳娜，他是不客氣得近於無禮了。可是他仍然好像高興參加我們的在俱樂部的散步，或者參加我們驅車歷覽市鎮的漫遊。我好久便看出那一種使將軍不能離開他的情景；我好久便知道他們在俄國已共定下一些計劃——雖然我不知道那是關於別的事情，抑是單單對現在所談的事件。然而我部分地知道這一家庭的祕密——那是，在去年，那法國人替將軍脫債，給他三萬佛郎，在退職的時候墊還國庫的缺款。而現在，將軍自然是品行不端——雖然事情的大部分是因為布蘭希小姐的浪費。是的，關於後者，我是沒有甚麼懷疑的。

可是布蘭希小姐是誰呢？有的說她是出自名門的一個法國婦女，和她的母親一道，擁有巨大的財產。也有人說她是侯爵的親族，可是不過是個遠親——是個堂妹

子，或是個嫡堂妹子，或者是這一類的關係。然而我知道，在我到巴黎旅行的時候便知道，她和那法國人對我們的隊子是非常的拘禮——他們是非常注重文雅與禮貌；但是他們現在的交情——他們的友情，他們的相厚——已經採取一種非常無禮，非常隨便的態度。也許他們以爲我們的財產太過平庸，所以不值得慎言和講禮。同時，在這三天以來，我也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亞斯里在詆罵布蘭希小姐和她的母親；那使我以爲他必定是從前已經和他們母女兩人有點兒相識。同時我又疑心到那法國人也一定是以前便遇見了亞斯里先生了。亞斯里是如此羞縮的一個人，他的態度又是這樣的沉默寡言，遂使一個人可以從他那方面尋找得一些甚麼事實。無論如何，那法國人和他的交情只是浮面的招呼，甚至於沒有很留意他。他的確不像駭怕他；那是十分容易知道的。但是爲甚麼布蘭希小姐也全不注意那英國人呢？——尤其是，在談論之間，侯爵說那英國人是眞確的，非常的富有的時候？可是那還不足使布蘭希小姐注意那英國人嗎？總之，將軍是非常的不安；誰都很能夠知道那電報是給他報告他母親的死耗

的！

雖然我以爲那大概是波琳娜避開我的一個明確的理由，而我採取一種漠不關心的冷淡態度；因爲我覺得非常確定的，在不久之後她自己會來尋我的。因此，我有兩天來向布蘭希小姐集中我的注意。那位可憐的將軍是絕望了！五十五歲而鬧戀愛，而且是這麼的熱情，眞是一件不幸的事！再加之以他的鰥居，他的子女，他的破產，他的負債和他所熱愛的婦人，更是不幸了！布蘭希小姐雖是長得漂亮，但我可以說她有着這麼一個會人駭怕的臉兒，或者不必提起也可以。不過，我個人是時常駭怕這樣的婦人的。差不多是二十五歲的華年，她有着高高的身材和闊闊的肩胛，展開着的肩兒；可是她的頸脖和胸膛雖是寬大得非常合式，而她的皮膚是暗黃色的，同時她的頭髮（那是極多的——是可做兩個頭飾）是像印第安墨水一樣的黝黑。加以一雙黃眼白的黑眼睛，一種高傲的顧盼，閃光的牙齒和永久油潤而芬芳的香唇。至於她的衣飾，那是異常華奢，出色而且精巧，可是又非常好看。最後說到的是，他的手和足，都是殊堪

讚美的，她的聲音是一種不高亢的反中音。有時，在她笑的時候，她現出她的牙齒，但是她的態度常是恬靜寡言，目空一切——尤其是在波琳娜和瑪麗亞．菲里波芙娜的面前。不過我覺得她好像是缺少教育，甚至缺少才智，雖然她是狡猾而且多疑。顯然地，這並不是因爲她的生活偶然的缺少教養。如果知道了一切情形的話，也許侯爵完全不是她的親族，而她的母親也並非她的生母；可是，我們在柏林和他們一對人兒第一次相遇的時候，他們已經是非常之熟識了，這是顯明的事實。而侯爵自身呢，我至今還懷疑他是否是侯爵——雖然在事實上，他昔已是屬於高等社會（如在莫斯科與德國），是無可疑義的了。他從前爲何來在法國，我不曉得。我所知道的是，據說他領有一座大廈。在最後兩星期間，我可找得了許多發見，但是我那時對於布小姐和將軍兩人中間的關係還是毫無所知。一切的事情都好像靠着我們的財富——靠着將軍是否能夠在她面前有充足的金錢可化。如果接到了一個消息，說祖母並不會死的話，我覺得很的確，布蘭希小姐一定會在一轉瞬間就不知去向了。眞的，那使我駭異，也使我

樂得去觀察我對於這複雜的情節的那一種情緒是會怎樣的進展。可是我是怎樣地憎惡這一切啊！我能對於一切人，對於一切事都不打理是如何快樂啊！只是——我不能夠離開波琳娜。那末，我又怎能夠鄙視她周圍的這些人呢？探人陰私是件卑鄙齷齪的事，但是——我何嘗做出一些甚麼來呢？

亞斯里先生，我也覺得是個奇怪的人物。我只知道他戀愛着波琳娜。一種最可注意的情景是在一個羞怯而極拘謹的人的外貌所表現出來的結果，他是受了神聖的愛情所激動——尤其是在他甯可埋入地下也不願以簡單的言語或態度去迷惑他自己的時候。雖然亞斯里先生時常在我們到外面散步的時候遇見我們，而他只是脫下帽子打我們旁邊走過去，我知道他對於和我們集會是漸漸地冷下去了。就是請他來，他是會拒絕的。而在各個娛樂的場所——在俱樂部，在音樂會，或在水泉旁邊——他又是從來不會和我們坐談的地點遠離的。事實上，我們在甚麼地方——在公園中，在樹林裏，或在希倫正堡——一個人只要抬起他的眼睛向週圍一望，便可以看到亞斯里先生，最

少是現出他的身體的一部分——或在鄰近的路上，或在矮林的後邊。可是他並不曾失卻和我個人說話的時機；在早晨，在我們相遇而交談着一些說話的時候，他照例地突然說出話來，也沒有說一聲『早上好』。

『那個布蘭希小姐，』他說道。『啊，我已經看過許許多多像她那樣的婦人了。』說了這話之後，他靜默着，臉上表現着有意義地看着我。他的用意何在我不知道，但對於我的詢問的眼波，他只是回答着一個呆然無味的點頭，而且重覆着說那一句『那是這樣』的話句。現在，他終於說道：

『布蘭希小姐可像花朵一般麼？』

『我眞的不能夠說，』便是我的答語。

『爲甚麼？你不能夠說？』他大驚地喊道。

『不；我從來便沒有注意她像不像，』我微笑地回答道。

『唔！那末我腦子裏有了這個觀念，』他結束着道。終於，點了一下頭，他帶着

滿臉喜容走開去了。談話是用惹人討厭的法語說着的。

四

今天是蠢笨而不合理的一天。這時候是晚上十一點鐘了，我坐在我的房子裏沉思着。這天早晨，我盡了全身的力開始去替波琳娜賭輪賭。當她把她的積蓄的六百古丁遞給我的時候，我提出兩種要求——即是，我無論如何一定不要和她平分她的贏錢（那就是說，我一定不爲自己取得何種東西），其次是她在同一天的晚上，要和我說明白，爲甚麼她這樣的需要着贏錢，她所需要的總數共有多少。因爲我不能夠以爲她做了這一切事情只是爲着金錢而已。不過她明明是需要一些錢，而且盡可能的要快弄到手。爲了一個特殊的目的。好的，她答應解釋一切，於是我便離開了。在賭閭裏有一羣可怕的人羣。那是怎樣的一種僭妄而貪婪的羣衆啊！我擠向房子中間去，直至我安

然坐在莊家的旁邊。然後我畏縮地開始賭起來，一次只押着二三十個古丁。同時我考察着，筆記着。策略對於我好像是多餘的，別的賭客所注意的重要事件是全無意義的，雖然他們坐着把法則單放在手裏，依着法則單在運籌劃策，預測良機，算着，押着——而輸掉了，正像我們更簡單的俗人，完全沒有計劃地在賭着的一樣。然我依據情形，在我認為可靠的時候斷下結論——即是，在潮流中有了意外的良機，即使並非一定的系統，總有牠的一種定則。這自然是非常神妙的事情。舉個例子罷，在來了一打的中間的數目字之後，時常會遇到將近一打的外部的數字。譬如那球子一再停在一打外部的數字上；那末會走到一打的第一個數字，於是又再在一打的中間的數字上，而且重覆了三四次，於是又再回到一打的外部數字上去了；有時，在別一次輪轉之後，那球子會再到第一個數字上去，偶然撨了一次，於是第二次回到中間的數字上——這樣地繼續了點半鐘或兩點鐘。一，三，二：一，三，二。那完全是很奇怪的。再着，有一整天，或者整個早晨，那紅色和黑色在變換着，但是差不多連一點規

則都沒有，忽而紅忽而黑，所以很難有兩次連續的輪轉會停在紅或黑的一個位置上。可是，到第二天，也許在第二天的晚上。那紅色獨自轉上來，一直來到四十次以上，並且這樣繼續了一個很長的時候——可以說，一個整天。這些情形，大部分是亞斯里先生向我指點出來，他整個早晨都站在賭桌旁邊，可是從來沒有親自押下一次押注。而我自己呢，我把我的押注全輸了，而且輸得非常神速。開頭，我押二百古丁在『雙』上，贏了：如是贏了二三次。一瞬間我手裏有了——共在五分鐘之間——差不多四千古丁了。那自然是我離開賭場的恰好的時間，但是我想到一個奇怪的念頭，好像是一種向好運道挑戰的念頭——像是給她來一個打擊，給我有口說她的一種願望。於是我押下照章允許的最大的押注——即是，四千古丁——而輸掉了。受了這次不測之禍所刺激，我盡傾其所有，都在同樣的冒險中，孤注一擲——而又再輸掉了！然後我從桌旁站了起來，覺得我好像是發昏了。我會遇見甚麼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在飯前我把輸錢的事告訴波琳娜；直至告訴她的那時候，我在園中散步。

用餐時，我像三天前的一次吃餐時一樣的興奮。布蘭希小姐和那法國人和我們在一道吃飯，那說明那一天的早晨，希小姐是到俱樂部去過了，在那兒已經看見了我的事業了。所以現在在和我談話的時候，她對我更加表示小心；同時那個法國人走向我旁邊來，盡量地問我所輸了的是否是我自己的錢。他懷疑波琳娜和我自己之間有了一些膠葛，但是我只有發怒，回答說那錢完全是我自己的。

這好像使將軍覺得非常的奇怪，問我甚麼時候得到了牠；於是我回答說，我初頭只有一百古丁，六七次便增加到五六千古丁，而後來我在兩場間便全數輸光了。

當然的，這一切都是萬分詭辯的。在我的說話間，我睥着波琳娜，但是在她的臉上可沒有絲毫的表示。雖然，她允許我的發怒，並沒有來糾正我，由是我結局決定發怒，並且把我替她賭錢的事實隱藏起來。『無論如何，』我自想道，『她，今夜輪到她把一切事情給我說個明白，給我一些甚麼啓示了。』

將軍雖要查察我，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我可以看見他的臉上的不安和煩

亂。也許他的貧迫的環境使他聽到一大堆的金子，由一個像我這樣的不負責任的傻瓜手中，在三十分鐘之內便消失了，覺得難過。現在，我想起了，昨夜他和那法國人有一次嚴重的會議。總之，他們是在一起密議着，接着又是一個又長又熱烈的爭論；後來那法國人帶着動情的樣子辭去，但在今天一早便回來，把爭論重新討論。他聽見了我的輸錢，雖然只是鄭重地說道，一個人務須格外小心，但那神氣可以說是包藏禍心的。其次，他爲着某些理由，說，雖有一大羣俄國人走去賭錢，但他們賭得不高明。

『我以爲輸賭是可計劃的，尤其是對於俄國人，』我回答道；而當那法國人在我回答時輕蔑地微笑着的時候，我更進一步說我確信我說得對；也還說，提起俄國人在賭徒中的才能，我責駡他們比讚美他們要來更甚——那是他能夠十分相信的。

『你的意見是有何根據？』他詢問着。

『根據那事實，那就是文明的西歐人的品質和功業，已是變成歷史地增加着——那雖不是主要點——一種發財的才能；而俄國人不但有發財的能力，而且他任情地把

穩用掉，只是出於正直的愚蠢。我們俄國人不少是時常缺乏錢的；因此我們高興着，並且用全副精神去注意着一種像輪賭那樣的發財方法——因此，在幾點鐘之間，一個人沒有做甚麼工作便可以致富。這種方法，我再說一遍，給我們一種很大的誘惑力，但是直至我們放蕩地賭着，並且沒有受到甚麼煩難的時候，我們幾乎時常是輸掉了。』

『在一定的範圍內那是眞的，』那法國人帶着自滿的神氣同意着。

『啊，不，那不是眞的，』將軍嚴厲地插着道。『而你，』他對我加道，『你應該為了喪辱國體而害羞啦！』

『請原諒我，』我說。『可是，那很難說兩者間那一種是更壞呢——俄國人的愚蠢呢，或者是德國人由忠厚的勞苦而致富的方法呢。』

『多麼奇特的一種觀念啊，』將軍嚷道。

『又是這麼一種俄國人的觀念啊！』那法國人加道。

我微笑着，因為我甯可說是高興和他們有了爭論。

『我甯願過着流浪的天幕生活，』我嚷道，『比較向德國的偶像跪拜好得多了！』

『向甚麽偶像呢？』將軍嚷道，現在他是非常的氣憤。

『向着德國人的積蓄致富的方法。我到這裏還不久，但我能夠對你說我所嘗眼見的，所嘗實驗的，都使我的韃靼人的熱血沸騰。仁慈的主啊！我願意沒有那一類的品質。我昨天出去散步，差不多走了十俄里；隨處我都看見到像我們在上等的德國畫册上讀過的東西——就是每間屋子都有牠的『家長』，他是可怕的仁慈而且非常的忠厚。他是忠厚得和他交涉事情都是可怕；我可忍受不了這類人的。每一個這樣的『家長』都有一個家庭，他們每天晚上總要高聲讀着進步的書籍。在他們的庭樹上面低吟着榆栗的樹聲；太陽已經沉下去了；一隻鵲鳥棲息在翼牆上；而這一切都是美麗的詩的，動人情緒的。請不要生氣，將軍。讓我告訴你一些更能動人的事情罷。我還能夠記憶着，在暮天的時候，我的現在已死的父親，怎樣時常地坐在他的小園中的菩提樹下，高聲地讀着書籍給我自己和我的母親聽呢。是的，我知道事情應該怎樣做才對。可是

每一個德國人的家庭是受盡了服從牠的『家長』和做奴隸的束縛。他們像牛一般地工作着，像猶太人一般的積蓄財富。也許那『胖子』積下一些錢傳給他的長子，因為長子可以得到一項生意或者小小的一片土地。好了，結果是把女兒的一副裝奩剝奪去了，於是把她留下來而未出嫁。同樣的理由，父母又把小的兒子出賣，或者命去當兵，為的是他可以賺多一點錢來增加家庭的財產。是的，這般事情是做出來了，因為我已訪問過那班居民了。做這一切事情都是出乎純正的忠誠的——出乎一種忠誠，那是小的兒子相信他是被正當的出賣，而當他被賣出去的時候，還相信那只是娛悅老親的一種犧牲，由於這一點信仰擴大起來的那一種忠誠。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啊，這個——事情給那長子也正一樣的夠受的。也許他有了他心中的情人；但是他不能夠娶她，因為他還沒有積蓄了夠足的金錢。於是這一對人兒摯誠地等待着，貞節地祈望着，並且那時微笑地他們自己交換定物以為質。情人的雙頰瘦損了，她開始憔悴了；直至最後，差不多二十年之後，他們的物質加倍起來了，夠足的金錢已經忠實地，純

潔地積蓄起來了。然後，那『家長』祝福他的四十歲的承繼人和三十五歲的，胸瘦鼻紅的媳婦；這之後他吊下了眼淚，教導這一對夫婦要有道德，於是死了。輪到那長子變做一個有德的『家長』了，而那老的故事又再開始重復了一遍。到五六十歲的時期，那原來的『家長』的孫子已蓄下了一個可觀的總數；那總數是他傳給他的兒子的，到後來便會傳出盧斯蔡男爵，或者『好不公司』，或者鬼才知道是甚麼！那可不是一種美麗的展覽物麼——那可不是一兩個世紀傳下來的勞工，忍耐，智慧，忠誠，德性，毅力和經營，還有一隻鸛鳥坐在屋脊上的一幅展覽物麼？還再有甚麼呢，他們以爲世間沒有比這再好的事情了；因此，由他們的觀點看來，他們開始去裁判世界其餘的人類，去審定一切有錯過的人們的罪狀——那就是說那些不十分像他們自己的人們。是的，你容易有你的說法。至於我這方面呢，我寧願倣學俄國人的方式以求富，或者把我的全部財產蕩費在輪賭上面。我並沒有心願在五代之後開一間『好不公司』。我要錢來自己化，因爲我沒有辦法想我的品性是財富所需要，或者爲財富所沈溺。我也許是錯的，

但是你可有你的見解。這些便是我的意見了。』

『你剛才說的是對到甚麼地步我可不知道，』將軍憤憤然地說道；『但是我可知道你已經變為一個難堪的滑稽家了，無論何時你總有很少的機會。』

照例地，他總是留下他的未完的話句。眞的，無論甚麼時候，他從事於任何事情，那是極少超過日常瑣話的範圍的，他總是留下他說不完的話語。那法國人輕蔑地靜聽着我，他的眼睛放出藐視的光芒；但是他不能夠把我的長篇大論領會得很多。至於波琳娜呢，她平靜漠然地在注意着。她在餐事進程之間，好像旣沒有聽到我的聲音，也沒有聽見別人的說話。

五

是的，她是異常的沉思默想的。可是，在離開飯桌的時候，她忽然命我作她去散

步。我們帶着孩子們一道，走到公園裏的水泉那邊去。

我腦子裏是在這樣的一種激動的狀態之中，遂使我得莽而唐突地發出如下的一個問題，『爲甚麼我們的克里耶侯爵爺爺已經停止作着她散步，或者不和她在一道作竟日的長談了。』

『因爲他是個畜生，』她用一種可說是奇怪的方式回答着。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她這樣的說着克里耶：所以我被這一種怨恨的表情一下子嚇得聲也不敢響。

『你可也注意到今天他不得不和將軍和睦起來嗎？』我說道。

『是的；我想你要知道爲了甚麼緣故，』她用偏要作對的口吻答道。『你是預先知道的。你可不知道將軍向侯爵借錢，把他的全部財產做抵押嗎？因此，如果將軍的母親不會死，那法國人便會變做他現在只作抵押的一切東西的絕對的領有人了。』

『那麼一切東西都已抵押，可是事實了？我已經聽到了對於那財產的謠言呢，但是沒有料到那謠言有幾多是眞的。』

『是的，他們是實在的。那末又怎樣呢？』

『啊，那會是「請了，布蘭希小姐」的原因，』我說道：『因爲這樣的事件，她永不會做將軍夫人了。你可知道，我相信那老人是戀愛她愛到這麼田地，如果她棄掉他，他一定會自殺的。在他的年齡，墮入情網是件危險的事。』

『是的，我相信，他一定會碰到甚麼事情。』波琳娜沉思地同意了。

『而那一切是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啊！』我繼續着說。『世間能有甚麼事情比她只爲着錢而答應結婚的那花樣更可鄙的呢？一件合禮的事情已是不會有；全部事情是連最低的儀式也沒有的。說到祖母呢，有甚麼事情比較連打電報去問她是否已死這件事更滑稽可笑，而且更怯懦可憐的嗎？你可覺得怎樣呢，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

『是啊，那是非常可怕的，』她戰抖着插口道。『所以我更加奇怪你會這樣高興。你是爲了甚麼事這樣高興呢？可爲了你把我的錢輸掉了的事情嗎？』

『甚麼？那錢可不是你給我去輸的麼？我告訴了你，說我從不會替別人贏錢

的——至少替你去賭是這樣。我服從你只是因爲你命我去；但是你不能爲那結局而咒駡我。我警告你說那是會沒有好結果的。你好像對於輸了你的錢覺得很是懊喪。爲甚麽你需要這麽多的錢呢？』

『爲甚麽你總要把這些問題起來問我？』

『因爲你答應把事情對我解釋明白。聽着。我確信我卽刻開始爲我自己而賭（我仍存有一百二十古丁），我會贏錢的。那末，你能夠向我拿到你所需要的。』

她做着一個蔑視的鬼臉。

『你一定不要和我生氣，』我繼續着說，『爲了這樣的一個提議。我很知道我在你的眼中只是一個廢物，所以你接受我的錢是無須介意。何況，我又是輸了你的錢的那個人。』

她閃視着我，可是，看見了我提着一種極受刺戟而且譏諷的態度，馬上便轉變了題目。

『我的事情沒有使你感到興趣的可能，』她說。『不過，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我是負債。我借了一些錢，現在一定要給還了。我有一種好奇心，一種無意識的觀念，使我嚮往着賭博贏錢。爲甚麼我作這樣的想頭，我不能夠說，不過我是這樣想，而且有了一點確信。也許因爲了那確信，我覺得捨此別無他種的方法。』

『也許是因爲你這樣地需要贏錢。那正像一個跌下水的人捉住了一根稻草一樣。你自己是會同意那個的，如果不是他跌下水，他不至於把稻草錯認爲一根樹幹的。』

波琳娜驚異地注視着。

『甚麼？』她說。『你可也對牠有些甚麼希望嗎？你在兩星期之前，可不是屢次地告訴我，說你如果在這兒賭錢，你是有把握去賭輪賭贏錢的？你可不是要我對於你這樣說。不要把你當成傻子嗎？你是開玩笑的？你可不能夠開玩笑因爲我記得你是帶着一種莊嚴的態度說的。那莊重的態度不許你有開玩笑的觀念。』

『是事實，』我沉悶地回答道。『我時常覺得我會有勝利的把握。眞的，你所說

的話使我自問着——爲甚麼我有了今天的矛盾的，無意識的輸錢，使我的腦子裏起了一種懷疑？可是我仍然確信着，如果我馬上開始爲我自己去賭，我一定會馬上賭贏的。』

『你爲甚麼這樣有把握呢？』

『說句實話，我不知道爲甚麼。我只知道我一定賭贏罷了——只知道那是我所留下來的一種辦法。是的，爲甚麼我對於這一點上覺得這麼矛盾呢？』

『也許因爲一個人，如果他是幻想着這樣做的有把握，他便不得不勝利了。』

『可是我敢打賭，你沒有想到我在這事情上面有了認眞的感覺？』

『我不管你有與沒有，』波琳娜冷靜地答道。『好的，直至你問我，我還是懷疑你對於各事都採取認眞的態度的能力。你是有煩憂的可能，但是不深刻。你是個太無秩序太不安定的人。但是爲甚麼你需要錢呢？不盡是如你所說的，只因爲認眞，這一個簡單的理由。』

『你說，』我插口道，『你要還掉一項債務。那一定是一項大數目。可不是還給那法國人？』

『你問這些問題是甚麼意思？你今天倒是很聰明。你可眞的沒有喝醉酒麼？』

『你要知道你是不講客氣的，有時我會把一些非常坦白的話來問你。我再說一遍，我是你的奴隸——而奴隸是不能夠害羞或者動氣的。』

『你說得像小孩子一樣了。莊重的人是時常有使他自己安樂的。如果一個人有了一場吵嘴，那是應該尊重他，總比較侮辱他好些。』

『好一句引經據典的格言啊！也許莊重不能夠適合着我自己的身份呢。我的意思是說，雖然我是個稍知自愛的人物，却不能夠善於自處。你曉得這是什麼道理嗎？那是因爲我們俄羅斯人不善於辭令不曉得及時應用一種合適的說話的風格的緣故啊。這全是風格的問題。我們大都由於仁慈的主賦與這樣一種智力，希求一點天才來選擇着適當的行爲。我們是缺乏天才的行爲。天才家的發現直等於鳳毛麟角。只是法國人有

着天才的行爲——雖然有了其他幾個歐洲人苦心經營，想把他們的威儀造就得十分尊嚴，結果却成爲無足重輕的人物。就便說明在我們中間風格的問題爲什麼這樣重要的緣故了。法國人可以接受一場侮辱——一場眞正的，惡毒的侮辱：他卻能夠連眉頭也不縐一下。但光是捻一下鼻頭，他便受不了，因爲這樣的行爲是一種損時失禮的勾當。這便是爲什麼我們的這些小姐們這樣喜歡法國人的緣故呀——她們說，法國人的態度是盡善盡美了！但照我的意見，事實上並沒有所謂法國人的態度這件東西。法國人只是一隻鳥——一隻Coq gaulois。同時，因爲我不是一個婦人，我不能很正確地來瞭解這個問題。公雞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出衆的鳥。如果我說錯了，你必須阻住我。當我在說及你的時候，你更應該時常阻住我而且改正我的錯誤，因爲我是一個心直口快，有話便說的人啊。你看，我已經完全忘記了禮貌了。我完全沒有禮貌，也沒有什麼尊嚴可說。我要告訴你到底是什麼理由。我對這些事情全不介意。我對任何事情都加以譴責。你曉得這裏面的道理吧。我的腦子裏沒有一絲生人之念。已經有了好久，

我完全不曉得世界怎樣在轉——在此地或者在俄羅斯都是一樣。我曾經到過子來斯登，但子來斯登的樣子究竟怎樣，我還是一無所知。你曉得我的窮逼的緣故吧。我現在是沒有希望了，我在你的眼裏是等於零；故此我不妨直接了當向你說，不論我到什麼地方去，所看到的只有你——其他一切，我都是淡然置之。為什麼，或者怎麼樣我更會愛起你來，我自己都不明白。事實上你並不見怎樣好看啊。你知道嗎，我甚至連你的臉孔像什麼都弄不清爽。再，便是你的心腸也許全不美好，你的頭腦也許全是蠢笨。』

『因為你不相信我的靈魂的高貴，想用錢來把牠收買？』她說。

『我什麼時候想這樣做呢？』便是我的回答。

『你失去辯論的線索。如果你不願意收買我的靈魂無論如何是要收買我的自尊心。』

『完全不是這樣。我已經告訴你，我自己覺得難於解釋。你冷酷地對待我。不要

因我的多話生起氣來。你知道爲什麼你是不應該生我的氣的——因爲我只是一個懦夫啊。不管怎樣，如果你眞的生起氣來我也是不介意的。坐在我的房子裏，我只是想念着你，對着自己想像着你的衣裙的綷縩，。卽刻我便幾乎忍不住要來咬着我的手了。你爲什麼要生我的氣呢？因爲我向你說我是你的奴隸？我求你，把我作你的奴隸看待吧——不要客氣。你可知道有時候我能夠殺你？——不是因爲我不愛你，或者妬忌你，而是因爲我覺得我能夠把你生生地一口吞進。你在笑吧！』

『不，我並不，』她反駁着。『但不管怎樣，我命令你停止，不再說下去。』

她停着步，氣得幾乎斷了氣息。上帝知道，她不一定是個美麗的婦人，但我愛看她這樣停步的樣子，因此更加願意使她動氣。或者她已經預先知道這點，所以更愛動氣。我連這點也向她說了。

『是怎樣的廢話啊！』她聳肩叫喊着。

『我並不介意，』我繼續着。『再便是你可知道你和我在一道散步都是不妥當的

啊？我時常覺得要打你，弄得你不成樣子，把你活活勒死。難道你有把握說這是不可能的嗎？你令我發狂。我沒有希望地戀愛着你，而且知道往後我更加要千倍地來愛你。我如果把你殺了，我便把我自己也殺掉了。但我要盡我的力量忍耐着多麼長久便算多麼長久地去這樣做，因爲我要繼續來享受你的冰冷所給我的難堪的痛苦啊。你知道一件頂奇怪的事情嗎？那便是在每天中我更增加對於你的愛戀——雖然這有點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爲什麼不會變成一個宿命論者呢？記起在第三天我們登上希倫正堡的時候，我向着你這樣耳語着：「只要說一聲跳，我便要跳進這深淵裏去。」你如果說了，我便一定會跳下去的。你不相信我嗎？』

『是怎麼蠢的廢話啊！』她叫喊着。

『我不管他到底蠢不蠢，』我高叫着回答她。『我只是知道在你的前面我必須說話，說話，說話。因此我在說着。當我和你在一塊兒的時候，我把我的自負全部喪失了，什麼事情我都不管。』

『我爲什麼要你從希倫正堡跳下去？』她枯燥無味地說着，（我想）帶着固執的怒氣。『那對我沒有一點用處。』

『呱呱叫！』我叫喊着。『我知道你一定用這句「沒有用處」的說話來壓制我。我能夠把你看穿。『沒有用處』，你這樣說嗎？爲什麼，給人家開心不是常有用處嗎；至於一種野蠻的，無限制的權力……甚至便只是駕乎蒼蠅之上的權力——終歸是一種奢侈品啊。人類都具着專制的性質，愛令人受苦。你，特別是這樣。』

我記得在這瞬間，她很特別地凝視着我。事實上是我的面部一定迷惑地把我的內部沸騰着的無知的，粗魯的感情表現出來。直至現在，我還能夠記起當時的每一句說話，像我所寫下來的一般。我的眼睛充滿着血，我的口唇滾滿着泡沫。可是我仍然可以發誓，如果她要我從希倫正堡之巔跳下來，我還是一定會如命去做的。是的，便是她嘲笑地來吩咐着我，藐視着我，而且吐着口水在我的臉上，我還是要跳下去的。

『啊，不！爲什麼這樣？我相信你啊。』她說，但是用着這樣的態度——像女主

人一般的態度——口氣呢，却是一種全然藐視，惡毒，倨傲的口氣，只有上帝才曉得我是怎樣要把她殺掉啊。

是的，在那瞬間，她是站在危險之中。我並不是對她空言恫嚇。

『你眞的不是一個懦夫嗎？』她驟然地問着我。

『我不曉得，』我答復着。『或者我是，但是我不曉得。對這類事情我好久沒有想及了。』

『如果我對你說，『把那人殺了，』你殺不殺他？』

『那一個？』

『隨便我所願意殺的一個？』

『那個法國人吧？』

『不要對我發問；回答我的問題啊。我再說一下，隨便我所願得而甘心的一個？我願意着一看你現在說的是不是眞話。』

她等待着我的回答，態度是這樣嚴肅和不忍煩，使我感到不快。

『你還是告訴我吧，』我說，『這兒到底鬧的什麼把戲。爲什麼你對我像有一點驚怕？我覺得這是錯的。你是一個毀壞了的，無知的人物的義女，這人和布蘭希小姐鬼混戀愛起來了。還有這個法國人，却得到你的傾慕。但是你仍然向我鬧着這樣的問題啊！如果你不把這件事情向我說淸楚，我便向你忠告一番，並要有所表示了。你是不是害羞不敢坦白對我說呢？你對我覺得羞怯嗎？』

『我並不想和你討論那個題目。我已經提出一個問題來問你，在此恭候着你的答案呀。』

『好，那麼——我將把你願得而甘心的任何人幹丟了。但你眞的要吩咐我去做這樣的事情嗎？』

『我將要斷絕你的關係，你覺得怎樣呢？我將吩咐你去那樣做，否則，請你摒棄我。你能夠摒棄我嗎？不，你曉得你不能夠摒棄我。你先把我所要殺的人殺掉，然後

再來殺我，因爲我更敢於拒絕你啊。』

聽了這些說話以後，我的腦筋受了大大的打擊。自然，那時我把這些說話一半作爲說笑，一半作爲挑戰看待：可是她卻是說得那麼嚴重的。我大受震動，想不到她會這樣說，會這樣俯視着我。高高乎在上地對我這樣全盤說出；『或者你聽從我的吩咐去殺掉我所要殺的人，或者你便滾蛋。』眞的，她所說的話實有些出乎人情之外。因在我幹了血案以後。她怎樣還能夠用同樣的眼光來看待我呢？這不止是奴視我和蔑視我；這足夠使人回復着他的眞正意識了。但不管我們的談話如何荒唐，粗暴，我的心仍在跳動着。

驟然間她狂笑起來。我們同坐在一隻椅子上，在孩子們遊戲的地方附近——恰好在客車奴前的小路對面一，那兒正是乘客下車的地方。『你看見那個肥婆子子爵夫人嗎？』她高叫着。『這是伯瑪振子爵夫人。她到此地已經三天了。看啊，那個便是她的丈夫——那個高個子，枯槁的普魯士人，手裏執着手杖的便是啊。你記起在別一天

他注視着我們嗎？啊，跑到那子爵夫人身邊去，向她脫帽，用着法文說幾句。』

『爲什麼？』

『因爲你誓說爲着我的緣故可以從希倫正堡跳下來，並且可以聽從我的吩咐去殺掉任何我所願意殺掉的人啊。哪，代替着這樣的血案和悲劇，我只希望得到一場歡笑。不要回答我便跑去，讓我看一看那位子爵用手杖給你一陣痛打啊。』

『那末，你這樣給我來一陣挑戰？——你想我不能這樣做嗎？』

『是的，我在向你挑戰。去，這是我的命令。』

『那麽，我便去，不管你的想像是多麽狂妄。只是，還得顧慮一下：這樣做會不會給了將軍一場損害，甚至於，連帶你也有所未便呢？我自己倒沒有什麽踟躕；就只是顧慮到你和將軍啊。怎樣，光是爲了你的一個幻想，我便應該去侮辱一個婦人嗎？』

『啊，那麽可見你只是一個不中用的蠢材，』她藐視地說。『你的眼睛充滿着

血，——不過是因爲有點喝醉了的緣故。難道我不曉得我要你做的是蠢笨而且錯誤，並且將軍會爲此發怒？但我只要有一場玩笑，還是一樣。我要一場玩笑，再沒有旁的什麼了。真的，你爲什麼應該侮辱一個婦人？只不過是要你這樣做，給人家一頓痛打啊。』

我轉着身子，靜默地跑去執行她的吩咐。自然，這是一場蠢事，但我沒有方法解脫牠啊。我記起，當我跑到子爵夫人旁邊去的時候，我覺得像一個小學生一樣的興奮。我是在一種瘋狂的狀態中，像是喝醉了一般。

六

在那瘋狂的一天過了兩日之後。那天是怎樣鬧得天翻地覆啊！鬧得多麼不成樣子。一場糊涂啊！我便是裏面的一個主角啊！可是這套把戲有一部份還可以說滑稽

的——無論如何我覺得是這樣。我弄不大清楚到底這回事情怎樣做的——究竟我只是昏迷失次，或者有目的地四處狂奔呢。有時我的腦筋似乎完全混亂；在另外的一些時候，我却覺得似乎回復到兒童時代，在學校的書桌前面，所以做出這種事情來只是由於惡作劇而已。

這完全爲了波琳娜的緣故——是的，爲了波琳娜。但誰都不曉得她是主動人向她鼓噪起來啊。或者我是在一陣絕望中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雖然我這樣想是蠢的）？我不能夠想像，她到底有什麼迷惑人的地方。可是確有點迷人——似乎有一種特殊的美麗。除開我而外，旁的人們已經很有些爲她銷魂顛倒了。她是長身玉立，體態苗條。她的身體溫柔得像繩子一般可以打結或者折疊。她的足印是纖小而長。這是令人發狂的足印——是的，簡直令人發狂的足印啊！她的頭髮有點紅色，她的眼睛像貓的眼睛一般——雖然能夠用驕傲，蔑視的態度看着人家。四個月以前，在我初到的那一晚，我記起她和德格利厄司坐在客廳上密談。她那樣的看着他，當我回到樓上我的房子的

時候，我不住這樣幻想着，她是用着她的目光在打着她的面部——不偏不正地在打着他的兩頰，當她和他面對面的時候，她在和着他的視線是這樣的奇怪啊。從那晚起，我便愛起她來了。

但言歸正傳吧。

我跑向車路去，站在那邊的中間。我在等候着那位子爵和子爵夫人。當他們離開我只有幾步的時候，我向他們脫着帽。點着頭。

我記得子爵夫人穿着華麗的絲的衣服，顏色灰白，飾着邊的裾。她是矮胖壯健，她的肥而生肉的下頦，把頸部都遮掩起來。她的臉孔是紫色的，小眼睛有了一種輕蔑的，兇狠的表情。可是她這樣在跑着，還像在給人家以青睞一般哩。關於子爵呢，他是高身材，枯槁，臉部多骨，德國式，帶着眼鏡，顯然是差不多四十五歲的人物。再，便是他的脚幾乎是從胸部生下來的——不，甚至於從下頦生下來的！可是，他的神氣還像孔雀般自負，他的衣服有點低垂，他的臉部却是沉沉地掛着疲倦的神情。

在幾秒鐘之內，我便把這一切都注意到了。

一開始，我的點頭和脫帽便大大地惹起了他們的注意。這位子爵只是有點怒形於色，子爵夫人却只顧一直向前跑。

『子爵太太，』我大聲地，清楚地說着——注意每個字的修詞，像——『得爲君僕，寵莫大焉。』

於是我再點着頭，戴上我的帽，臉上帶着粗魯的笑容從子爵旁邊跑去。

波琳娜只命令我去脫帽：點頭和一般失規矩的事是我自己的發明。上帝才曉得什麼東西在鼓動着我來犯出這種暴行喇！在我的瘋狂之中，我覺得我像是御空而行。

『哼！』子爵駭而怒地轉向我這邊來，怪叫着，不，無寧說是狂吠着。

我亦轉着身子，假爲謙恭地在站候着他。當我注視着他的時候，我的臉上仍然掛上輕蔑的笑容。他像在踟躕着，眼眉緊緊地鎖着。在每一個瞬間，他的樣子變得更加陰暗。那位子爵夫人也轉向我這邊來，惱怒迷惑地睜視着我，同時有些過路人開始在

向着我們注目，還有另外的一些却直接了當地停住了足步。

『哼！』這位子爵又是大聲叫喊着，狂吠和發怒的程度更加增加。

『Ja wohl！』我回答着，依然對住他望。

『Sirad sie rasend?』他叫喊着，揮着他的手杖，顯然地覺得興奮起來。或者是由於我的制服使他不敢動手，因爲我穿得很漂亮，時髦，和上流社會的人物穿得一樣。

『Ja wo-o-ohl！』我用盡平生之力又是叫喊着——學習柏林的方式把『ohl』這個音特別拉長（柏林人常用這句成語『Ja wohol！』在他們的談話中，把『ohl』這個音拉得長或短可以區別出他的意義和語氣。

這時子爵和子爵夫人迅速轉身，幾乎是震駭狂奔。有些旁觀者不禁失聲叫喊，有些却依然驚異地注視着我。但對於其他的細微末節我並不記得十分清楚。

靜默地轉動着，我跑回到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那而去。但當我距離她的坐位

還有百步遠的時候，她便站起身來，和孩子們一道跑向旅館去。

在走廊上，我追上了她。

『我做了——一場蠢事，』當我跑到和她並列的時候，這樣說着。

『已經做了？那末，你定能夠負責。』她回答着，連看都沒有看我。於是她移向樓梯那兒去。

我把那一晚上剩下來的辰光消磨於公園裏的散步。於是我穿過樹林，繼續跑着，直至我發覺我自己跑到鄰近的一個邊境上。在一間路旁的酒館我吃了一些蛋糕和一點酒，我付了這一餐饒有牧歌風味的費用一個半法國銀圓。（註法國銀元 thaler，約當中國七角三分。）

直至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才回家——看見將軍的召喚票已先放在那兒了。

我們共佔了旅館的二套房子；每套房子包括了兩個房間。第一套（較大的一套）包括了客廳，煙室，附近，便是將軍的書房。便在這書房裏面他莊嚴而整暇地站在寫字台

旁邊在等候着我。德格利厄司却倚着身子在近旁的睡榻上。

『我的好好先生，』將軍開始着，『可以讓我問你今天幹了些什麼嗎？』

『我定然高興，』我回答着，『如果我卽刻談到本題上面去。大概你是指我今天和一個德國人鬧下來的事情而說的吧？』

『和一個德國人？啊，這德國人便是伯瑪振子爵——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啊！我聽說你對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十分無禮？』

『不，我沒有什麼對不住他們的地方。』

『但我知道你是把他們嚇壞了，我的好好先生啊？』將軍高叫着。

『一點都不，』我回答着。『你一定知道，當我在柏林的時候，我時常聽見柏林人多述着而且討厭地拉長着一些成語——例如，「Ja wohl」；恰好在停車場碰到這一對，忽然，站在某些理由上面，我憶起這句成語，使我的精神分外鼓舞起來。再便是，在以前一個時候，我曾經碰到這位子爵夫人，她向我直衝，似乎以為我是無足重

輕的小蟲可以容易便用足壓死一般。自然地，我也是具着自尊心的人物；所以這一回碰到她，我便脫着帽，向着她有禮貌地說（是的，我可以向你保證是很有禮貌的）：「太太，得爲君僕，寵莫大焉。」於是子爵回轉身來說「哼！」；跟着我便回答着他「Ja wohol」向他說了兩聲——第一次用着平常的聲調，第二次用盡我所有的力量大聲的拉長的叫喊出來。這便是一切了。』

我必須承認，這種稚氣的解釋，給與我絕大的快慰。我覺得十分願意去把這件事件說得更加粗魯；因此，我越說越覺得有趣起來了。

『你在開我的玩笑！』將軍大聲叫喊着，轉向法國人那面宣稱我的這種行動完全是無理取鬧的。德格利厄司輕蔑地笑着，聳着他的肩。

『不要那麼想，』我插入着。『那全不是這樣。我承認我的行爲是壞的——我全部地承認，絕不隱藏着事實。我甚至還可以進一步向你承認我的行爲可以說是笨拙愚蠢；但過了這個限度以外便不能承認了。再，便是讓我告訴你，我覺得對於我的行爲

甚是抱歉。但照我的意見，倘有一種理由，可以使我稍告無罪。那便是在最近兩個禮拜來，我的身體有了一點疾病。是一種神經衰弱的，易怒的，胡思亂想的病，因此我時常地是不能自制。例如，不止是一次，我甚至於想和坐在這裏的候爵先生吵鬧；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眞是碰到誰就會和誰吵起來。總之，我近來是有點病的徵候了。不曉得伯瑪振子爵夫人是不是諒解着這樣的情形，當我去要求着她的原諒的時候（我的確要向她謝罪）我不曉得她到底怎樣，但我懷疑她會瀨諒我。不過這樣的情形倒沒有什麼嚴重，在近來的法庭上對於罪人的審判，都要看他們犯罪時是不是在不健康的狀態中。「我的當事人確是一個兇手——這是眞的；但他是在一種昏迷的狀態中做下這件事來啊。」而醫生實際上是給了這律師一種證明，說出的確有這樣的一種病症——在一種昏迷的狀態中起來胡做亂行，過後他却連一點點都不能夠記憶起來！但子爵和子爵夫人都是一些老輩人就和旁的普魯士船夫和地主一般。他們對於這種站在醫學上的裁判的潮流是了無所知，因此很難希望他們能夠接受這一種解釋。你的意見

怎樣呢，將軍？』

『夠了，先生！』他忍怒高喊着。『夠了，我說！我必須用盡一切力量來和你這種鹵莽的人物斷絕關係。要你在子爵和子爵夫人面前承認錯誤終是不可能的了。和你任何方式的談話，甚至便是把你乞求他們的原諒的說話包括在內，也只有使他們感到屈辱而已。我可以告訴你，子爵和子爵夫人聽知你是我的家庭中的一員，特到客幸奴訪我，要求我給他們以滿意的答復。你曉得你給了我一些什麼麻煩——我的好好先生啊？你使我不得不向着子爵小心賠罪，並且負責向他說即刻便要把你辭退，斷絕彼此的關係了！』

『恕我的罪，將軍，』我插着口，『他是不是說我應該「被你辭退斷絕彼此的關係，」像你剛才所說的一樣呢？』

『不；是我自動向他這樣提出：這樣卒之使他滿意了。故此，我們必須分手了，我的好先生。依照賬目我還得付還你四十 Jiildeu 和三 Florins 呢。錢便在此地，賬

目也在此地，任由你查收好了。再會。從此以後，我們便成路人了。我從你那兒永遠得不到旁的什麼，只有麻煩和不快而已。我就要叫旅館老板來，向他聲明從明早起我便不再負責你在旅館的一切開銷了。我依然以能得到爲君之僕爲榮啊。』

我把錢和賬單拿起（賬單是用鉛筆寫的），向着將軍深深地鞠着躬，嚴肅地對他說：

『事情並不能這樣結束。我對於你在子爵手裏弄得這樣不快甚爲悔恨；但罪過（恕我的罪）全是你自己的。你在子爵面前把我怎樣處置了？你說我是你家庭的一員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只是你的家庭教師——並不是你的兒子，也不是你的衞兵，更不是在行爲上需要你負責的什麼人物。我是一個法律上十足合格的人物，年齡已有二十五，大學畢業生，一個紳士，在我未曾碰到你以前，我們彼此是毫無關係的人物。只是因爲我是無限地敬重你的勳業的緣故，才不敢要你向我道歉說好話，和質問你爲什麼對於我的品性能夠隨便品評哩。』

他是這樣爲我的說話所刺激，張開着他的手，轉向那位法國人，對他解釋，說我對他（將軍）挑戰，要求決鬥。這位法國人高聲地笑着。

『我也不想把子爵輕輕放過，』我冷靜地繼續着，沒有受到德格利厄司的喧笑半點的挫敗。『而你，將軍，從今天起這樣聽子爵一面之辭，完全站在他那面來說話——把你自己也捲入這漩渦裏面——我得榮幸地通知你一聲，最遲是在明天早上我便要用我自己的名義要求那位子爵正式向我解釋是什麼理由他不把這件事情認淸楚只是關於他和我自己間的糾紛，更這樣藐視我地向別人去交涉，像把我認爲沒資格對自己的行爲負責一般。』

於是，我所預料的事情發生了。這位將軍在聽見我的進一步的暴舉時，表示讓步了。

『什麼？』他叫喊着。『你是不是要進行這種糊塗的下流勾當呢？你曉得這會給與我怎樣的損害嗎？我求你不要笑我，先生——不要笑我，因爲此地是在警察的權力

統治之下，站在我的勳位的關係上，以及那位子爵——。總而言之，先生，我對你發誓，我將使你被捕，離開此地，使我不會再受到你的任何吵鬧。你明白我說了些什麼嗎？』他幾乎氣得斷了氣，同時却又異常震駭。

『將軍，』我用着他所不能忍受的冷靜答復着，『沒有誰能夠亂用吵鬧的罪名來抓人，直至他真的被吵鬧了以後。我還未嘗開始着我對於子爵的解釋，而你還完全未知道我到底什麼時候，採取什麼方式來進行這項工作呢。我只要向這位子爵抗議着他爲什麼使我受辱，把我看作一個受人家管理，沒有自由意志的人物。這一點用不到你這樣受驚受擾哩。』

『爲了上帝的緣故，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把你的無知的計劃告一結束吧！』他喃喃着，挽着我的手，把他的殘暴的語調驟然間變得和平了。『你曉得結果會弄成怎樣？只有弄成更加不快而已。無疑地，你將會贊成我在現時的舉動應該特別小心——是的，應該特別小心。你還未能完全明白我處在什麼環境中呢。當我離開此地

的時候，我將再請你回來；但現時我——。啊，我不能夠把我的理由都完全告訴你啊。』跟着，他用着失望的聲音說：『啊，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啊！』

我跑向門口去——勸他冷靜，並答應他把各事都做得合禮有序；於是我跑了。

在外國的俄羅斯人最容易成為懦夫，最就心他們的說話，猜慮人家對於他們的品格有些什麼批評，這樣，那樣的事情究竟是不是做得適當。總之，他們是過於自愛，和顧大體。他們時常需要一種行為的方式可以永遠受人家歡迎和信任的。他們馴服地追隨着這種規矩——不管在旅館中，在散步中，在會議中，或者在旅程中。但這位將軍向我承認在這一切顧慮以外，還有種特殊的環境使他不得不『特別留心他的舉動』：這樣的事實使到他失神而又懦弱，——使他對我不得不改變語調。這樣的事實我早就料到，很適當的注意到，因為，明早他自然會請求官廳保護，而使我不得不更加小心做事了。

但使我生氣的不是這位將軍而是那位波琳娜啊。她這樣殘酷地對待我，把我陷入這樣的泥坑中，因此我覺得非胡勾下去直至她來勸我停止着不可。自然，我的笨拙會連累她；但我的腦筋裏已經構成了一些別的感想和願望。如果我在她的眼裏是等於零的說話，則我成爲拖泥帶水的小雄雞，而那位子爵給我一頓痛打都是沒有多大關係；但事實上是我開他們一場玩笑而我自己沒有受到什麼損害。讓他們睜開眼睛看一看吧。讓波琳娜一下子吃了一驚，不得不再來招呼我和她親近吧。但，不管她怎樣慇懃地招呼我，要她看清楚到底我並不是一隻拖泥帶水的小雄雞啊。

× × × × ×

我剛剛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我剛剛在樓梯上碰到我們的臥室使女，她告訴我瑪麗亞。菲里波芙娜今天坐夜車離開旅館，到巧爾斯伯和他的表兄弟同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使女宣稱夫人一早便收拾了她的行裝。但到底是幹什麼好像是誰都不曉得一般？或者只是我一個人不曉得呢？再便是這使女告訴我三天以前，瑪麗亞．菲里波芙

娜和將軍間有了一些爭論。那麽，我曉得了！大概那些爭論是關於布蘭希小姐的吧。自然，不久還有下文哩。

七

早起，我到旅館的賬房去，向他解釋着，以後關於我的賬目都由我自己負責。事實上，我的開銷並不是怎樣大得令我吃驚，亦沒有使我覺得有離開這個旅館的必要；再便是我還剩下來一百六十 Gülden ，在這裏面，是的，在這裏面，或者，還可以有着發財的機會在等候着我呢。這是一件奇事，雖然我還未曾賭贏過什麽錢，却老是覺得像眞的一般，不久我便會發財，因爲除此以外我再沒有旁的什麽可以想像了。

跟着，不管時間是太早，我想去訪一訪亞斯里，他是住在英格利他旅館裏（距離我們的旅館沒有多遠）。但驟然間德格利厄司跑進我的房子裏來。這是開天闢地的第

一次，因為在最近以來這位紳士是和我站在勢不兩立的地位上——他對於我的蔑視從不加以掩飾（他甚至於在言語間表現出來），我自然也不想和他來往。總之，我憎恨他。因此現在他走進我的房子裏來，使我大為驚訝。即刻，我便預料到一定有些什麼意外的事情要來惹起爭論了。

他顯出格外和藹地跑進來，即時在我的房子裏對我致意起來。跟着，看見我手裏拿着帽，他問我這樣早要到什麼地方去：當他聽知我要到亞斯里那兒去以後，他即刻停止着不說，表現出嚴肅，似乎在深思着。

他是一個眞正的法國人，雖然當他適意的時候，他會現出活潑，可愛，但過了這樣時候以後，他便會即刻變成難堪的笨拙和討厭。一個法國人本性上很少能夠算得是開化的：他好像只是在一定的目標上才算得是開化的；再便是，如果他想要率性，不照規矩而做，他便會表現出很蠢，很不自然，理由是那些行為只混雜着些陳舊的，討厭的方式。總之，一個道地的法國人是平庸，瑣屑，呆板的總和，是世界上最討人厭

的人物。眞的，我相信除開一些乳臭兒和十足的俄羅斯人而外，再沒有誰會受到法國人的吸引了：因爲，任何聰敏的人對於這樣陳腐俗套的節略——一種繁文縟節——即刻會變成難堪起來了。

『我有事來和你一商，』德格利厄司開始用着一種倉卒的却還有禮的音調說：『實不相瞞，我這一來是奉着將軍的使命，來做密使和中間人的。對於俄文不大通曉的緣故，我差不多對你們昨天晚上的談話都弄不清楚；但將軍現在向我解釋這件事情，我必須承認那是——』

『算吧，德格利厄司先生，』我插着口。『我曉得你是來做中間人的。自然我不過是一個教員，並未嘗要求做這家庭中的一員，也不想和牠過於親近。因此，我不曉得這裏面的整個情形。可是還要請你向我解釋；你自己是不是變成這家庭中的一員，什麼道理事事都要你來管，現在更做起中間人來了？』

這法國人似乎對於我的質問有點不悅。這樣的質問對於他是太率直了——而他是

毫不想對我坦白的。

『我和將軍的關係，』他枯燥地說，『半由於事務上，半由於特殊情形。他要我到此地來只是要請你放棄着昨晚的意見。我毫不懷疑，你所想的計劃是很聰明的；但他仍然囑咐我來告訴你，這是絕對不能實現的計劃，因爲子爵不但不會來接受你的挑戰，而且一定會盡可能地避免從你這邊得到任何其他的麻煩。眞的，你自己也該把這一點看清楚的？那末，這樣幹下去有什麼好處呢？另一方面將軍答應你只要將來他一有機會便一定先要請你回去教課的，同時，還可以增加你的薪金——加以任命。這將適合尊意吧，不是嗎？』

我十分安靜地回答着他（這法國人）說他是勞而無功；或者，結果我並不會受到子爵的驅逐，而是相反的受到他的歡迎；最後，如果德格利厄司先生承認他現在來訪我是要看我怎樣更具體地進行我的計劃，我是異常的高興了。

『天啊！』德格利厄司叫喊着。『將軍是這麼關注這件事，難道不可以讓他知道

你的計劃嗎？」

我又是開始着我的解釋，但這法國人只是感到偽促不安並且搖着頭，當他臉上帶着一種顯然的，不能掩藏的虛偽的表情在聽着我的說話的時候。總之，他有一種夜郎自大的態度。關於我自己呢，我盡力去使我的態度表現得十分嚴重。我宣稱着，子爵已經這樣向着將軍指斥我，好像把我當作將軍的僕人一般，他已經第一是侮辱了我的人格，第二是把我看得一錢不值，以爲我對自己的行爲不能負責了。自然地，我說，我認爲被侮辱便在這一點。可是，我確曾顧慮到年齡的差異，社會地位的不同等等，（說到此地我禁不住笑起來）我並不急於親自去要求子爵和子爵夫人向我賠罪。我只覺得我有親身向子爵和子爵夫人要求原諒的權利——尤其是近來我覺得身體有病，更加有這樣的權利。諸如此類，諸如此類。仍有（我繼續着）子爵昨天對於我的有害的行爲（那是指他向將軍指斥我這件事而說的）和他堅決地要將軍辭退我的職務，已經使我陷到這樣的地位，令我不能好好地對他（子爵）和他的好太太表示我的悔恨，因

為如果這樣做，他和子爵夫人一定會以為我只是在希望藉此來企圖恢復我的飯碗而已。因此，我覺得我自己不得不先來要求子爵向我表示着他自己的悔恨，用着最懇摯的態度來表示着——事實上，要這樣說出他是完全沒有任何侮辱我的企圖的。在子爵這樣做了以後，關於我這方面，才能夠即刻感到自由地，開誠佈公地，沒有條件地，對他表示出我自己的悔恨。『總之』我在結論中宣稱着，『我唯一的希望是要子爵可以讓我去向他賠罪。』

『啊喲！說得多麼漂亮，多麼狡猾啊！』德格利厄司叫喊着。『此外，你還要表示悔恨幹什麼呢？承認着吧，先生，先生——原諒我，我把你的名字忘記了——承認着吧，我說，承認着你這全部的計劃只在使將軍得到更多的苦惱而已。或者你此外還有一些旁的，特殊的意思呢？啊？』

『我的親愛的侯爵，反轉來讓我問一問，你必須原諒我，並且告訴我，你為什麼要管理這樣的事情。』

『將軍——』

『將軍什麼？昨晚他說，爲了某些理由起見，你應當「在現在更加特別小心；」因此他覺得有點神經衰弱。但我不明白他究屬何所指而云然的？』

『是的，確有一些特殊理由使他不得不如此，』德格利厄司用着和解的口吻承認着，但一面却是增加着他的氣憤。『你和布蘭希德康琨小姐認識，是不是呢？』

『你說的是布蘭希小姐嗎？』

『是的，布蘭希德康琨小姐。無疑地你也知道將軍是和這位少女戀愛着，甚至在他離開此地之前，便要和她結婚的？那末，想像着吧，任何吵鬧和沾辱將使他怎樣難堪呢！』

『我看不出婚姻的計劃會因任何吵鬧和沾辱而受到影響的。』

『但子爵倘若是易怒的呢——一個道地的普魯士人，天啊！總之，一個德國人是輕易惹不得的。』

『我是不在乎的，』我回答着，『橫豎我就要和這個家庭斷絕關係的（我故意盡可能的亂七八糟地說着）。但布蘭希小姐和將軍結婚這件事情已經十分決定了嗎？他們還在等候什麼呢。他們爲什麼要把這件事情祕密起來——連我們是和將軍很接近的都不給曉得？』

『我不能夠告訴你。結婚的事情還沒有決定，因爲他們還在等候着俄國的消息。將軍有些事務尙待處理。』

『啊，無疑地，和將軍的老太太大有關係？』

德格利厄司用着憎恨的眼光睇視着我。

『把事情弄簡單些，』他插着口。『我完全信任你的禮貌和你的智慧。我感覺到你一定可以照我所希望的做去，就只是爲了這個家庭的利益起見，這個家庭一向是把你看成一個親人，時常是愛你和敬你啊。』

『也應該這樣的看到，』我提醒着，『這同樣的家庭剛剛把我驅逐着了。凡你所

說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說話；當人家向你說，「自然，我們本來是不願意把你趕跑的，但，爲了顧全外表起見，你必須自動地滾蛋，」這有什麼很大的分別呢。』

『那末，很好，』他用着更加嚴厲和驕傲的聲調說。『你旣不聽從我的勸請，我在責任上必須告訴你，別的辦法將有採取的必要。此地有着警察，你必須記起，卽日他們一定便要使你收拾行裝跑路了。魔鬼呀！想一想像你這樣的一個人物敢向子爵挑戰，提出決鬥啊！你想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得到容許呢？不妨試一試，看有沒有人家害怕你！我所以勸你停止的理由是因爲你這樣做只會惹起將軍的苦惱。你相信子爵不能夠告訴他的僕人把你趕出門外來嗎？』

『無論如何我是不願出門的，』我絕對冷靜地反駁着。『你在無的放矢，德格利厄司先生。事情將比你想像的進行得格外順利。我剛要到亞斯里先生那兒去，要請他來做我的中間人——換句話說，做我的副手。他和我有着很好的感情，我想他是不至於拒絕我的。他將替我到子爵那邊去，那子爵自然是不能不接待他的。雖然我只是一

個教員——屬於一種下僚，亞斯里先生是誰都知道的眞正英國貴族匹力伯慈親王的姪子，他自己也是一個有爵位的貴族。是的，你可以不用躭心，子爵一定很會斯文地對待亞斯里先生，會靜聽着他的說話。或者，如果他不肯這樣做，亞斯里先生，一定把這種受到拒絕認爲對於他自己是得到一種侮辱（因爲你知道英國人是怎樣固執的？）於是再介紹他自己的一個朋友給子爵（他有了許多地位很高的朋友）。便是這樣，你自己想像得到事件的結局——這件事並沒有像你所推測一樣易下臺的。』

這段說話使這法國人覺得怯懦起來。『眞的，事情像這個傢伙所說一樣是可能的，』很明顯地他是這樣想着。『眞的，他可以鬧出別一套把戲出來。』

『我再來要求你把事情告一結束，』他現在是完全用着一種調解的口氣繼續着。『人家會以爲你眞是喜歡吵鬧的！眞的，你所尋求的是吵鬧而不是高明的玩意。我已經說，事情可以有些轉變，甚至可以弄聰明些，在這裏面你可以得到一些東西；我仍然可以告訴你（他所以這樣說，只是因爲看見我站起來，拿着帽子）我所以到此地來

同時是把某一個人寫着的幾句話拿來給你看的。請你把牠們唸一唸吧，因爲我是必須得到回音的。』

這樣說了以後，他便從他的衣袋中拿出一封細小的，結實的，糊封的短簡，遞給我。我唸着波琳娜的手書：

『我聽說你想把這件事情再鬧下去。你現在已經是冒火了，開始要現出蠢樣子來了！請你停止着你的笨拙的舉動，好好地約束着自己吧。全都是蠢笨哩。我需要你，而且你答應要服從我。記住希倫正堡呀。我要你聽話。如果必要的說話，我甚至將命令你聽話。——你自己的

波琳娜。

『再者，——如果對於昨晚發生的事情，你還對我有所憎恨，請原諒我。

當我在唸着這些辭句的時候，眼前的各件東西似乎都改變了。我的嘴唇變得青白，開始在戰抖着。同時這該被咒咀的法國人却在斜着眼偷視我，像是要掩飾着他對

我的混亂的目擊一般。如果他痛痛快快地笑出來，還要比這個更好些呢。

『十分好，』我說，『你可以告訴波琳娜，要她寬懷不要自擾。但，』我嚴肅地增加着，『我還要問你，爲什麼你等了這麼久才把這封信拿出來呢？你的那些喋喋之談大可不必，你應該先把這封信卽刻交給我——如果像你所說的你眞的是奉了委託而來的說話。』

『啊，恕我自己太唐突，因爲事情是這樣的奇怪。我本希望先探問你自己的意見；再便是，我並不知道封的內容寫些什麼，我以爲什麼時候拿給你都是一樣的。』

『我明白了，』我回答着。『很明顯地你是被命令着要在最後沒有旁的方法可以使我和解，才把這封信拿出來的？是不是這樣呢？說出來吧，德格利厄司先生。』

『或者是，』他說着，用着極端忍耐的態度，但却含意地凝視着我。

我拿着我的帽子；於是他點着頭，跑出去。但在他的嘴唇上面我想像着還可以看出揶揄的笑容來。怎麼會有着旁的表情呢？

『你和我容在後來再來算賬吧，法國人先生，』當我下着樓板的時候，我喃喃着。『是的，我們將有一場惡戰。』但我的方寸已亂，好像又有一些什麼東西使我發暈了。卽時地，清新的空氣使我有點復原，幾分鐘以後，我的腦筋裏才淸爽地形成兩個最有力的思想。第一，我問着我自己，我昨晚隨便說一說的荒謬，稚氣，誇張的恫嚇，爲什麼使到每個人這樣受驚？第二，這法國人表現出怎樣的可以指使着波琳娜？他只是下着命令，卽刻她便照着他吩咐的做——卽刻她便寫給我一封信要我忍耐着！自然，這一對間的關係，一開始便對我成爲啞謎——他們已經這樣如膠似漆，在我剛和他們相識的時候，但近來我覺得她對於他的態度有着大大的改變，甚至於輕視他，同時，他却連看都不看她，只是用着極鄙野的態度對待着她。是的，我是注意到這一點的。再便是，波琳娜自己曾經對我說過她不高興他，很明顯地對這題目有了一些發揮。因此，他必定有了一些東西壓住她——像把她夾在虎頭鉗裏面一般。

八

即時地，在那遊步場上——那是說，在栗子路上——我當面碰到我的英國人了。

『我是剛要來看你的，』他說；『你似乎也想探我的。你已經和你的雇主離開了嗎？』

『你爲什麼會知道呢？』我驚異地問。『是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了呢？』

『不至於的。並不是每個人都把這件事情當做一回事的。眞的，我從不會聽到任何人說及。』

『那麼你爲什麼會曉得呢？』

『因爲我確有了知道牠的機會。你準備跑向那兒去呢？我喜歡你，所以跑來訪你一下。』

『你是多麼可愛的一個人物呀，亞斯里先生！』我叫喊着，雖然對於他知道我的

這回事仍然覺得奇怪。『這時候，我還未喝過咖啡，你大概也是未曾喝過，讓我們一道到巧京奴咖啡店去，在那兒我們可以坐一會，抽着煙，傾談着。

那咖啡店只是距離百步之遠卽刻便到；故此當咖啡已經拿來之後，我們都坐下，我點着香煙在抽着。亞斯里不會抽煙，只是坐在我的一旁，準備聽我的說話。

『我並不想離開，』我首先這樣說及。『相反的，我想繼續留在此地。』

『這我並不懷疑，』他脾氣極好地答復着。

那是一件奇怪的事實，當我要去訪他，我並不想把我對於波琳娜的愛告訴他。事實上，我是有意來避開這個題目的。而且，一直從我們住在此地說起，我是永未向他絲毫說及這樣的事情。你明白，不但是因爲亞斯里是個羞縮的人物，而且因爲一開始我便看出波琳娜對他有着很深刻的印象，雖然他從不曾提起她。但現在，十分奇怪，當他剛坐下，睜着他的鋼一般的眼光對着我時，我卽刻爲了某些理由起見，覺得要把全部的事情告訴他——向他告訴着我全部對於波琳娜的愛。我用了點半鐘的時間談着

這個題目，覺得異常痛快，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向人家談及這件事情。眞的，有些時候，當我看見他爲了我的熱烈的言詞感到混亂，我故意地說得更加熱烈。但有一事使我悔恨的是：我提及那法國人是對她有無上權力的人。

亞斯里先生坐着不動，當他在靜聽着我的說話的時候。他望着我的眼睛，沒有說出一句說話也沒有任何的響一響。可是，驟然地，當我說及那個法國人的時候，他插着口，嚴肅地質問着我爲什麼要說及一件題外的事情（他在提出問題的方式老是很奇怪的）。

『不，我恐怕不是題外的事情，』我回答着。

『關於這個侯爵和波琳娜間的事情你除了推測之外便了無所知嗎？』

『不，確定的事情我一點都不曉得，』便是我的回答。『不——一點都不。』

『那麼，你對我這樣說，甚至於想像在他們有了任何事情都是極大的錯誤。』

『十分對的，十分對的，』我有點驚訝地插着口。『我接受你的批評。但問題並不

在這兒。』跟着我把兩天以前的事情詳細地告訴着他。我說及和波琳娜的破裂，和子爵的衝突，以及我的被辭退，將軍的特別懦弱，最後說及今晨德格利厄司到來訪我。在結束的時候，我把那封剛剛收到的信給亞斯里先生看。

『你有何高見呢？』我問着。『當我碰到你的時候，我便要來徵求着你的意見。我自己的意見呢，我覺得最好把這法國人幹去，但還未曾十分決定。』

『我的意見和你相同，』亞斯里先生說。『關於波琳娜呢——啊，你自己是知道的，在必要的時候一個人要和他憎惡的人接近。甚至便在這一對中間的關係，雖然你並不知道，可以憑藉着外來的一些任何東西。關於我自己，你可以放心——我是不至於偏袒那一方面的。至於波琳娜兩天以前的那種態度，的確是奇怪的；奇怪不在於她想和你斷絕關係，也不在於想使你給子爵一頓痛打（事實上有了奇怪，雖然他手上有了手杖，却並不打你），而在於這樣的行爲，由於這樣一個佳人波琳娜做出來，最低限度是不適合的。但她是想不到你會執行着她的荒謬的念頭的吧？』

『你知道到底爲了什麼嗎？』我驟然地叫喊起來，一面却定定地睜視着亞斯里先生。『我相信你一定已經從什麼人聽到這條故事——從波琳娜自己那兒聽到也是很有可能的？』

他給我一陣驚怪的睜視，作爲回答。

『你的眼睛很是冒火，』他仍冷靜地回答着，『在你的眼睛裏面，我可以看出你的猜疑來。哪，無論如何你是沒有猜疑的權利的。我不能在任何瞬息間承認你有這種權利，我全然拒絕你的問題。』

『夠了！你用不着再說，』我叫喊着，胸中起了一種奇怪的感情，但仍然不明白爲什麼有這樣的感情發生的。眞的，從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怎樣弄的，波琳娜會把亞斯里作爲她的一個信任者？近來，我也曾在窺探着他和她的關係，雖然波琳娜對於我永遠是謎一般——現在更加是這樣，當我剛在把我的戀愛史告訴我的朋友的時候，我感覺到受了很大的打擊，在我的敍述中，我看出我和她的關係都是曖昧的，不

實際的。我和她的關係是純粹屬於幻想的，奇異的，不眞的；這種關係是和我所能想起的任何事情都沒有相似的地方。

『十分好，十分好，』我回答着，態度和亞斯里的差不多同樣激烈。『那麼，我仍然弄不淸爽，不能再說出什麼意見來。但你是一個好人，我喜歡來徵求你對這件事的意見，雖然是這樣，却並不喜歡你的勸誘。』

『例如，你覺得是什麼理由將軍這樣吃驚起來呢？爲什麼我的蠢笨的舉動會使世上的人都這樣認眞起來呢？甚至連德格利厄司亦覺得有自動加入這場玩意的必要（他在最重要的關頭便來加以干涉），跑來看我，用最懇摯，謙遜的態度來和我談話。是的，他，德格利厄司，已經向我懇求過了，而且，你還要注意，雖然他那麼早在九點鐘便跑來看我，手上却已經準備好了波琳娜給我的短簡。我要問，這短簡是什麼時候寫的呢？波琳娜一定是從夢中被喚醒起來，特地來寫着這樣的信的。這樣的情形，無論如何，表現出她完全是那位法國人的奴隸，因爲她眞的在信中要求着我的原諒——

眞的要求着我的原諒啊！可是她自己對這回到底作何感想呢？她是不是對這回事感到有趣呢？再便是爲什麼他們全體這樣害怕着這位寶貝子爵呢？你對於將軍將和布蘭希德康琨結婚叫做什麼生意經呢？他昨晚告訴我，因爲環境的關係，他必須「現在，行動特別小心。」你的意見怎樣呢？你的樣子表示出你比我一定多知道一些。』

亞斯里先生笑着，點着頭。

『是的。我覺得我會比你多知道一些，』他承認着。『事件集中在這位布蘭希小姐身上。這一點我是覺得沒有疑問的』

『布蘭希小姐又怎樣呢？』我不耐煩地叫喊着（因爲我忽而有一線希望，想從這裏發見波琳娜的一些什麼）

『啊，我相信在此刻，布蘭希小姐一定是有了一種特殊理由不敢得罪了子爵和子爵夫人的。生怕不但弄出不快來，而且受到凌辱。

『啊，啊！』

『我還可以告訴你這位布蘭希小姐從前也曾到過盧勒湯白，因爲三季以前她曾經住在此地。我自己那時亦住在此地，那時這位布蘭希小姐並不是叫做什麼德康珉，她的母親亦不是叫做德康珉寡婦，甚至也沒有在人世。無論如何，沒有人說及她的。德格利厄司也並沒有其事，我相信他們彼此間不但沒有什麼特殊關係，他們甚至於連相識也還沒有相識多久的。德格利厄司侯爵這個稱號也是才創造出來的。在某種情形之下，我覺得我是絲毫可以無疑的。甚至便是德格利厄司也可以說是一個新創的名字，我有了一個朋友曾經碰到這位所謂「侯爵」，那時他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但他有了很多的朋友啊？』

『可能的。布蘭希小姐也可以有着很多的朋友呢。可是她在警署內，由於子爵夫人的要求，把她驅逐出境，到現在還沒有三年呢。』

『但爲了些什麼呢？』

『啊，我必須告訴你，她初到此地的時候是和一個意大利人勾在一塊——屬於王

子一類，有了一個古典的名字（伯爾伯利尼或者近於諸如此類）。這傢伙簡直便是一堆環珮，金剛石——而且是真的金剛石——這一對便常在高貴的車上載驅載遊。開始的時候，布蘭希小姐眞是盛極一時，但往後，她的命運便急轉直下地變得很壞。我記得很清楚，在一個晚上她失去了大批的金銀，跟着便來着更壞的事情，在一個美麗的早上她的王子失蹤了——馬，車，和一切隨之而去。再便是他離開，旅館未付的賬目是很大的。於是，迷爾・子爾瑪（她不再叫伯爾伯利尼太太而冒用這個名字）是絕望了。她在旅館裏到處啼喊着，叫號着，在她的瘋狂中她甚至於撕開了她的衣服。在旅館中，同時住着一位波蘭的伯爵（你必須明白一切在外旅行的波蘭人都是伯爵啊！）這迷爾・子爾瑪撕開她的衣服，貓一般的樣子，用她的美麗的，香芬的指甲在抓着她的臉孔這種景象，給他一個十分強烈的印像。故此，這一對一塊兒地傾談着，到了吃飯的時候，他已經被安慰了。眞的，那晚這一對跑進巧京奴去，手挽手地——迷爾・子爾瑪照着她平時的習慣高聲地笑着，並且在她的態度上表示出異常闊氣，比往時還要

闊氣些。舉例來說，她衝進那一列女賭徒間，態度完全和貴族小姐鹵莽地在推開她的賭友，佔據賭台前地盤時一樣。無疑地，這樣貴族小姐的態度你是曾經注意到的？』

『是的，自然的，』

『啊，她們是不値得注意的。給公正的社會上一種苦惱。便是容許她們留在此地——無論如何，她們每天都要在這賭台上交換着四千法郞（雖然，沒有多久這羣婦人便停止着不再這樣做，她們被逐出境）。不管怎樣，迷爾·子爾瑪繼續在這樣狂賭着，但她漸漸地賭得大輸特輸起來，雖然這類婦人們的賭運大都很好的，因爲她們有着大批現錢，任由她們處置。驟然間這位伯爵亦是失蹤了，甚至就和那位王子一樣一樣地失蹤着，在那同一晚上迷爾·子爾瑪不得不孤單單地在巧京奴出現着。這時，再沒有人歡迎她了。兩天以後她的來源俱竭了；於是，在她把她最後的一個錢都賭輸了的時候，她恰好四邊觀望，看見子爵伯瑪振站在她的身邊，用着不贊成的神氣在看着她。迷爾·不管他的不悅；却轉向他，用着她的出名的笑臉，請他替她賭錢，把二百

法郎放在紅邊上。那天晚上子爵夫人控訴着官廳，不要讓迷爾再進巧京奴去。如果你因爲我曉得這些詳細的，鎖碎的底細覺得有點奇怪，我可以告訴你理由是我有一個親戚，他恰好在那一晚，迷爾・子爾瑪坐着他的車，從盧勒湯白到史巴去。現在，你該注意，迷爾・要變成將軍的太太，這樣可以使她在將來不致再受巧京奴官廳的干涉，像她三年前所受的一樣。現在，她並沒有賭博；但那只是因爲看這樣子，她是在把錢借着旁的賭徒賭博。是的，這是更大的一種賭博。我甚至於懷疑這不幸的將軍自己是欠着她的債，或者德格利厄司也還是同樣的。或者這位德格利厄司說不定是她的一個黨羽。因此，你自己可以看到，當婚姻快要成局的時候，迷爾是不會怎樣高興子爵和子爵夫人來注意及她的，總之，無論那一個在她的地位上，來一場淩辱都是十分有害的。你成了這些人們中間的一個極有關係的人物；因此你的任何舉動都可以形成一場侮辱——特別是自從她每天在公衆中出現時都是和將軍或者和波琳娜手攜手地跑着。現在，你明白了嗎？』

『不，我並不明白！』我高喊着，用着拳頭打着臺子——打得這樣大力，嚇得侍者跑向我們這邊來。『告訴我，亞斯里先生，爲什麼，如果你曉得這全部的歷史，並且時常曉得這位布蘭希小姐是什麼人，你從不曾警告過我或者將軍，甚至亦未曾警告過波琳娜（她時常在巧京奴出現着——在公衆的每個地方——和迷爾·布蘭希一塊）？你爲什麼能夠這樣做呢？』

『對你下警告並沒有什麼好處的，』他沉靜地回答着，「理由是對你並沒有什麼影響。再便是我拿什麼來警告你呢？影響一定等於零，將軍關於布蘭希小姐的事情甚至知道得比我還要多些；但這不幸的人依然和她以及波琳娜一道跑着。便在昨天我看見這法國婦人在騎着馬，高貴地登上去，和德格利厄司在一塊，同時這將軍坐在栗色馬上疾馳着緊跟着她們。他說，那天早上，他的脚傷着，但騎馬仍然騎得很好。當他經過的時候我注視着他，腦子裏忽而有了這樣思想，認爲他是永遠沒救了。不管怎樣，這並不是我的事情，因爲剛在最近才有幸福去認識着迷爾·波琳娜。再——他思

索了一回之後加進着——我已經告訴你有些問題你是沒有權利問我的，不管我和你的感情是怎樣好。』

『夠了，』我說，站起身來。對於我這是像白晝一樣明白，波琳娜完全曉得迷爾·布蘭希是什麼人，但不能夠和她的法國人離開；因此她便允許和迷爾·布蘭希一塊兒在公衆前面出現着。你可以一點都用不到懷疑沒有旁的東西能夠勸誘着她去和那位法國婦人一道跑着，以及寫信給我要我不要觸犯那位子爵。是的，這裏面一定有一件東西能使全世界都向着他低頭！但是使我進攻子爵的她，她自己呀！讓魔鬼抓去吧，我只好硬幹下去了。

『第一點，你忘記這位迷爾·德康珉是將軍的情婦，第二點，你忘記這位波琳娜是將軍的義女，她有着更年輕的弟弟和妹妹，雖然他們是將軍自己的兒子。卻完全被這位瘋人所擯棄以至剝奪一切了。』

『是的，是的；的確是這樣。現在連子都趕跑了，讓小孩們受不到一點教育，這

並是對他們全部的擯棄；反之，如果我留在此地，我便能夠保護着他們的利益，而且，或者能夠替他們爭到一半的財產。是的；那是十分的確的。還有，還有——啊，我能夠十分明白他們都這樣注意着將軍的母親！』

『注意誰？』亞斯里先生問着。

『注意着莫斯科的老婦人她快要死了，但關於她，他們仍不斷地在等候着證明她業已死去的電報。』

『啊，那麼自然他們的注意都集中在她身上了。那便是遺產的問題。如果那已經弄妥當了，將軍便將結婚，波琳娜便將遠走高飛，而德格利厄司，——』

『是的，德格利厄司呢？』

『將收到他的錢，他現在是在等候着。』

『什麼？你想他現在是在等候那個嗎？』

『我不曉得旁的什麼了，』亞斯里先生固執地確說着。

『但，我曉得，我曉得！』我在我的憤怒中叫喊着。『他也在等候着這老婦人的遺囑，因爲在裏面一定有一筆款作爲波琳娜的嫁粧的。當她得了這筆錢的時候，她一定卽刻便和這法國人結起婚來。所有的婦人都像那個樣子。甚至便是她們裏面最驕傲的，當婚事已定的時候便變成奴隸了。波琳娜好處在那兒，也只是能夠沉湎於戀愛而已。這是我的意見。看住她——特別是當她獨坐而且沉思的時候。這全部都已決定而且可以預言。這是值得咒咀的，波琳娜能夠使我發狂。她——她——但誰在叫我的名字呢？』我驟然打斷着。『誰在叫喚着我呢？我聽見人家用着俄國話在叫着我，「亞勒西斯伊凡奴維慈！」這是一個婦人的聲音。聽着！』

這時，我們跑近我的旅館來。我們已經離開了咖啡店好久了，甚至連注意怎樣離開也沒注意到。

『是的，我的確聽見一個婦人在叫喚着的時候，但是誰我還不曉得。只知道有人在用俄國話叫着我。啊！現在我能夠明白這叫喊的聲音從那兒來的。這些聲音是從那

位太太那兒來的——那位坐在睡椅上的太太，那位被一羣僕從護衛到陽臺上面去的太太。看她的後面是怎樣多的囊篋啊！她一定是剛從火車來的。』

『但她爲什麽要叫我呢？聽她再在叫喊着！看！她正向着我們招呼着！』

『是的，她是在這樣做，』亞斯里先生確說着。

『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天啊，怎樣的一個蠢東西啊！從陽臺上來了這個絕望的叫喊。

我們幾乎跑到走廊去，我剛剛伸着足到那兒去，卽時地我的兩手在我的兩邊變成麻木，我的雙足黏住在鋪道上跑不動了！

九

在旅館最高一層的陽臺上面，坐在靠臂椅上被抬上來，一羣僕從，女婢，和旅館

中的小厮簇擁着，旅館老闆加以前導（他盡職地跑出去迎接着這樣的一位賓客，她的來勢是這樣顯赫，僕從前呼後擁，箱篋提囊堆積如山）——在最高一層的陽臺上面，我說，坐着的正是——這位祖母！是的，正是她——富貴，尊嚴，七十五歲的年紀——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他拉司耶弗差，莫斯科的地主和老太太——這"La Babouleuka"便惹起這麼多電報的往還——她快要死了，却還沒有死——她自己親身地到此地來，就和從雲中降下雪來一般！雖然不能夠行動，她却活生生地到此地來，高坐在靠臂枕上（這是她最近五年來代替步行的方法），還是這樣的活潑的，挑戰的，自足的，挺直的，驕傲的，和平常一般的無禮。事實上她的樣子是和我從做將軍的家庭教師以後所見過的兩次完全一樣。自然地，我驚呆得站立着不動。她在百步以外便看見我！雖然她是被抬在椅子上面她却能夠認識我，招呼着我的名姓（她是照例只聽過了一次，便能夠永遠記起的）。

『這個婦人便是他們在想着她把遺囑弄好以後去看她的墳墓的！』我對着自己想

着。『但她比我們的壽命還長，比旅館裏的任何人還要死得最後的。仁慈的主啊！現在我們將怎樣對付她呢？對於將軍是怎麼天大的一回事啊？她和他的地位將要互相倒置着！』

『我的好先生，』這老婦人用着咆哮的聲音繼續着，『你爲什麼站在此地，眼睛幾乎睜了出來？你不能夠向我說身體好嗎？你難道不屑和我握手嗎？或者你連認識都不認識我嗎？這兒來，普特匹慈！』她對住一個老僕人高喊着，這老僕人穿着一件粗外套，一件白色的背心，有了一個禿髮，紅色的頭（他是僕人的頭子，時常在旅館中服侍着她）。『只要想一想啊！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不認識我呀！他們完全把我葬送了！是的，打了這麼多電報去打聽我是不是已經死了去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已經聽到這故事的全部了。可是，我却還是這樣活生生地，你可以看呀。』

『恕我的罪，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我回復了我的意識，脾氣很好地答復着。『我絕不願意你的貴體違和。我只是驟然看見你有點駭異。爲什麼不是這樣呢，

怎麼出乎意料之外——』

『你爲什麼要駭異呢？我只是坐上我的椅子，便到此地來了。在火車裏面甚是安靜，因爲沒有誰在多話。你是不是出來散步呢？』

『是的，我剛到巧京奴去散步。』

『啊？不錯，這兒是怪好的，』她繼續着，週圍眺望。『這個地方似乎還快適，外面又有這些樹林。我十分喜歡牠。你們這些人都在家嗎？舉例來說，將軍是不是在家呢？』

『是的；他們大都是在家的。』

『是不是他們已經趁着方便，來保全他們的面子呢？這樣的事情時常是會給人家議論的。我已經聽說他們有一部專車，就和俄羅斯的貴人一樣闊氣。我們的俄羅斯人在外面時常是耀武揚威的。普來司苦魏亞是不是亦在此地呢？』

『是的。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亦在此地。』

『那個法國婆娘呢？不管怎樣，我自己就要去把他們看一遍。告訴我，到他們的房間去那條最近的路。你在此地覺得高興嗎？』

『是的，多謝你，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

『你，普特匹慈，跑去告訴那個蠢老闆給我留一套合適的房間。要有精美的裝置，不要太高。我的行旅已經拿上來嗎。但，你爲什麼在打震呢？爲什麼在亂衝呢？這些傢伙都是多麼笨啊！——這個和你一道的是誰呢？』她再向着我問。

『是亞斯里先生，』我回答着。

『是怎樣的一個亞斯里先生呢？』

『是一個旅伴，我的一個十分好的朋友，和將軍也是認識的。』

『啊，一個英國人嗎？那麼莫怪他只是睜着他的眼睛連開口也開不得。不管怎樣，我是喜歡英國人的。現在，帶我上樓，一直到他們的房子去。他們住在那裏呢？

太太坐在椅上被僕人們抬上來，我帶着她到那大樓梯口去。我們的行動是十分惹

動人家注意的，每一個碰到我們的人都停住步來看着這種排場。這間旅館恰好聲譽卓著，是在這溫泉上一間最好的，最耗費的，最貴族的旅館，在樓梯口和走廊上隨時打一轉的時候都可以碰到一些美貌的小姐和樣子很是重要的英國人——不止是一兩個人匆遽地跑下樓去問着那惶懼的旅館老闆新到的人物到底是誰。對着這些問題，他總是這樣答復着——例如，這老太太是一位有勢力的外國人，俄羅斯人，伯爵夫人，而且是一位尊貴的奶奶，她所住的一套房間，上禮拜便是N公爵夫人所住的。這時攪動大家視聽的祖母已經被高高地抬在她的椅子上面了。她碰到每一個人都是用着好奇的眼光側目而視，高聲地問着我那些男男女女到底是誰。她的身材是矮短強健，雖然她不能夠離開她的坐椅，但她使人一見之間覺得她是一座崇高的彫像。她的腰背像木板一般挺直，從不曾倚退在她的坐椅上面。再便是，她的大而灰白的頭，有着銳利，粗魯的形狀，時常豎立着，當她向着四周閃視着的時候，態度驕傲的，挑戰的，毫不文雅。雖然她已經是七十六歲了，她的面部仍然豐滿，她的牙齒仍然沒有衰落。她穿着

黑絲的外衣，戴着白色的女帽。

『她使我覺得可怕的有趣。』亞斯里先生耳語着，一面仍在抽着煙，在我的旁邊跑着。同時我想及這老太太或許眞的會知道那全部的電報是怎樣弄的，甚至還知道德格利厄司是什麼樣人，雖然對於迷衞·布蘭希或許極少以至一點都沒有知道。我全都對亞斯里先生說了。

但人類是多麼脆弱的生物啊！我的第一次的驚訝剛少減退，即刻我便又發覺我自己跟他們一塊兒震動着，當我們快要跑進去管教着將軍的時候。我受了這樣思想的鼓舞，興高采烈地跑在前頭引導着。

我們這一羣是住在三樓的。沒有敲着門，也沒有對於我們到來的任何聲明，我打開大門，祖母是勝利地被抬進去。好像是故意似的，剛在那個時候，所有的人物都在將軍的書房聚集着。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這羣人似乎正想出去游玩（一部份人物坐車，一部份人物騎馬，還有一兩個新交陪伴着）。將軍在那兒，波琳娜也在那兒，孩

子們，保姆，德格利厄司，迷爾。布蘭希(穿着騎馬裝)她的母親，少年王子，我第一次見面的一個有教養的德國人，一概都在那兒。在這人羣中間，僕人們把祖母抬到中間去，距離將軍只有三步遠地放下來！天啊！跟着而至的景象將使我永遠不能忘記啊！剛在我們進去之前，將軍和德格利厄司正在對衆演說啊。我還可以說及，在最近三兩天以來，迷爾。布蘭希和德格利厄司已經把這個少年王子大為佈擺當着這可憐的將軍面前。總之，這一羣雖然是投機而泥守習俗，却還有一種快樂而友好的神氣。但當祖母進來的時候，將軍死一般呆立着，話沒有說完便停止着，垂着牙床，緊緊地睜視着這老太太——他的眼睛幾乎睜了出來，他的神情就和碰到蛇王一般的瘋迷。祖母給他的回答也是靜默地睜視着他連動也不動——雖然是混雜着一種挑戰的，勝利的，滑稽的神氣在她的眼光裏面。有了十秒鐘之久，這一對繼續着彼此相視，在這羣人的深沉的靜默中間；甚至連德格利厄司也呆坐着——臉上掛着一種特殊不安的表情。迷爾。布蘭希呢，她亦驚異地睜視着祖母，揚着眉毛，張着嘴唇；同時這王子和那德國

博士在深沉的駭異中靜觀這幅活畫。只有波琳娜還只是表現出迷惑或驚訝。但卽時地她亦變得臉色像紙般白，跟着便又連鬢角在內都變紅起來了。眞的，這位祖母的來臨似乎對於每個人都是一場災難！關於我自己，我站立着一次又一次地看看祖母，又看看這一羣，同時亞斯里先生則和平常一般，站在人家背後，安靜地而又乘機地在觀察着這一幕。

『啊，我便在此地——而且也是代替了電報啊！』祖母最後終於這樣叫出來，去打破着沉默。『什麼？你沒有想到我會到此地來嗎？』

『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我的親愛的母親啊！但天曉得你會，你會——？』這不幸的將軍喃喃着的聲音銷歇了。

我十分相信如果這位祖母再饒舌幾秒鐘，她一定會受到一場痛打。

『天曉得我會什麼？』她高喊着。『什麼，我只是坐上火車便到此地來。在車路上還有旁的什麼呢？但你想我已經死去，把我全部的財產都遺下來給你。啊，你們所打

的電報我全都知道了。我想，這些電報一定耗費了你一大筆款項，因爲沒有錢便不能打這麼遠道的電報啊。好了，我動一動身，便到此地來了。這位法國人是誰呢？一定是德格利厄司先生吧，我想？』

『是的，太太，』德格利厄司承認着。『我是十分快樂啊！祝你康健——這是靈蹟，看見你的降臨啊。一種怪適意的事情！』

『正好是這樣。「適意！」我恰好知道你像一位江湖賣藥者，因此便不大敢相信你了。』她用着她的小指頭指示着。『那位是誰呢？』她繼續下去，轉向迷爾·布蘭希。顯然地這位法國婦人這樣漂亮地穿着騎馬裝，手上執着馬鞭，給這老太太一個深刻的印像。『這位法國婦人是誰呢？』

『迷爾德康珉，』我說。『這位是她的母親，德康珉老太。她們亦住在這旅館裏。』

『這位女兒和人家結婚了沒有？』老太太問着，一點兒禮貌也沒有。

『沒有，』我盡量恭敬地回答着，低聲下氣。

『她是一個容易相與的人物嗎？』

我不能夠明白她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她是不是一個惹人厭的人物？她能夠說俄國話嗎？當這位德格穪厄司在莫斯科的時候，很快便學習慣了俄國話。』

我向這位老太太解釋這位迷爾。布蘭希從不曾到過俄國。

『那麼，早安呀，』老太太驟然魯莽地說。

『早安呀，太太，』迷爾。布蘭希回答着，精美地，有禮地鞠了一躬，表示出異常的謙遜。她企圖在她的臉上以及她的態度上表現出對於祖母方面奇怪的行爲的極端驚異。

『這個婦人怎樣用她的眼睛釘視着我呀！她是怎樣地在裝摸做樣啊！』便是祖母的批評。於是她驟然地轉向將軍，繼續着：『我亦寄居此地，故此，我們即刻變成緊

鄰了。你喜歡聽見這個消息，還是不喜歡呢？」

『我的親愛的母親，當我說我是真誠地喜歡的時候，』將軍答復着，他現在已經有點恢復他的意識了；而且，已經能夠在碰到機會的時候把話說得流暢，嚴肅，而又有些効果了。他繼續地解釋着：『我們大家都為了你的身體不好的消息所嚇呆和煩惱！我們接到關於你的絕望的電報！於是驟然地——』

『廢話，廢話！』祖母插着口。

『同樣地是天才曉得你更會決定你的旅程啊？』將軍繼續着，聲音說得更高，企圖把祖母後面的品評掩飾過去。『眞的，在你這樣的年齡，在你現在這樣的健康狀態，這件事是這麼出乎意料之外，我們的驚異起碼可以說是合理的。不管怎樣，看見你我是十分歡喜的眞的，我們大家都是這樣的』——他帶着威嚴，但仍然掛着調解的笑容這樣說着，『我將用着最善的努力來使你住在此地盡可能得到快樂。』

『夠了！這一切都是空談。你在說着一些全無意識的說話。我十分曉得怎樣來消

遣我的辰光。你問你怎樣會走上我的旅程？啊，難道這裏面有什麼奇怪的事情嗎？我是十分簡單地這樣做着。每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神游物外呢？——你好嗎，普歷司苦魏亞？你在此地幹什麼呢？』

『你好嗎，祖母？』波琳娜回答着，跑向老太太身邊來。『這次旅行費了很長的日子嗎？』

『我所聽到的問題就是這個最達理！啊，你自己便將聽到這一場經過了。我躺了又躺，請了醫生又是請醫生，直至最後我把我身邊的醫生都趕跑了，特地到尼可萊那兒的藥房去重新請一個醫生，他醫好了一個老婦人病症差不多和我一樣——只是一個田舍夫便把他醫好了。啊，他把我醫治得極佳，第三天的時候，我發了遍身重汗，便能夠離床了。於是我的德國醫生們再開了會議商量，戴上他們的眼鏡，告訴我應當出外旅行，轉地就養，那末便可以斷絕病根了。「爲什麼不是這樣呢？」我自己思索着。因此一切便準備了，第二天——禮拜五——便出發到此地來。在火車上我佔有一個特

別車廂，當我須轉車的時候，只要幾個銅板火車站上的挑夫便來抬我。這個房間的確是很不錯呀。』她繼續說下去，向着房間裏四面望着。『但天曉得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麼多錢來付房租呢，我的好先生？我想你的一切都是由抑產借銀而來的吧？光是這個法國人恐怕便借了許多款子給你，是你一個很多的債主吧。啊。我全都知道了，全都知道了。』

『我——我對你不勝駭異，我的親愛的母親啊，』將軍有點混亂地說着。『我——我是不勝駭異之至。我是不需要向外有任何借貸的。再便是，我的開銷並沒有超過我的入款呀，而我們——』

『不要超過你的入款？嘻！什麼，你在刧奪着你的孩子們最後的一個戈比——你，他們的保護人啊！』

『在這以後，』將軍說，完全是嚇住了。『——在你剛剛這樣說過之後，我不知道究竟——』

『你不知道什麼？天啊，你是不是還不願停止着你的 Roulette 賭博呢？你是不是要把你的財產都賭光呢？

這些說話給予將軍這麼一種印像，幾乎使他氣得梗塞氣息了。

『賭着 Roulette，眞的？我賭着 Roulette？眞的，在我的地位上——記起你說的是什麼話，我的親愛的母親啊。你的病一定還沒有痊愈。』

『廢話，廢話！』她反駁着。事實上是你不能夠和 Roulette 離開。你只是對我說謊。只是今天我自己便要去看一看 Roulette 到底是怎樣啊。普歷司苦魏亞，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看見這種玩意兒；你，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可以各事指示我嗎；你、普特匹慈，替我找張旅行的地圖吧。什麼地方可以看見呢？』她再問着波琳娜。

『那兒是一座荒城，和希倫正堡。』

『希倫正堡？是什麼東西呢？一個森林吧？』

(註)：Roulette是一種賭博，法以小圓球旋轉於分紅黑格的盤上，視其所停之格，以定勝負。

『不，』一座山，在山巔築有堡壘。從那兒你可以看見一種最美麗的風景。』

『坐椅子，可以登上這個山嗎？』

『無疑地，我們可以找到挑夫來抬着椅子，』我插着口。

這時，詩奧倒司亞，一個看護小孩的婢女跑到老太太身邊來，帶着將軍的孩子們。

『不，我不願看他們，』祖母說。『我不喜歡吻着孩兒們，因爲他們的鼻時常是濕的。你的生活怎樣呢，詩奧倒司亞？』

『我是十分好的，謝謝你，太太，』這保姆答復着。『你的福體怎樣呢？我們都在掛念着你啊！』

『是的，我知道，你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物。——但那些旁的來賓是誰呢？』這位老太太繼續着，再轉向波琳娜。『例如，那個帶眼鏡的老棍徒是誰呢？』

『厄爾斯基王子，祖母，』波琳娜耳語着。

『啊，一個俄羅斯人嗎？什麼，我全沒有想到他能夠聽懂我的說話啊！眞的他聽不懂我的說話吧？關於亞斯里先生我已經看見過他了，我在此地再看見他。你好嗎？』她向着亞斯里問着。

亞斯里先生沉默地鞠着躬。

『你沒有話可向我說嗎？』這老太太繼續說下去。『說一點，爲着仁慈的緣故啊！繙譯給他聽，波琳娜。』

波琳娜這樣做了。

『我只要說，』亞斯里十分嚴肅地却還活潑地說。『我是十分歡喜，看見你的身體這樣健康。』這句話被繙譯給祖母聽，她似乎很是歡悅。

『英國人是怎樣喜於回答着人家的問題啊！』她批評着。『這便是爲什麼我歡喜他們比較喜歡法國人更加厲害了。到這兒來，』她再向亞斯里先生說着。『我將設法使你不會太受麻煩。波琳娜，繙譯給他聽，我是住在下層樓的房間。是的，在下層樓

上，』她向着亞斯里複述着，用手指着下面。

亞斯里在接受着這樣邀請的時候，表現出歡悅。

跟着這老太太從頂至踵地細心察觀着波琳娜。

『我幾乎是很喜歡你，普歷司苦魏亞，』她驟然間品評着，『因爲你是這樣一個漂亮的女郎——這一羣中最美麗的。你是有一些特質的。我也有我的特質。打一轉啊。眞的，你的頭上沒有戴着假髮嗎？』

『不，祖母。那是我自己的頭髮。』

『好呀，好呀。我不喜歡現在流行的笨款式。你是十分好看的。我如果是一個男人，一定會和你戀愛起來的。你爲什麼還沒有嫁呢？現在是我要去的時候了。我要跑步，但我只能坐車。你是不是還在發怒呢？』她向着將軍加上這一句。

『不，眞的，』現在已息怒了的將軍迎合着說。『我十分明白在你這樣老的年齡——』

『老年人是在墳墓和嬰孩之間，』德格利厄司向我耳語着。

『但我要到四週稍爲看一看，』這老太太再向着將軍說。『你將讓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來做我的嚮導嗎？』

『任從你喜歡。但我自己——是的，連波琳娜以及德格利厄司先生——我們全都希望能夠陪你一遊爲樂啊。』

『但是，太太，他還隱藏着一種愉樂啊，』德格利厄司批評着，帶着一種蠱惑的笑容。

『「愉樂」，眞的！什麼，我把你完全看成一個笨貨，先生。』於是她向着將軍提醒着：『我將連一個錢都不給你。我現在必須到我的房子去，看他們佈置得怎樣。跟着，我們便要到四週稍爲看一看。把我抬起來啊。』

祖母再被抬高起來，在一羣人羣中間被抬下樓梯——將軍像被人家用木棒打傷了頭顱般地跑着；德格利厄司似乎在沉思着。迷爾·布蘭希想最好還是落在後面跟人家

跑着，緊隨着她的是那王子。只有德國博士和德康珉老太太沒有離開將軍的房子。

十

差不多全歐洲的旅館，都由旅館的老闆或經理分派房間給旅客，並不是完全由旅客們自由選擇。而且還可以這樣說，這些老闆們，經理們的分派，大都恰合旅客的身份，沒有什麽錯誤的。不管怎樣，對這位祖母，我們的旅館老闆，爲了某些理由，總覺得非奉承一下不可，情不自禁地派給她這麽一套富麗的房間；這一套房間包括了四間美麗的，特備的房子，有着浴室，僕人住的地方，娘姨住的地方等等。事實上，前一個禮拜住在這套房間的亦是一個了不起的公爵夫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把房間的價錢稍爲提高一些，亦是很有理由可說的。這位祖母被帶着——，或者，不如說，被戴着——在各個房子裏跑來跑去，這樣才可以使她對這個的環境有着精密的考察，

這時，這位旅館老闆——一個高年的，禿頭的人物——必恭必敬地在她旁邊侍候着。

每一個人把這位祖母怎樣看待我不能夠知道，但最低限度是這樣表現出，她不但被看成一位很是重要的人物，而且被認爲富有財產的；他們絲毫也不遲疑便在旅館的簿上替她登記上『將軍的太夫人，塔拉司魏慈窪的公主，』雖然她整整的一生，未曾做過什麼公主。她的扈從，她的專車，她的成堆的用不到的衣箧，旅行提囊，堅固的箱子等等都在增加着她的威信；同時她的有輪的椅子，她的尖銳的聲音，她的不照常例的問話（帶着作威作福的神氣而又專橫自恣），她的整個的軀體——垂直的，粗魯的，發號司令的——造成她全部的威嚴。當她把她的新居加以視察的時候，她命令她的輦者隨時停止，指着一些家具，不時向着這位露着尊敬的笑容，暗地裏却有些害怕的旅館老闆東問西問。她向他說着法國話，雖然她的發音是壞透了，有時還要我再替她翻譯一遍。從大體說，這旅館老闆的應答不能令人滿意，不能使她高興；而那些問

題本身也有一些反常，裏面的意思只有天曉得。

舉例來說，有一回她在一幅圖畫前面停住了，是一幅畫得很壞的神像。

『這是誰的畫像呢？』她問着。

這位旅館老闆向她解釋說或者是一位伯爵夫人的相。

『但你怎麼會曉得呢？』這老太太痛駁着。『你住在此地，可是你還說不出眞確是誰的像來！那末，這張像幹什麼掛在此地呢？牠的眼睛爲什麼看出這樣陰險？』

對于所有的問題這位旅館老闆都不能夠有着滿意的回答，不管他是怎樣手舞足蹈，努力萬分。

『這笨東西！』這位祖母用着俄國話叫起來。

于是，她動身了——遠遠的看見一座撒克遜人種小像，又是重演着同樣的把戲，爲了某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便命人家把那座小像拿來把她看。後來，她問着這位旅館老闆，這房子裏的地氈值好多錢，是什麼地方製造的；但這位老闆只能說等他再去探

問一下。

『這些傢伙是怎樣的一些驢子呀！』她品評着。隨後，她把她的注意力移向那臥床去了。

『多麼大的一套床被呀！』她呼喊着：『轉向後面去呀，多謝。』僕人們聽從她吩咐照樣的做了。

『還要再過一點，還要再過一點，』這老太太叫起來。『向着右面轉。再便是把這些枕頭，和坐墊拿去，把羽毛牀舉高起來。』

是照吩咐把臥牀上旁的東西搬去了，給她考查。

『謝天謝地，沒有臭蟲，』她批評着。『把所有的東西都拿開，把我自己的牀被，枕頭拿來。這樣的地方給我這樣的老婦人住得太奢侈了。給任何人來睡都是太大呀。阿勑思伊溫奴委慈，沒有教你的學生的時候，便到此地來玩啊。』

『明天以後，我便不再在將軍這裏做事了。』我回答着。『只爲了我自己的私事在

這旅館住着。』

『什麼道理呢？』

『因爲，在別一天，從柏林來了一位德國人和他的妻子——是相當重要的人物；恰好我在散步，向他們說着德國話，沒有說出很好的柏林腔來。』

『眞的？』

『是：我這樣的行爲，那位德國子爵認爲是一種對他的侮辱，向着將軍申訴，他便在昨天辭退我的職務了。』

『但我想你一定嚇壞了那位尊貴的子爵，或者發生了同這一類差不多的事情吧？不管怎樣，卽使你是那樣做了，也算不得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呀。』

『不，我並沒有那樣做。那位子爵是個挑釁者，他先拿起手杖對住我。』

聽了這場說話以後，這位祖母嚴肅地向着將軍。

『什麼？你這蠢物，你能夠讓你自己來這樣對待你的教師，和辭退他的職務嗎？

你是一個笨伯——完完全全是一個笨伯啊！我能夠看得十分淸楚。』

『不要使你自己受驚，我的親愛的母親，』將軍帶着崇高的神氣回答着——在那樣的神氣裏面渲染上一些親密的色彩。『我是很能夠處置我自己的事情的。再便是，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並沒有把眞實的情形告訴你。』

『你還要做些什麼事情呢？』這老太太問着我。

『我要向子爵挑戰，來一場決鬥，』我儘量謙遜地回答着；『但將軍不准我這樣做。』

『你爲什麼不准他那樣做呢？』她詢問着將軍。于是她轉向旅館老闆，問着他，如果他被人家挑戰，要他和他決鬥，他究竟作何態度。『因爲，』她再說着，『我不能看出你和子爵間有着任何差別；也不能夠忍受着你的德國人的容貌。』于是這旅館老闆點首而退，雖然他並不能夠聽懂祖母的申訴。

『恕我的罪，母親，』將軍冷笑地說下去；『可是決鬥難道是可以實行的事情

嗎？』

『爲什麼不可以？人類都是啼叫的鴨，這便是爲什麼他們喜歡爭吵的緣故。我可以看出，你是一個笨伯，——甚至不曉得怎樣去注意着自己的舉止的一個人物。把我抬起來啊。普特匹慈，你要時常替我準備着兩個挑夫啊。去替我雇着吧。但我只需要兩個便夠了，因爲只在上樓梯的時候才需要抬起。在平地上或者在街上我的椅子可以輪轉着跑。跑去這樣告訴他們，並且先拿一些錢給他們，使他們知道尊敬我。你，普特匹慈也要時常跟住我，而你，張歷西斯伊溫奴維慈當我們跑去的時候，要把這個子爵指給我看，讓我賞識一下這位寶貴的「Von」。什麼是賭輪賭的地方呢？』

我向她解釋，這樣的賭博是在巧辛奴的客廳裏舉行的；跟着便有一大串問題，諸如關於那兒是不是有着許多客廳，是不是有許多人在那兒賭博，那些人是不是整天地賭着，那些賭博是不是照着一定的規則進行着。最後，我想最好還是說要她自己親自去看一看便知詳細，因爲光是敍述要使人家十分明瞭是件困難的事情。

『那麼，直接帶我到那邊去吧，』她說：『請你在前引導我，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

『什麼，母親？在你的長途旅行還未休息之前？』將軍有些掛慮地問着。還有，因爲某些我所不能夠知道的理由，他似乎變得不安；眞的，這整羣人都表示出有點混亂，彼此在交換着眼色。他們大概以爲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甚至是屈辱的——陪伴着祖母到巧辛奴去，那兒，她一定會表現更多的怪現象出來，而且是在大衆的面前啊！但他們仍自動地說要陪着她去哩！

『我爲什麼要休息？』她反駁着。『我並不疲倦，因爲我已經靜坐着經過了五天。讓我們看你們可以治病的泉和水是怎樣，並且在什麼地方。什麼，關于那，那——你叫牠做什麼，普歷司苦魏亞？——啊，關于那山巓？』

『是的，我們就要去看牠了，祖母。』

『很好。此地還有旁的什麼東西可看呢？』

『是的；有着很多的東西，』——波琳娜不得不這樣說。

『瑪莎，你亦必須和我們一道來，』這老太太對着她的女婢說。

『不，不，母親！』將軍叫將起來。『眞的，她不能來。他們甚至連普特匹慈都不讓他進巧辛奴那兒去的。』

『廢話！因爲她是我的女婢，難道這是把她擱跑的理由嗎？什麼，她和我們同一樣是人類啊；她已經跟我旅行了一禮拜，一定喜歡到處看看了。除開和我在一塊而外，她能夠和誰到外面去呢？她單人是不敢在街上露面的。』

『但，母親——』

『你是不是害羞和我在一塊給人家看見呢？那麼停留着不要出去，便不會被人家對你詢問了。你是一個漂亮的將軍，毫無疑問地！我是一個將軍的寡婦呢。但，歸根到底，我爲什麼要所有的人都來跟着我呢？我要去看一看這兒的光景，光是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一個人陪着我夠了。』

德格利厄司堅决地主張每一個人都要陪着她去。眞的，他說了許多漂亮話，表示做她的嚮導是多麼愉快，等等。每一個人都爲他的說話所感動。

『但她是在墳墓和孩童時代中間，』他在將軍旁邊說。『她是老糊塗。』除此以外便不能夠偸聽到旁的什麼，但他似乎腦子裏有了什麼計劃，或者甚至于感覺得又有了他的希望。

旅館距離巧辛奴將近半俄里遠，我們的路徑是由栗子巷經過，直至我們到達那塊地方，正在那座建築物前面。雖然我們的行程很明顯的是怪癖，但最低限度却是整暇有秩序，這使到將軍覺得稍爲有點放心了。事實上，在這療養癖病的鑛泉上，看到一個不會跑路的人，便不是一件惹人駭異的事情。但那是明顯地，將軍最害怕的是巧辛奴這個地方：因爲幹什麼一個四肢失去活動能力的人物——特別是一個老婦人——會到這個專門爲賭輪賭用的地方來呢？在輪轉着的椅子兩邊波琳娜和迷爾·布蘭希在跑着——布蘭希在笑着，謙遜地在說着笑話，總而言之，極力在向着祖母討好，結

果，這老太太果然對她很是憐愛起來了。在椅子的另一邊上，波琳娜忙于應答着祖母發出來的一些瑣碎的問題，——例如『剛才跑過去的是誰？』『那個跑到此地來的是誰？』『這個城市是很大的嗎？』『公衆的花園是廣闊的嗎？』『那些樹木是屬于那一類的？』『那些小山叫什麼名字？』『我可以看那邊的飛鷹嗎？』『那座多麼難看的建築物是什麼啊？』諸如此類。同時，亞斯里剛好在我旁邊跑着，向我耳語着，他在那天早上的倘碰到好多的事情啊。普特匹慈和瑪莎在老太太的椅子後邊跑着——普特匹慈穿着粗外套和白背心，外面再蓋上一件大衫，年紀四十歲，臉作玫瑰色，但頭髮却有點灰白；瑪莎戴着女帽，穿着棉織的服裝，踏着發響的鞋子。這老太太時常轉着身子來和她的婢僕們談話。德格利厄司呢，他在說話的神氣就像已經下决心要做一些什麼事情似的（雖然事實上他的這種態度大概是他已經和將軍有過什麼密商，要他步步留心着的一種表示）。但，糟透，祖母已經說出這種致命的說話來，『將來我的錢絲毫也不要給你；』雖然德格利厄司會輕輕地放過這句說話，將軍是更加明白他的母親的。再使

是，我看見德格利厄司和迷爾·布爾希在交換着眼光；同時那王子和那德國博士却在栗子巷末端便已不見，在那兒他們便轉着身子，溜之大吉了。

我們勝利地跑進巧辛奴。即時地，這裏的行路人和僕從和旅館中的僕從一樣地發生了一種大大的敬畏。但他們仍然不免帶着一些好奇心地在看着我們。沒有虛耗一點時間，祖母便下着命令說她必須被鞏動着到每一間房子去；有一些地方，她稱讚了幾句，另外的一些地方，她却覺得很冷淡。不管怎樣，對於每件事物，她却是一律地發問。最後，我們到了賭錢的客廳了。那兒有着一個僕人在管着門，他卽時把門打開了，就和裏面只有他一個人在場似的。

祖母跑進賭廳來，給大衆一個很深刻的印像。在許多賭台的周圍，以及在房子裏的深處，擺開着「三十和四十」的台子，一共總集合着有一百五十個到二百個賭徒，列成幾個行列。那些要擠近前去的人物都是穩穩地站住，藉以避免被人擠開，直至他們賭完了以後才肯跑（因為光是站着看——沒有賭錢而佔住賭徒的地位——是不能夠容

許的）。眞的，賭台周圍設着椅子，但沒有什麼賭徒在坐着——特別是當人物衆多的時候；因爲站着是可以站近台邊些，下注和算數的時候都是方便得多。在最前一行之後，成羣地植立着第二行，和第三行都在等候着輪流到他們；但有時他們等得不耐煩便把手伸過第一行去下着他們的注。甚至第三行的人物會衝進去下着注；這樣，很少耗費了五分鐘或十分鐘以上，沒有經過什麼爭辯，金錢便從台子這邊跑過那邊去了。從別一方面來說，巧辛奴的警察是一些能幹的人物；要去避免壓服是不可能的，不管一個人怎樣想避免，八個收發賭注者分配在每張台間，睜着眼在守着賭注，執行着必需的計算，替人家排難解紛。最後的辦法，他們才是叫巧辛奴的警察來，即刻地一切的糾紛都可以這樣解決了。警察穿着正式制服駐紮在巧辛奴，混雜着在旁觀的人們中間使人不容易辨認着他們。他們特別注意扒弄，和拐子，他們只是在賭廳裏擁擠着，乘機混網取魚。眞的，在每個地方銀錢總是在衣袋裏或者銀袋裏被人竊去——雖然像不過手的時候，自然是惹起一場大吵鬧。一個人只要跑近賭台去，開始

賭着，公開地攫取旁的人們賭贏的錢，於是有了一陣鼓譟，而這竊賊大聲呼喊着，那些錢是他的；這種計謀如果進行得十分巧妙，而證人的證詞又有了動搖，這竊賊便佯為不大願意把錢拿去，倘若不是一筆大款子——不能夠惹起收發賭注者或者賭伴的注意的大款子的時候。再進一步，如果是一筆無足重輕的賭注，牠的眞正的物主有時是不願意爭吵下去，免得受了恥辱。反之，這竊賊如果被查出來，他便會受辱地被驅逐出去。

關於這些，祖母帶着好奇心地張開眼睛凝視着；而，當有些竊賊被驅逐出去的時候，她覺得愉快。「三十和四十」給她的趣味是很少的；她喜歡輪盤賭，愛着她永遠在旋轉着的輪。結果，她表示願意跑得更近些去看人家賭博；因此在一種神祕的態度中，僕從和旁的好管閒事的人們（特別是一兩個墮落了的波蘭人之類，他們不斷地在服侍着賭贏錢的人們和一般的外國人）即刻在人叢中騰出一個地方來給這位老太太，是在一隻賭台的正中。在第一收發賭注者的近旁；便這樣他們把她擠到那邊去。於是

許多參觀者，沒有賭只在看的人們（特別是一些英國人和他家的家眷）都擠向台前來，聚精會神地觀察着在賭徒的行列間的祖母。我看見許多雙眼睛轉向她那邊去，那些收發賭注者也抱着很高的希望，以爲像她這樣奇怪的賭徒，一定能夠給他們一些異乎尋常的寶藏。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太太，雖然不會跑路，却要來賭博，的確是一件不尋常的現象。我也擠近台前去，把我自己列在祖母的旁邊；同時瑪莎和普特匹慈仍然是站在人羣背後的一些地方，將軍，波琳娜，德格利厄司以及迷爾•布蘭希都藏匿在旁觀的人們裏面。

開始的時候這老太太不過是在注視着一些賭徒們，一半耳語地問着我這個和那個是誰的一些簡短的問題。特殊地她特別寵顧一個很是年輕的人物，那人深沉地沉溺着，大大地賭贏了（人家在耳語着）已經有了四萬法郎在他前面，堆滿台上，都是金子和鈔票。他的眼睛在閃耀着，他的手臂在震顫着；但這時，他仍然亂下着注沒有經過任何計算——正好應心隨手，他繼續地贏了又贏，把台上所有的黃金掃了又掃。在他

的周圍，僕從們在喧嚷着——拿着椅子放在他站着的地方的後面，把他鄰近的觀客趕淸光——自然，這樣殷懃無非是要得到大量的賞賜。時不時，別的賭徒們總拿出賭贏的一部錢交給他——都喜歡讓他替他們代下注，要拿好多便拿好多；同時一個波蘭人站在他的旁邊，在一種暴烈的，但却可敬的焦急中，他亦在希望着大量的賞賜，一有停的瞬間便向他耳語着（大概是告訴他怎樣去下注，並且勸導他和指示他怎樣賭博）。但這位賭徒從不曾看過他一眼，他下注又是下注，又是把所有賭贏的錢都掃起來了。顯然地，我們所說的這位賭徒，他對於旁的一切是完全沒有感覺了。

祖母注視他有幾分鐘之久。

『跑去告訴他，』驟然地她叫喊着，用肘觸着我的肘，『——跑去告訴他不要再賭下去，要他把錢收起來，回家去。卽刻地他便要賭輸了——是的，要把他所有贏來的都輸光了。』她像是幾乎興奮得斷了氣。

『普特匹慈在什麼地方呢？』她繼續着。『要普特匹慈去跟他說。不；你必須告

訴他，你必須告訴他，』——說到此地，她便又再觸着我的肘——『因爲我完全不知道普特匹慈在那塊。不要賭下去，不要賭下去，』她向那少年人高喊着，直至我轉向她那面，向她耳語着說此地不允許人家高聲大叫，甚至連說話說得聲音太高都是不可以，因爲如果這樣做便會妨害着賭徒的計算，會被人家驅逐了。

『怎樣的一種煽動啊！』她反駁着。『那麼這個少年人完了！我想他是希望傾家蕩產的。但我不能忍受去看他把一切都輸光啊。是怎樣蠢的一個傢伙啊！』——於是這老太太迅速地轉身了。

在左邊，賭台的別一端，一個年輕的女人在許多賭徒中間和她身邊一個矮子在賭着。這個矮子是做什麼的——究竟是她的親戚呢，或者是她的一個襯貼物呢——我是不知道的；但我在前一次便已經看見她在那兒，因爲，每天，她都很準確地在一點鐘的時候到巧幸奴這兒來，兩點鐘的時候便離去——因此恰好賭着整整的一個鐘頭。因爲她對於這些僕從已經是一個十分出名的人物，因此時常總有一隻椅子專留下來給

她；從袋裏拿着一些金子和幾千法郎出來——於是安靜地，冷淡地，在很多計算之後，便下着注，一面還用鉛筆在紙上記着數目字，像是在整理着一個系統，依照牠，在一定的時候，便可以得到勝利。她時常下着很大的數目，或輸或贏都是一千，二千，三千法郎爲度，不會再多。過去以後，她便跑了。祖母把她考察了好久。

『那個婦人是不會賭輸的，』她說。『她是誰的婦人呢？你是不是知道她？她是誰呢？』

『我相信，她是一個法國婦人，』我回答着。

『啊！顯然地是一隻按時來去的鳥啊。此外，我還可以看見她的皮鞋是擦得很亮的。現在，向我解釋在這每一場中的每一轉是什麼意義，怎樣才可以下注啊。』

於是，我向着她解釋着這裏面的意義——什麼是『紅色和黑色的，』什麼是『偶數和單數，』什麼是『欠缺的和完全的，』最後又說到數目的系統的不同的價值。祖母專心致意地靜聽着，摘要記錄着。用各種方式來提出問題，全部記在心上。眞的，因

為每一種押注系統的例子都可以時常碰到，一大部份報告能夠容易地，迅速地加以類推。祖母大大地感到愉快。

『那一個零是表示什麼？』她問着。『我剛剛聽到那個亞麻色頭髮的收發賭注員在喊着「零！」他為什麼不斷地在攫取着賭台上全部的金錢？想一想他這樣把成堆的錢都拿去呀！那個零是什麼意思？』

『零表示贏錢的所在。如果輪盤停在那個數字上面，在台前所有的東西都變成銀行的鈔票了。如果輪盤繼續還在轉着，銀行便用不到付錢了。』

『那麼如果我也來下注的時候，一定不會得到什麼了？』

『不；除非在一些機會上，你故意下注下在零字上面；在那個地位上，如果中了的時候，你可以收到三十五倍的錢。』

『為什麼三十五倍，零字是這樣時常碰到啊？如果是這樣，這些蠢東西為什麼不多多下注下在零字上面呢？』

『因為碰到的機會三十六次只有一次啊。』

『廢話，普特匹慈，普特匹慈！到此地來，我將給你一些錢。』這老太太從她的衣袋裏拿出一個扣緊的銀包，從裏面拿出一張十「久爾登」(Gulden)的紙幣來。『即刻便去，把注下着那個零字上面。』

『但是，太太，零字是剛剛才看到的，』我勸阻着；因此一定要過一個時間才可以碰到牠。等一下，那時你才可以有着更好的機會。』

『廢話！請下着注吧。』

『原諒我，但零字會等到今晚，甚至在你下注千百次以後才會再碰到呢。時常是這樣的。』

『廢話，廢話！害怕豺狼，便不敢跑進森林來。什麼？我們賭輸了嗎？那麼再下着注啊。』

我們又再輸了第二次的十「久爾登」，於是我們試着第三次。祖母幾乎不能再在椅

子上安坐了，她是這樣專注地在看着那粒小球在那永遠轉動的輪盤的溝上而轉着。無論如何，第三次的十「久爾登」也跟着前兩次一樣失敗了。於是祖母變得完全瘋狂起來了。她再不能夠靜坐着，真的用着她的拳頭打着台子，當那收發賭注者叫喊着，『三十六，』而不是零字的時候。

『靜聽着他！』這老太太滿口噴着涎沫。『什麼時候那個值得咒咀的零字才會轉上起來呢？直至我看見牠以後，我不能夠呼吸着。我相信那個陰間的收發賭注者是在故意地不教牠轉上來。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這時下注要下着兩個金的十「久爾登」啊。此刻我們不下注，那個可咒咀的零字一定便轉上來，我們便將一無所得了。』

『我的好太太啊——』

『下着注吧，下着注吧！這並不是你的錢。』

我依命再下着兩個金的十「久爾登」。小球繞着輪盤轉動着，在溝上停止着。同時祖母像化石般地坐着，抽搐地把我的手抓在她的手裏。

『零！』收發賭注者叫出來。

『那兒！你看，你看！』老太太叫喊着，轉着身子向着我，笑將起來。『我告訴你這樣！那是上帝自己要我來下着這筆賭注啊。現在，我應該收到好多呢？他們爲什麼還不拿出來還我呢？我們的人變成怎樣了？普特匹慈！瑪莎！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普特匹慈，普特匹慈！』

『此刻，太太，』我耳語着。『普特匹慈是在外面，他們不許他進來。看啊！他們把錢拿出來還你了。請你收起吧。』收發賭注者裝着很重的一袋銀，裏面有着五十個十「久爾登」用着藍紙封着，另外的一袋沒有封着，却裝着二十個。我用着銀鍬把所有的錢都拿給祖母。

『惟賭最樂，諸位先生！惟賭最樂，諸位先生！無以加矣，』收發賭注者宣稱着，當他在再請人家下注，並準備轉着輪子的時候。

『我們將要太遲了！他又要再轉着輪子了！下着注啊，下着注啊！』祖母是十分

的狂熱。『不要躊躇！趕快啊！』她似乎近於發狂，出力地觸着我的肘。

『我下注要下在什麼地方呢，太太？』

『下着零字上，下着零字上！還是下着零字上呢！下注下得怎樣多便怎樣多！我們收到若干呢？七十個十「久爾登」嗎？我們不要失掉他。每次下着二十個十「久爾登」便好啊。

『想一下啊，太太。有時繼續轉了二百次零字還沒有轉上來的啊。我相信你一定會把你所有的錢都賭輸了。』

『你是錯誤的——完全錯誤的，下着注吧，我告訴你！你是多麼饒舌啊！我完全明白我是怎樣地在做着。』這老太太興奮得在打顫。

『但照章一次是不能夠下着零字的注超過二百「久爾登」的啊。』

『爲什麼「不能夠，」？你真的是錯了？先生，先生——』她用肘觸着那個收發賭注者，他正坐在她的左面，準備去旋轉着那個輪子——『零字幾多？十二的嗎？十二

的嗎？』

我匆忙地替她繙譯着。

『是的，太太，』便是收發賭注者有禮的回答。下一次注不得超過四千「法路林斯」(Florins 歐洲數國錢幣名)。這是章程所載的啊。』

『那麼再沒有旁的什麼。我們必須拿一百二十「久爾登」來冒險一下。』

『惟賭最樂！』收發賭注者叫出來。輪在轉着，停在三十上面。我們賭輸了！

『再來，再來，再來一下啊！再下着注啊！』老太太高叫着。我不再想去勸阻她，只是聳着肩，再下着一百二十「久爾登」在台上。輪盤轉而又轉，祖母只是一面在抖顫，一面在注視着。『難道她還在想零字可以再贏錢嗎？』我索思着，驚駭地在睜視着她。但她的臉上仍然照耀着對於勝利的確信之光；她的樣子表現出充分的自信，零字很快便可以再被叫喊出來了。結果，那小球在輪盤的一個溝上停止着。

『零！』收發賭注者高喊着。

『啊！！！』老太太嘶喊着，勝利地轉向我這面來。

我自己是個實在的賭徒。在那個時候，我變得敏銳地知道這裏面的事實，我的手和脚都在抖顫着，腦筋亦受了震動。自然，這是一種稀奇的現象——在沒有轉上十二次却有三次是零的這種現象；但這樣的事情實是不足爲奇的，只在三天以前，我自己親自看見有三次連續轉上零字來，因此有一個賭徒專在記錄着這樣的數字的特別加以說明，指出過去幾天完全沒有碰到零字轉上來的！

對待祖母，就和對待旁的賭贏大批錢的賭徒一樣，經理部對她大加注意和恭敬起來了，因爲她是這樣幸運，可以得到四千二百「久爾登」了。這筆款項，零數是用現金還她，整數是用着銀行支票付給。

這時，這老太太不再呼喚着普特匹慈了；因爲她是太有成見了。雖然表面上並沒爲這新的勝利所震動（眞的，她像是十分鎮靜），暗地裏她却是自頂至踵在抖顫的。最後，完全聚精會神在賭博上面，她叫喊出來：

『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這個收發賭注者剛才不是說過每次下注不得超過四千「法路林斯」嗎？好吧，就拿這四千下注下在紅點上。』

反對她是沒有効力的。輪盤再一回在轉着。

『紅的！』收發賭注者宣稱着。

再贏了四千「法路林斯」——總共是八千！

『把牠們拿來給我，』祖母命令着，『再拿四千下注下在紅點上。』

我照辦了。

『紅的！』收發賭注者宣稱着。

『一萬二千了！』老太太叫喊出來。『把全部的錢拿來給我。把那些金子放進這銀袋裏，數一數銀行支票。夠了！讓我們回家去吧。把我的椅子轉動着跑啊。』

十一

這椅子，上面坐着神光煥發的祖母，轉向客廳的另一端的門口來，同時，我們這一羣匆遽地跑來圍繞在她的周圍，向她致着慶祝。事實上，她的性格是這樣怪癖，同時又爲着她的勝利所弄昏；那樣的結果使到將軍不再害怕在公衆中被人家看見他在陪伴着這位奇怪的婦人，相反的，他是自卑地，愉快而又親密地在笑着，像在安慰着一個小孩一般地向着這位老太太道賀。同時，他和其餘的旁觀者顯然地有着深刻的印象。到處人家在指着祖母，在說着她。有許多人甚至跑至祖母的椅子旁邊來，藉以把她看得更清楚。同時，在稍遠的距離上，亞斯里正在和他的兩個朋友談說着這個題目。德格利厄司只是簡單地滿面春風，隨口道賀。還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們正在驚視着祖母，像把她看成一種神祕。

『何等的勝利啊！』德格利厄司高喊着。

『但是，太太，這是預定還你的債款啊！』迷爾•布蘭希增加着，帶着閃避的笑

容。

『是的，我已經贏了一萬二千「法路林斯」了，』這老太太回答着。『還有這些金子。連這加上去，將近一萬三千了。這當俄羅斯錢好多呢？我想，六千盧布吧？』

可是我計算着那數目是超過七千盧布的——或者，照現在的匯兌計算，甚至有八千盧布。

『八千盧布！是怎麼光榮的事情啊！想想你們這些蠢物坐在此地，一點什麼都沒有做出來啊！普特匹慈！瑪莎！看我贏了好多！』

『你是怎麼弄的，太太？』瑪莎銷魂地叫起來。『八千盧布！』

『我將給你們每人五十「久爾登」。那兒便是。』

普特匹慈和瑪莎衝向她身邊去，吻着她的手。

『每一個肩夫我亦將給他十個「久爾登」啊。從這些零銀中拿出來給他們，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但這些僕人爲什麼向我鞠躬，旁的人們也向我行禮呢？他們是在祝賀

着我嗎？好吧，給他們每人十個「久爾登」啊。』

『皇妃太太——一個貧苦的離鄉別井者……一個永遠的可憐人——望發慈悲呀！』一個漢子說，那人好一會以前便跟隨在這老太太的椅子周圍——是這樣的一個人物，穿着襤褸的粗外衣和五顏六色的背心，不斷地拿下他的帽，悲愴地笑着。

『給他十個「久爾登」，』祖母說着。『不，給他二十個。現在，夠了，否則，我將應付不了。休息一下，然後抬着我跑。普歷司苦魏亞，明早我要買一套新衣服給你。是的，還要買一套給你，迷爾．布蘭希。請你繙譯給她聽呀，普歷司苦魏亞。』

『感謝，太太，』迷爾．布蘭希感激地回答着，臉上作着揶揄的笑容，這種笑容平常只是德格利厄司和將軍對她施恩時才可以看見的。將軍表現出混亂，當我們到達栗子巷時，他像是大大地得到解救。

『詩奧倒司亞，也不曉要覺得怎樣奇怪呢！』祖母繼續下去（想及將軍的保姆）。『她，像你們一樣，也將有一套新衣服的錢。便在此地，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

拿些什麼給那個乞丐喔？』（一個曲背的衣衫襤褸之人走近來，向我們睁視着）。

『但或者他並不是一個乞丐——只是一個棍徒呢，』我答復着。

『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關係。給他一個「久爾登」啊。』

我跑近那個所謂乞丐，把錢給他。他十分駭異地凝視着我，沉默地接受着那個「久爾登」，同時，從他的身上發出一種酒味來。

『你不曾嘗試過你的幸運嗎，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

『不曾，太太。』

『但現在我看出你是渴於一試啊？』

『我此刻確是願意去嘗試一下我的幸運。』

『那麼把一切都下在零字上面。你已經看過那是怎樣弄的？你有好多本錢呢？』

『二百「久爾登」，太太。』

『不十分多。看看此地；如果你願意，我將借給你五百「久爾登」。拿着我的這個

銀袋。」於是她嚴肅地對着將軍說：『但你不用希望得到我的任何錢。』

這似乎使他困惱，但他並沒有說什麼。德格利厄司怒目而視。

『怎樣的魔鬼呀！』他向着將軍耳語着。『是一個多麼可怕的老人呀！』

『看啊！又有別一個乞丐，又有別一個乞丐！』祖母叫喊起來。『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跑去給他一個「久爾登」啊。』

在她這樣說的時候，我看見一個頭髮灰白，接着木脚的老人——穿着藍色的粗外衣，帶着一枝杖。他的樣子像個老兵。當我把錢給他的時候，他退後一兩步，恫嚇地看着我。

『媽爾屁！』他叫喊着，跟着又有一頓咒罵。

『這人是個十足的蠢貨！』祖母叫喊着，搖着他的手。『動身吧，我差不多快要餓死了。當我們吃過點心之後，我們又要到那個地方去。』

『什麼地方？』我叫喊着。『你又要再去賭博嗎？』

『不賭博又做什麼？』她反駁着。『你是不是要坐在此地，枯燥無味地，讓我來看住你嗎？』

『太太。』德格利厄司機密地說，『得意不可再往。一個不好的時機，會全部失敗——尤其是在你的賭博中是這樣。是多麼可怕的啊！』

『是的，你會完全輸光，』迷爾．布蘭希插着口。

『和你有什麼相干？』老太太反駁着。『我要去輸的並不是你的錢；那是我自己的。你們的亞斯里到什麼地方去呢？』她對着我說。

『他還在巧辛奴。』

『多麼可憐啊！他是這樣的一個好人！』

到了家，在樓梯口碰到那位旅館老闆，祖母招呼他到她身邊來，向他誇說着她的勝利——往後便再向着詩奧倒司亞說及，並且給她三十「久爾登」；跟着她便吩咐她收拾着點心。吃完餐之後，詩奧倒司亞和瑪莎是在一種銷魂的狀態中。

『我整個時間都在守候着你，太太。』瑪莎顫聲說着。『我問着普特匹慈女主人是在做着什麼。啊，我說！成堆，成堆的金銀都堆在台上呀！我一生從沒有看見這麼多的金銀呀。那兒有許多紳士圍繞着，有許多却是坐着。我問着普特匹慈這些紳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因爲我想，或者是聖母送他們來幫助我們的女主人的。是的，我爲你祈禱着，太太，我的心不能夠跳動了，我不斷地在抖顫着，抖顫着！上帝祝福她，我對着自己思索着；對我的祈禱的答復，上帝現在是送她這麼多財寶來了！可是我仍然在抖顫着——一想起來的時候便不得不抖顫着。』

『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這老太太說，『吃過點心以後，——那是說，差不多四點鐘的時候——準備着和我再出去。但此刻，請了。不要忘記替我請一個醫生，因爲我是到此礫地療養的啊。現在你應當去休息一會。』

我在一種惑亂的狀態中離開着祖母。我想不出我們這一羣將變成這樣，將會碰到什麼事情。我能夠看出我們這一羣中還沒有人能夠恢復他的頭腦的平靜——尤其是將

軍，更是糟糕。爲了不是接到時時刻刻在盼望的祖母的死的電報（自然，遺產同樣弄妥）而是祖母親自到此地來的原因使他們全部計畫都歸失敗。因之這一隊同謀者在看着祖母賭輪盤的時候，心緒是多麼不快和痲木啊。但這第二個原因，還沒有像第一原因那末重要，因爲，雖然祖母已經有兩次宣稱不願意給將軍任何錢，但這樣的宣稱還未至陷於完全絕望的地步。自然地，德格利厄司和將軍勾結得異常好，還未至於完全喪失了勇氣。我還覺得毫無疑義地迷爾．布蘭希也是——迷爾．布蘭希不但和旁的兩人同樣深深地捲入漩渦，而且她在希望着變成將軍的夫人和得到一批重要的遺產——不易輕輕放棄這樣的地位，而是用着各種方法向着老太太獻媚，藉以反對着那罪有應得的波琳娜，她是這樣令人難以了解，而且缺乏媚人之術的。可是，現在，當祖母剛好表演出一幕賭博的驚人的行動以後；現在，當這老太太的人格這樣清楚地，標準地顯露出來，誰都知道她是粗魯，倨傲，『與死爲鄰』的一個老婦人以後；現在，當每件事情表現出失敗了以後，——什麼，現在，祖母正像在玩着多刺之地的小孩一樣快樂

一啊。『仁慈的主啊！』上帝赦免我，我當着狠毒的笑在思索着，『祖母每一次下着十個「久爾登」的注一定使到將軍心痛，德格利厄司發瘋，而且令迷爾。德康琨癲狂，看見這種在她唇前搖擺不定的羹湯啊。』別一個原因是，祖母雖然在賭贏而興高彩烈中，左右施捨，把每一個人看成乞丐，却對着將軍聲明不給任何錢給他；這說明這老太太是下了決心，非達到她的目的不止了。是的，危險還在當頭出現。

這些思維都在幾分鐘間從我的腦子裏閃現着；當我離開老太太的房間，跑到頂層樓我自己的房子裏去的時候。最激動我的是這樣的事實，我已經知道這幕劇裏面各種角色的最重要的關鍵所在，可是一直到現在却還不明白這裏面的方法和祕密。因為，波琳娜對我還完全未曾開誠佈公。雖然，有時，在無意間，她也許向我吐露了一些心事，可是我注意着大都是——事實上，幾乎時常是——由她用一笑來抹煞，或者變得混亂起來，或者故意地把態度弄得格外糢糊。是的，她一定有了許多事情不肯告訴我。但我有了一種預感，以為這樣緊張而神祕的情形快要結束了。再來一擊，一切便

都完了，揭露出來了。關於我自己的幸福，我雖然很是關心，却沒有計算。我是在一種奇異的地位下面，只有二百「久爾登」，一籌莫展，沒有職業，沒有糊口之資，沒有一星兒的希望，沒有一點兒關於未來的計劃，但我仍然是毫不關心。我如果不是這樣關懷着波琳娜，一定會在這辛酸的喜劇中嬉笑怒罵，大快其意。但只要一想到波琳娜，便使我痛苦。她的命運已經決定，我已經有所預見了；但還不是那，使我感到這樣不安。我的眞正的願望，是去探出她的祕密。我要她到我此地來說，『我愛你；』如果她是不來，或者如果這樣的想像是一種荒謬的想像——那麼，此外我還要些什麼呢。甚至便是現在，我還是不曉得要些什麼。我覺得像個失路的人一般。我只渴慕着在她的面前，希望在她的光明和榮耀的圈子裏面——希望現在在那兒，將來也在那兒，終我的一生都在那兒。此外，便非我所知的了。我怎樣能夠離開她呢？

到達旅館的第三層樓的時候，我忽而震動了一下。我剛剛跑過將軍那套房間，忽而覺得有擧頭四望的必要。在門外二十步左右的距離，波琳娜正好迎面而來啊！她看

見我時，踟躕了一下，跟着便招呼着我到她那邊去。

『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

『靜着！不要這樣高聲。』

『剛才是心血來潮，』我耳語着，『於是我四邊一望，便看見你了。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種電力發散出來呢。』

『拿着這封信，』她蹙着額地繼續說下去（她大概連我的話都沒有聽，她是這樣有成見），『親手地把牠交給亞斯里先生。請你儘量趕快地去，不須覆信。他，他自己——』她沒有把她的話說完。

『給亞斯里先生？』我有些驚異地問着。

但她又是不見了。

啊哈！這兩人間有了這樣親密的關係啊！不管怎樣，我出發去尋覓着亞斯里——首先到他的旅館，跟着便到巧辛奴，在那兒我在那些客廳上打轉着，都沒有找到。最

後，煩惱，而且幾乎絕望，在我的歸途上才碰到他，雜在一羣英國小姐和紳士們中間，他們剛是出來乘馬的。招呼他停下來，我拿出這封信給他。我們幾乎連彼此相視的時間都沒有，但我猜想他是故意這樣迅速便再騎上他的馬背的。

那時，妬忌是不是在我的裏面嚼嚙着我呢？無論如何，我覺得十分懊喪，雖然我是不願意去假定他倆間的關係的。只要想他是她的親信者啊！『我的朋友，我自己的親密的朋友！』這種思想經過我的腦子裏。但這裏面是不是包含着任何愛情呢？『自然是沒有，』理性這樣告訴我。但理性卽時便消失了。我覺得事情一定必須弄清楚，因爲牠是變得這樣不快地複雜起來了。

我在旅館幾乎還沒有停足的時候，經理人和旅館老闆（後者特地從他的房子跑來）都來告訴我他們到處在尋找我——將軍已經三次派人來探問我到底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當我跑進他的書房的時候，我只是感到不快。我看見將軍自己，德格利厄司，以及迷爾·布蘭希都在那兒，但她的母親却並不在，她只是這樣一個人物由她的有名

的女兒用來裝點門面而已。因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由這女兒親自出馬，她的母親好像是連知道也不大知道的。

一些熱烈的討論正在進行着，同時書房的門是開着——這是一種從前未有的情形。當我跑到門口的時候，我聽見一陣高聲喧譟，因為在德格利厄司無禮而惡毒的腔調和迷爾．布蘭希的興奮，傲慢，陵人的口氣中，將軍用着憂愁的哀訴，明顯地企圖對於他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有所說明。但當我到來的時候，每個人都停止着不說話，想把臉色裝得好看一些。德格利厄司在梳光着他的頭髮，把發怒的臉裝上微笑——一種我所憎惡的卑鄙的，虛偽的，法國式的微笑。同時這位頹喪的，困惱的將軍裝着一種尊嚴的神氣——雖然只是一種機械的方法。另一方面，迷爾．布蘭希卻不曾想把她臉上的怒容隱藏起來，只是用着一種不耐煩的等待神氣俯視着我。我可以指出來她一向對待我是完全傲慢無禮的，時常是把我對她的施禮置之不理。

『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將軍用着親熱的譴責的口氣開始着，『我可以向你說

嗎，我覺得奇怪，異常地奇怪，那是——。總之，你對於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行爲——。一句話，你的——的——極端地——』

『啊！不只是這樣，』德格利厄司用着不耐煩和藐視的腔調插入着，（明顯地他是這密會裏的領袖）。『我的親愛的先生，你是將軍自己的一家人啊。他所要說的是他勸你——他十分懇切地求你——不要毀壞他。我這樣說，因爲——』

『什麽？什麽？』我插入着。

『因爲你使你自己成爲這樣的引導，這樣——我應該怎樣說呢？——做着老太太的引導，她是一個可怕的老婦人啊。但她將把她所有的東西都賭光——像Thetledown般的賭光了。你，你自己，看見過她的賭博。她有一次嘗到賭博的滋味，便將永遠不願離開輪盤的賭台。她將因爲她的乖戾，怪癖，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拿來賭博，都拿來輸光。問題便在她是一個不能和賭博離開的一個賭徒。於是——於是——』

『於是，』將軍斷言着，『你將毀壞了我的整個家庭。我和我的家庭是她的後嗣，

因爲沒有誰和我們一樣是她血肉的關係的了。我坦白地告訴你，我的事業是大大地不行；你自己也已經明白了大半了。如果她把大部份或者全部的家產輸光，我們將變成怎樣——我的孩子們將變成怎樣』（此地將軍和德格利厄司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或者，我將變成怎樣？』（此地他凝視着迷爾．布蘭希，她却藐視地把她的頭轉開）。『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我求你救救我們。』

『告訴我，將軍，我怎樣才能夠這樣做呢？我現在是站在什麼地位上面呢？』

『不要帶她到處跑。讓她自己去。』

『但她很快便會找人來代替我的地位了？』

『不只是這樣，不只是這樣，』德格利厄司再插着嘴。『怎樣的魔鬼啊！不要離開她，而是誘勸她，引導她，把她拉到旁的道路上面去。無論如何，不讓她賭博；替她想出一些相反的有趣事情來做。』

『我怎樣才能夠那樣做呢？還是你來擔當起這個責任吧，德格利厄司先生！』我

盡可能天眞地這樣說，但卽刻便看見迷爾•布蘭希傳遞着興奮的疑問眼光給德格利厄司，而在德格利厄司的臉上亦溢現出一種他所難以壓抑下去的神情。

『啊，此刻她是不能夠接受我的勸慰的，』他作態地說。『但如果，後來——』

此地他再給迷爾•布蘭希另一下滿有意義的眼色；於是她跑到我身邊來，帶着一種惑人的笑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魔鬼抓牠，她的鬼態度是多麼能夠隨時變化啊！此刻她的態度是多麼懇切，表情的溫柔就和微笑着的嬰孩一般啊。偸偸地把我從大衆中拉開，就像要把我完全拉到旁的地方去一般；雖然她這樣做沒有給我任何妨害——因爲這只是一種蠢笨的奸計，此外再沒有什麼了——但已經給一種老大的不快了。

將軍匆忙地給她一種援助。

『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他開始着，『恕我剛才所說的話——說得有點過分了。我懇求着你，我吻着你的衣裾，像俄國的諺語所說一般，因爲你，只有你，才能夠搭救我們啊。我和迷爾•德康琨，以及我們全體都在求你——。可是你明白了，還是不

明白呢？眞的你明白了？』他用着眼睛向迷爾‧布蘭希示意。眞的他的樣子是痛苦萬分了。

這時，門外有了三聲低細而嚴肅的扣門聲；門開的時候便看見一個臥女使女和站在她後面的普特匹慈——他們是祖母派來，要來請我到她的房子裏去的。『她在發着脾氣，』普特匹慈說着。

這時候，已是下午三點半了。

『我的女主人不能夠睡眠，』普特匹慈解釋着；『故此，在床上翻來覆去好一會之後，她忽而跳起身來，叫着她的椅子，並要我到此地來看你。她現在是在陽臺上。』

『何等奇怪啊！』德格利厄司叫喊着。

一點都不錯，我在陽臺上看見老太太——爲我的遲緩十分生氣，因爲她是不能夠忍耐着等到四點鐘的時候啊。

『把我抬起來，』她向着肩夫叫喊着，於是我們再到賭場去。

十二

祖母是在不耐煩而且易怒的狀態中。沒有疑問地輪盤賭已經把她弄昏了，因為她表現出對旁的事情都很冷淡，而且一般地似乎有點心慌意亂。例如，在路上她沒有問着我任何問題，只是當一輛富麗的四輪馬車從我們身邊跑過揚起一陣灰塵的時候，她才用手指了一下，問着，『那是什麼？』但甚至便在那時，她也表現出沒有心緒在聽着我的回答，雖然有時她的遐思是被一種猝然的，驟發的不安所阻斷。再便是，當我向她指着伯瑪振子爵和子爵夫人跑向巧辛奴來的時候，她只是心不在焉地把他們看了一看，冷淡地說着，『啊！』於是，她即刻轉向在我們後面跑着的普特匹慈和瑪莎，猝然高喊着：『你們為什麼要和我們一道來？我們並不想每次都把你們帶出來啊。即刻，回家去。』當僕從們向她急速鞠躬，跑回去的時候，她便再向我這樣說：『我只要你

來陪着我。』

到巧辛奴來，祖母像是被善待着的，沒有耗費了什麽，她便得到了她前次的地位，坐在收發賭注者的旁邊。我的意見是，雖然收發賭注者狀似平庸，蠢笨的職員——不管誰輸誰贏都不關心的——事實上却是站在賭頭方面，幫他吸引賭徒，關心賭頭的利益；也是因爲這樣，他們才能得到金錢和獎賞。無論如何，這輪盤賭場上的收發賭注者已經把祖母看作她的一種合法的犧牲品了：以後，便發生了像我們的一羣所預料的事情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當我到賭場去的時候，祖母卽刻命令我繼續下着一百二十個「久爾登」的注在每次的零字上。一次，二次，三次我這樣做，但零字還沒有轉上來。

『再下着注，』祖母說，不耐煩地觸着我的手時，我依命而行。

『我們統共輸了好多次了？』她詢問着——在她的興奮中眞的磨着她的牙齒。

『我們已經輸了一千四百四十四「久爾登」了，』我回答着。『我告訴你，太太，那個零字或者會等到今晚才轉上來呢。』

『不要介意，』她插着嘴。『繼續下着零字，並把一千「久爾登」下在紅色上。此地便是銀行支票，拿去這樣做吧。』

紅色轉上來，但零字還是沒有，我們只是得到一千「久爾登」回來。

『但是你看，你看！』老太太耳語着。『我們現在差不多又是撈回我們的本錢了。再試着零字。讓我們再試着十次零字，然後再放棄牠。』

但是，到了第五次，祖母便對她的計劃覺得厭倦起來了。

『讓那個零字給魔鬼抓去吧！』她高叫着。『下着四千「久爾登」在紅色上面。』

『但是，太太，這一下的冒險是會太大了！』我勸諫着。『或者那個紅色不會轉上來呢？』祖母在狂的興奮中幾乎打着我。她的焦急很快地弄得她變成喜歡叫鬧。因此，只好照她的命令，把四千「久爾登」下在紅色上面，再沒有旁的辦法了。

輪盤在轉着，祖母像棒一般直地坐着，態度驕傲而安靜，對於她的勝利像是連一點懷疑都沒有。

『零！』收發賭注者高叫着。

開始的時候，這老太太還沒有把這裏面的情形弄清楚；當但她看見那位收發賭注者把她四千「久爾登」以及台上任東西都掃去的時候，她卽刻認清楚這個零字等候了這麼久，幾乎喪失了我們二千「久爾登」的，結果，像故意鬨我們的玩笑般，驟然間出現了——什麼，這老太太開始在咒咀着牠，坐臥不安，在大衆面前哀號着，手脚揮舞着。眞的，一些在我們附近的人們都失聲地笑將起來了。

『想一想那個値得咒咀的零字現在會轉上起來啊！』她啜泣着。『該被咒咀，該被咒咀的東西啊！這全都是你的罪過，』她再說下去，在瘋狂中環視着我。就是你勸我不再去下着零字的注啊。』

『但是，太太，我只是向你解釋着賭博上的情形呢。我怎樣能夠担當起你所碰到

的任何不幸呢？』

『你和你的不幸！』她惘嚇地耳語着。『去！卽刻滾蛋！』

『那麼，再會了，太太。』我轉身要跑。

『不；不要跑，』她迅速地說着。『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你爲什麼要離開我呢？你這笨貨！不，不；不要離開此地。我才是笨貨啊。告訴我，我應該怎樣做呢。』

『我不曉得應該怎樣勸告你，因爲如果我是這樣做的時候，只會受到你的責罵。聽從尊便地賭吧。淸楚地說着你要下什麼的注，我便替你下着。』

『很好。再下着四千「久爾登」在紅色上面。把這張銀行支票拿去吧。我的現銀還有二萬盧布。』

『但是』我耳語着，『這麼多的錢——』

『不要介意。我不能夠睡覺，直至我把輸去的錢贏回來的時候。下着注吧！』

我下着注，輸了。

『再下着注，再下着注——一次下着八千啊！』

『我不能夠，太太。最大的數目只允許下着四千「久爾登」。』

『那麼，好吧，就下着四千。』

這次是勝利了，祖母有點高興起來了。

『你曉得，你曉得！』她高喊着，觸着我的肘。『再下着四千吧。』

我這樣做着，又是輸了。一次又是一次，我們都是輸了。

『太太，你的一萬二千久爾登已經輸光了，』最後，我這樣報告着。

『我曉得了，』她囘答着，似乎帶着一種沉靜的絕望。『我曉得了，』她又是喃喃着，直視着她的前面，像是一個發狂的人一般。『啊，一定要再賭另外的四千「久爾登」，我才能夠休息。』

『但你已經沒有錢可以那樣賭下去了，太太。在這個袋裏只有幾個小錢。幾張公債票和電匯票——沒有什麼現錢了。』

『我的銀袋裏呢？』

『亦只有一點點。』

『但此地難道沒有找銀舖呢？他們告訴我說這些票都可以換現錢的？』

『不錯；要看有好多折。但你一定會受了虧，這樣的生意是連猶太人都要受嚇的。』

『廢話！我決心要撈回我的本錢。帶着我去，把那些蠢笨的肩夫叫來啊。』

我把椅子從大衆中間推出來，肩夫也來了，我們離開着巧辛奴。

『快些啊，快些啊！』祖母命令着。『把找錢舖最近的地方指給我看。是不是很遠呢？』

『只有幾步路，太太。』

在栗子巷轉角的地方，我們碰到我們大隊全體了——將軍，德格利厄司，迷爾•布蘭希和她的母親。只有波琳娜和亞斯里先生不在。

『啊，啊，啊！』祖母叫喊着。『但我們沒有時間停下來了。你們要些什麼呢？我不能在此地和你們談話啊。』

『她把今早贏來的錢都輸光了，』我耳語着，『還有她自　本來的一萬二千「久爾登」也都失去。此刻我們要去找換一些公債票。』

德格利厄司頓足叫苦，急速把這消息傳遞給將軍。同時我們繼續在推着老太太向前跑。

『阻住她，阻住她，』將軍在驚惶中耳語着。

『最好還是你自己來阻住她，』我回答着——也是用着耳語。

『我的仁慈的母親，』他說着，走近她的身邊，『——我的仁慈的母親，請讓，讓『（他的聲音開始戰抖而下沉）『——讓我們雇一輪馬車，到四處玩玩吧。在這附近便可以領略一種迷人的風景。我們——我們——我們剛要來請你去玩一玩呢。』

『讓你和你的風景都滾蛋吧！』祖母生氣地說，用手揮之使去。

『那兒有着樹林，我們可以在下面喝着茶，』將軍繼續着——現在是在一種完全絕望的狀態中。

『我們飲着牛乳，在那些茂草之上，』德格利厄司補充着說，用着野獸一般的叫聲。

『飲着牛乳，在那些茂草上面』——這是波斯的資產階級的牧歌和理想——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然和眞理」上面！

『算了，你和你的牛乳！』老太太叫喊着。『你自己如果喜歡便請自己去灌個飽，我的口胃是太不喜歡這種東西的。你停在此地幹什麼呢？我沒有什麼可以和你說的了。』

『此地便是，太太，』我宣稱着。『此地便是找錢舖了。』

我跑進去找着錢，祖母却留在外面的門廊下，旁的人們都在一個距離不遠的地方等候着，在懷疑着他們到底有沒有好辦法。結果，老太太這樣的怒視着他們，他們只

好離開，自向巧辛奴跑去。

找錢的手續包括着複雜的計算，必須要我重新到祖母這兒來，請她下主意。

『這些盜賊！』她叫喊着，拍着她的掌。『可是，不要介意。就把牠兌成現錢，——不；把那銀行家喚出來見我，』她思索了以下，再這樣說。

『是不是只要一個書記便可以了，太太？』

『是的，要一個書記。這些盜賊！』

那位書記答應跑出來，當他曉得當事人是個不能跑路的老婦人的時候；跟着祖母開始用着很大的氣力譴責他，混雜着俄國話，法國話，德國話，罵他的重利剝削——我替她當繙譯。同時這面孔嚴肅的辦事人看着我們，靜默地點着他的頭。對於祖母，他特別出奇地看着，幾乎是達到無禮的地步。結果，他也在笑着。

『請你自己定一定神！』祖母叫喊着。『是不是我的錢梗住你的咽喉呢！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告訴他，我們很容易可以和旁的人們交易了。』

『書記說旁人將給你比他還要少的。』

我不能夠很清楚地記起是打了好多折，總而言之是可怕的。收到金子一萬二千佛路林斯，和一張賬單，我把牠拿出來交給祖母。

『啊，啊，』她說，『我不是會計員。讓我們趕快地跑吧，趕快地跑吧。』她把那賬單丟在一旁。

『不管怎樣，不要把注下着那鬼東西的零字，也不要把任何一個銅板下着那同樣可咒咀的紅色上面，』我對着自己喃喃着，當我跑進巧辛奴的時候。

這時我盡我的能力規勸着祖母儘量下着小小的賭注——告訴她等待機會到了的時候，才可以任意下着大注。可是，開始的時候她雖是聽從我的說話，不一會她便變得這樣不耐煩，再不能制止着她了。在開端的時候，她贏了一兩百個「久爾登」。

『哪，你看！』她說着，觸着我的肘。『看我們贏了多少了！眞的值得一次下着四千而不是一百，因爲這樣我們才可贏回另外的四千，——於是！啊，以前都是你的錯

誤——都是你的錯誤啊。』

我在這樣守住她賭博的時候覺得老大的不快，但我決定不再開口，也不再給她任何忠告。

驟然地，德格利厄司跑到此地來。似乎一直到這個時候，他和他所有的伴侶都在我們的旁邊窺視着我們——雖然我看出迷爾。布蘭希是比其他的人們特別站得退後，正在那位王子在吊膀子。明顯地，將軍對於這點是大大的不快。眞的，他是在一種十足苦痛的狀態中。但迷爾當心着不去看他，雖然將軍是在盡他的能力想引起她的注意。可憐的將軍！他的臉色忽紅忽白，而且抖顫着到了這樣的程度，幾乎不能夠注意及老太太的賭博了。結果迷爾和那位王子離開了賭場，將軍亦跟着他們跑。

『太太，太太，』德格利厄司用着甜蜜的語音向着祖母耳邊低語着。『那樣的賭法將永遠不會賭贏。不，不，那是不可能的，』他紐轉着頭，用俄國話再說着。『不，不！』

『但爲什麼不呢？』祖母問着，轉了一轉。『告訴我應該怎樣賭。』

即刻地德格利厄司用着法國話喋喋地勸告着，跳來跳去，宣稱着這樣那樣的機會應該等候着，而且開始地在計數着那些數字。這一切他都向我說，靠我的力量來替他繙譯——同時用着他的手指拍着台子，而且指來指去。結果，他拿到一枝鉛筆，開始在紙上計算着總數，直至他弄到祖母完全不能忍耐了。

『滾你的蛋吧！』她插着嘴。『你說的只是一些毫無意識的說話。因爲雖然你不斷地在說着『太太，太太，』你一點也不曉得應該怎樣做。滾你的蛋吧，我說！』

『但是，太太，』德格利厄司喁喁着——一直又是開始着他的絮絮不休的教訓。

『依照他所說的賭一次，』祖母向着我說，『然後我們便可以看個明白。自然，他或者會賭贏。』

事實上，德格利厄司惟一的目的只是想使老太太不下着大批的賭注；因此他現在向她提議下注要下在某些數字上面，單數的以及複數的。依照着他的教訓，我在二十

以內的幾個單數字上各各下着十個「久爾登」，並在那些複數字上各各下着五十個「久爾登」——從數字十二到十八，從十八到二十四。總數共下了一百六十個「久爾登」。

輪盤在轉着。『零！』收發賭注者叫喊着。

我們全部都輸了！

『這笨貨！』老太太轉向德格利厄司叫喊着。『你這鬼法國人，想一想你對於我的規勸啊！滾你的蛋吧！你雖然在此地絮絮不休，實在却連你是在說些什麼都還不曉得啊。』

深深地被觸犯着，德格利厄司聳着他的肩，給了祖母一下藐視，便跑了。好一會他羞於在人叢中間被人家看見，並且終於懷恨在心。

一個鐘頭以後，我們把一切都輸光了。

『回家去！』祖母叫喊着。

一直跑到栗子巷那邊去，她是一句話都不說；但跟着，一直到我們跑到了旅館，

她不斷地叫喊着『我是怎樣的一個笨貨！一點都不錯，我是怎樣的一個老笨貨啊！』

到達了旅館之後，她叫着茶，跟着便吩咐把行李收拾起來。

『我們又要再跑了，』她宣稱着。

『但到什麼地方去呢，太太？』瑪莎問着。

『干你什麼事？打理你自己的事情吧。普特匹慈，把什麼東西都收拾起來，因為我們即刻便要回莫斯科去啊。我已經糊裏糊塗地賭輸了一萬五千盧布了。』

『一萬五千盧布，仁慈的女主人啊？我的上帝！』於是普特匹慈吐着口水在他的掌上——大概是表示出他是準備着為她赴湯踏火。

『那麼現在，你這笨貨啊！你即刻地開始着你的哭泣和哀號了！應當安靜，收拾行裝。還要跑下樓去，把我的旅館單拿上來啊。』

『第二次車是九點半鐘開，太太，』我從中插入着，想去減少着她的焦急。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呢？』

『八點半。』

『多麼討厭啊！但不要介意。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我連一個戈比都沒有賸下來了：我只有這兩張銀行支票。請到收找鋪替我換一換啊。否則，我是連旅費都沒有了。』

奉她的命令而去，在半個鐘頭以後回來的時候，我看見我們的這個團體全都到她的房子裏來了。她的即刻便要回莫斯科去的消息使這羣同謀者吃驚的程度顯出比她賭輸錢這回事還要利害些。因爲，他們說，雖然她一回去可以保全她的財產，但將軍的後來將變成怎樣呢？誰來付還德格利厄司的錢呢？明顯地迷爾•布蘭希不允許等候到祖母之死，而是即刻便要和王子或者旁人成其好事了。故此他們都聚集在一塊——想來使祖母安靜和加以勸阻。只有波琳娜沒有到。她看清楚祖母對這一羣人，不會表示什麼，只有一頓臭罵。

『滾你們的蛋吧，你們這些棍徒！』她在吵鬧着。『我的事和你們有什麼相干呢？

爲什麼，尤其是，對於你——』此地她指着德格利厄司——『帶着羊鬚到此地卑躬屈膝做什麼呢？而你對於我』——此地她轉向迷爾·布蘭希——『究何所求呢？何所苛求呢？』

『見鬼！』迷爾低聲喃喃着，眼睛却閃着發怒之光。於是，她忽然間失聲地笑將起來，離開了房子——一面這樣做，一面對着將軍叫喊着：『她是老而不死！』

『故此你在計算日子等候着我的死，是不是？』老太太口裏吐出口沫來。『滾你的蛋！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把他們趕出去吧。這干他們什麼事？我在傾家蕩產的錢並不是他們的，却是我自己的啊。』

將軍聳着他的肩，點頭而退，德格利厄司跟在他的後面跑着。

『叫普歷司苦魏亞來，』祖母命令着，在五分鐘之內瑪莎便把波琳娜帶來，她本來是在她自己的房子裏和孩子們在一塊的（故意在那天不離開房子）。她的臉上表現出嚴肅而憂傷。

『普歷司苦魏亞，』祖母開始說着，『是不是我在道旁聽到的消息是眞的——例如，你的笨義父是不是想和那個蠢玩具法國婦人結婚——那個女戲伶，或者是更壞一些的賤貨啊？告訴我，是不是眞的？』

『我並不十分確定的知道，祖母，』波琳娜回答着：『但從迷爾•布蘭希的表示看起來（因爲她似乎不想保藏着什麼祕密）我認爲是——』

『你不用再說下去了，』祖母插着口。『我明白這裏面的情形了。我時常想他一定會幹出這樣的事情來。因爲我常是把他看成一個無用的，蠢笨的人物。他却時常流露着無禮的態度，因爲他是一個將軍的這個事實（雖然他將軍這樣事實上只是一個退職的大佐）。是的，我曉得全部的電報在質問着究竟「是不是這老婦人很快便死去了。」啊，他們在窺伺着遺產！沒有錢，那個賊婦（她的名字叫什麼？——啊，德康瑕。）便做夢也不要這位將軍和他的假牙齒——不，便讓他當她的僕人她還不要——因爲，他們說，她自己擁有巨資，專來借給人家，剝取利息，並且從中取利。不管怎樣，我所

要責罵的並不是你，普歷司苦魏亞；打那些電報去的並不是你。而且，那已是過去的了，我也不想舊事重提。眞的，我知道你的性格是悍潑的——就和黃蜂一般，誰觸着牠，就刺誰；但我仍然爲你心酸，因爲我愛你的母親，加德琳娜啊。現在，你是不是願意離開此地的一切，和我一道跑。否則，我不曉得你將來會變成怎樣，而且你繼續再和這些人住在一塊是不好的啊。不，』她插入着，當她看見波琳娜想要說話的時候。『我還沒有說完。我並不希望你的回答。我的在莫斯科的房子，你是知道的，像皇宮般寬闊，如果你喜歡的時候，你可以獨佔一層樓，經常不和我見面都是可以。你願意和我一道去呢，不願意呢？』

『第一步，讓我問問你，』波琳娜回答着，『你是不是卽刻便想離開此地呢？』

『什麼？你以爲我是在說笑的麼？我說一聲去，便是去。今天我在你們的鬼輪盤賭博上賭輸了一萬五千盧布，雖然在五年前，我答應着莫斯科近郊的一些人民，要替他們築着石墓來代替木頭的，可是我却在此地浪費去我的金錢！不管怎樣，現在我是

要去建築着我的教堂了。』

『但關於你的疾病的水醫法的治療呢，祖母？眞的，你到此地來是爲着水醫法治療的？』

『你和你的水醫法！不要激怒我，普歷司苦魏亞。眞的你想激怒我嗎？那麽，說吧：你是不是願意和我一道去？』

『祖母，』波琳娜深思地回答着，『我是十分感激你，要來這樣的庇護我。而且在某種限度之內，你是把我的地位推測得很對的。而我願意和你住在一塊，很快便到你那邊去，也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的。但這裏面仍然有些重要的理由，使我不能卽時地下着決心。如果你讓我有了兩個禮拜的考慮——？』

『你便是說，你不願意和我一道去了？』

『我只是此刻不能夠和你一道去。無論如何，我不忍離開在此地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因爲——因爲——如果我離開他們，他們便會完全被拋棄了。但如果，祖母，你

願意把這些小孩子和我一道帶去，那麼，自然，我能夠和你一道去，而且可以盡我的能力來服侍你』（她很是懇摯地說出這些來）。『只是沒有帶着小孩的時候，我便不能夠去。』

『不要說得這麼多』（事實上，波琳娜從不會多說話，或者哭泣的）。『偉大的義父能夠替他自己的兒子們設法的。沒有孩子們，你便不去？但想一想啊，普歷司苦魏亞。我願意你好，沒有旁的什麼，只願意你好。但我仍然曉得你爲什麼不和我一道去的理由呢。是的，我是什麼都知道了，普歷司苦魏亞。那個法國人是不會給予你任何幸福的。』

波琳娜眼熱，臉紅了，我亦不覺驚起着。『就像』我自己思索着，『每個人都知道這回事情一般。或者只有我一個人是傻瓜了？』

『現在，現在！不要縐眉。』祖母繼續說下去。『我並不是故意要說掃興話。你要當心，才不會碰到釘子啊？你是一個有意識的女郎，我爲你担憂——我對待你和對待

旁的人們不同，是另眼相待的。現在，請你離開我吧。再會。』

『但讓我再在此地伴你一下吧，』波琳娜說。

『不，』祖母回答着，『用不到這樣。不要騷擾我，你和他們全體都已經厭倦着我了。』

可是當波琳娜要去吻着祖母的手的時候，這老太太把牠縮退了，她自己却去吻着這女郎的頰。當她從我身邊跑過的時候，她給了我秋波一盼，於是很快地把她的眼睛避開。

『我們也是再會了，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火車還有一個鐘頭才要開，我想你一定也是對我覺得討厭起來了。把這五百「久爾登」拿去吧。』

『我十分感謝你。太太，但我是羞于——』

『拿去，拿去！』祖母這樣有精力地叫喊着，帶着一個恫嚇的態度，使我不敢再拒絕她了。

『當到莫斯科的時候，如果你是沒有棲身之地，』她再說着，『到來見我，我一定要替你介紹一件事情做的。現在，普特匹慈，都東西準備好啊。』

我跑上我的房子，在床上躺下。整個鐘頭我都是這樣躺着，把我的頭枕在我的手上。危機已經到來了！我要好好地來思維一下。明早，我該和波琳娜一談。啊！這位法國人！那麽，這是眞的了？但怎麽會這樣呢？波琳娜和德格利厄司！是怎樣的一種配合！

不，這是太過不可能的。驟然間我忽而有了這樣一種思想，想找到亞斯里強逼他來說個淸楚。那是無疑的，他比我知道得更多。亞斯里？啊，他是我所要解決的另外一個問題啊。

驟然地，門口有人打門，我把牠開了，看見普特匹慈在外面等候着我。

『先生，』他說，『我的女主人來請着你。』

『眞的？但她不是剛剛啓程了嗎？火車還共有十分鐘便開行了。』

『她是不安，先生；她不能夠休息。迅速地來，先生；不要延緩。』

我即刻走下樓去。祖母剛從她的房子裏被抬出來，跑到迴廊上去。她拿着一束鈔票在她的手裏。

『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她叫喊着，『在前頭跑，我們再要去了。』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太太？』

『我不能夠安息，直至我把我的本錢撈回來的時候。向前跑啊，不要問我任何問題。賭博一直繼續到中夜，不是嗎？』

好一會，我嚇呆地站立着——站立不動地在沉思着。但不久，我便下着決心了。

『請答應我，太太，』我說，『我不能夠和你一道去。』

『爲什麼不呢？你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此地個個都是無用的蠢材啊？』

『原諒我，但我覺得倘沒有什麼該受責難的地方的。我只是不願意去。我只是不想去參觀或者幫忙你的賭博。我再求你讓我把五百「久爾登」歸還你。再會了。』

把銀子放在祖母剛要經過的一隻小台子上，我點首而退。

『是怎樣的笨貨啊！』祖母在我的後面吵鬧着。『那末，很好。不要來，我自己會去的。普特匹慈，你一定要和我一道來。把椅子抬上來，把我帶去啊。』

我找不到亞斯里先生，跑回家來。現在漸已夜晚了——是過了午夜，但我隨後從普特匹慈那兒聽到祖母這天的結果是怎樣。牠把那些我替她找來的錢都輸光了——總數差不多是一萬盧布。她這天的賭博是受了那個在午後祖母給了他二十「久爾登」的波蘭人的指導的。但在那個波蘭人未來之前，祖母是命令着普特匹慈替她下注的。到後來，祖母便也不要他了。於是那個波蘭人乘機而至。不但是因為他懂得俄國話，而且是因為他也能夠說得三種混合着的方言，因此這一對算是能夠互相了解了。可是這位老太太不管這波蘭人對她的恭敬的態度，仍然沒有停止着不去罵他，並且不悅意地把他和我拿來比較（所以，普特匹慈，終於宣稱着）。『你，』這老僕人對我說，『像紳士般對待她，但他——他對她左搶右刼，我自己親眼都是看見的。她捉住他兩次，高聲

地叱責着他。有一囘，她甚至於挽着他的耳朶，惹得旁邊的人都笑將起來了。可是，先生，她仍輸個精光，——那是說，你替她找換的錢都輸完了。於是，我們把她帶囘家來，要了一些水和誦了她的祈禱詞之後，她便睡覺去。她是這樣疲倦，躺下去馬上便睡熟了。上帝給予她甜美的夢啊！這便是到外國來旅行所賜給我們的了！啊，我自己的莫斯科啊！在莫斯科，我們在家中有什麼不足呢？像此地所不能看見的花園，新鮮的空氣，開花的蘋菓樹，和美麗的風景，故鄉才有。啊，但她，一定要到外國來旅行幹什麼呢？唉！唉！』

十三

幾乎過了一個月之後，我才又開始着這些深於憂患的記錄。以前我所學得的危機現在已經到了，但比我所逆料的還要百倍緊張和出乎意料之外。對於我，這全都像是

奇怪的，罕有的，和悲劇的。有一些遭遇簡直是離奇得難於置信的。無論如何，我有着這樣的考察。我認爲他們最低限度有着這種關係。在這些事情的漩渦中，我被捲入着。但奇異的是我在這裏面扮演的什麼角色，我一向都是弄不清爽的。但現在實際上的危機已經像夢般過去了。甚至連我對於波琳娜的熱情也已經銷沉了。那種熱情是像我一向所想那麼強烈和高尙嗎？如果是這樣，現在又變成怎樣了？有時我幻想着我一定是發狂了；我現在一定是坐在癲狂院裏面；這些事情像是已經碰到；又像是再要碰到。

我在安排着，和再檢閱着我的鈔票（或者是藉以證實我並不是在癲狂院裏面）。現在，我是寂寞而且孤獨。秋已到了——葉也黃落了。我沉思地在這悲傷的小城裏坐着（這德國的小城是怎樣一個悲傷的小城啊！）完全沒有顧念着將來，只沉溺着在懷舊的暴風雨中，回味着新近捲入愛的漩渦而又被丟棄了的酸辛。有時，這暴風雨似又再要來了，似乎又再從我的頭上經過，把我捲入牠的懷抱裏面，使我又再失去了意識，

昏迷惶惑，繼續地在漩渦裏轉着，轉着。

但我如果能把剛過去一月的那筆糊塗賬清楚，我便可以使我不再在旋轉着了。有許多的晚上我沒有一事可做，很有點想執筆來寫一寫了。但奇怪得很，近來我很喜歡讀英・保羅德郭克的著作，讀的是德文譯本，從一個可憐的地方圖書館借來的。這些著作我讀得不耐煩，却仍然還是讀下去，以此自覺驚異。我像是有點害怕任何嚴肅的書籍——生怕牠又會惹起我的舊恨新愁。我的舊夢對於我是這樣的珍重，所有的舊傷痕對於我是這樣寶貴，使我不敢再有着任何新的想像，生怕牠如煙般地消滅。但舊情對我是這樣珍貴的嗎？是的，牠對我是這樣珍貴，牠將在我的囘憶裏永遠新鮮——甚至便在四十年以後，也還是這樣。……

所以，我只能夠把牠很簡略地寫出一部來，要把全部的印像寫出來是不可能的。

首先，讓我來結束着祖母的故事。第二天她把她所有的「久爾登」都輸完了。事情是一定要這樣碰到的，像她這一類的人物，急轉直下的陷落，就和電車從高坡上滑下

來時一般。牠整天的賭着，直到晚上八點鐘；雖然我自己沒有親自看見她的功績，過後却從旁人的口裏聽到。

整天，普特匹慈都在服侍着她；但指導着她賭博的波蘭人却不只換了一次。一開始，她便辭退着她前天所用的那個波蘭人——她曾經挽着他的耳朵的波蘭人——僱着另外的一個；但這後來的一個證明着比前一個更壞，她又是把他解僱，再請前一個波蘭人。這前一個波蘭人是自從解僱以後，繼續不斷地在祖母椅子旁邊跳來跳去，時不時把他的頭掛到祖母的肩上去的。結果，這老太太變成絕望了，因爲這第二個波蘭人，被解僱了之後，仍學習第一個波蘭人的榜樣，不肯跑開；結果是兩個波蘭人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地，站在祖母的兩旁；怎樣才能夠賭贏呢，這一對寶貝在爭吵着，互相責罵着彼此的下注，儞娘，儞媽地鬧個天翻地覆。最後，他們彼此得到了一種互相諒解的辦法，把錢隨便丟擲着，落在那兒，便把注下着那兒。又是再吵起來，於是他們兩人各在祖母椅子的一邊下着他們的注（例如，這一個波蘭人下注下在紅色上，另

外的那個波蘭人使下着黑色上），直至把祖母弄得頭昏眼花，弄得受驚受嚇，使她幾乎哭將起來，不得不報告收發賭注者的頭目要求保護，把這兩個波蘭人趕出去。不管這兩個棍徒的叫喊和抗議，說這位老太太欠他們的錢，說她欺騙他們，以及她的行爲是卑污，下賤，很快地照祖母的希望做到，把他們弄跑了。在那同一晚上，這不幸的普特匹慈帶淚地向我敍述着這條故事．——仲訴着這兩個波蘭人把他們的衣袋都塞滿着金錢了（他自己親眼看見他們這樣做），那些都是無羞地從他的女主人那兒偸去的。舉例來說，一個波蘭人要求祖母拿五十「久爾登」酬勞他，把這些錢拿來下注下在祖母的賭注旁邊。恰好她是贏了；於是他叫喊起來說贏的賭注是他的，祖母的是輸了。當這兩個波蘭人被驅逐出去，普特匹慈卽刻離開房子，跑去告訴管理人說兩個波蘭人袋裏裝滿着金子；祖母亦請求收發賭注者的頭目來淸查此事，於是警察來了，不管這兩個波蘭人的抗議（他們，眞的，是當場被獲（）他們的衣袋被翻轉出來，所有的錢都來拿還給祖母。事實上，因爲她整天的輸錢，巧辛奴裏所有的收發賭注員和管理人是很注

意她的。她的聲名也遠播全市，每一個國家在此地的旅客——甚至於是一些最知名，最出色的人物——都羣集到這兒來求一見『這位俄羅斯的老伯爵夫人，一個老不死的人物，』她已輸了『這麼多的百萬。』

雖然把那兩個波蘭人竊去的錢拿來還給祖母，可是仍然沒有什麼好處，因爲即刻便有第三位波蘭人來做祖母的指導人了——那人能夠說着流利的俄國話，穿得像一位紳士（雖然是一種僕人的款式）有了兩撇大鬍。他雖然對這位老太太這樣有禮，却和一些旁觀者通同來偸竊。總之，他不是來當一個僕役，而是來做一個東道主。每次，他總是轉向這位老太太，向她發着可怕的誓，說他是一個『光榮的波蘭紳士』，他不屑去拿她任何一個戈比。可是雖然他是這樣屢次發誓，結果還是使她吃驚了。表面上他是幫她一臂之勞，替她贏錢，使她覺得沒法趕跑他。一個鐘頭以後，那兩個驅逐過的波蘭人又來了，站在祖母的椅子後面，重新再來服務——像是被召而至一般。可是隨後我從普特匹慈那兒聽到，這兩個棍徒和那位所謂『光榮的紳士』，彼此在傳遞着眼

色，當他把錢遞到他們手裏去的時候。其次，便是，因爲祖母還沒有吃過點心——她幾乎一刻也不能夠離開她的椅子——兩個波蘭人中的一個跑到巧辛奴的酒館去替她拿一碗湯來，隨後又拿一些茶。事實上，這兩個波蘭人都在爭先奔走着。結果，當一天快完，祖母的錢也差不多輸光了的時候，可以看見站在祖母的椅子後面的不只六個波蘭人——這些傢伙在此刻以前是連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的。當她在賭着她的最後的鈔票的時候，他們再也不注意她了，只是跑進台前去，搶着那些錢來下注——同時爭吵着，辯駁着，和那位『光榮的紳士』鬧成一片（他同樣地是忘記了祖母的存在），把他和他們看成同樣貨色似的。甚至便當祖母的錢全部輸光，要回（將近八點鐘）旅館去的時候，有三四個波蘭人還捨不得離開她，跟她一路吵鬧着，說她欺騙了他們，要她把錯拿了的錢還給他們。便這樣，這一羣棍光一直吵鬧到旅館裏去，便自動地，迅速地跑掉了。

依照普特匹慈的計算，祖母那天所輸的，和前天的計算在一塊，共計九萬盧布。

她所帶來的任何股票——五厘債票，國債劵，本國借單，和所有的一切——她都找成現錢。再便是，我不能不驚異她在那樣一連七八個鐘頭中，都坐在椅子上，沒有離開一步。還有，普特匹慈告訴我，有了三回，她眞的開始要賭嬴；但是，卒爲希望所騙，她並不能夠及時地離開賭場。每一個賭徒都曉得，一個人怎樣能夠在賭錢時，夜以繼日地坐着，連動也不動一動。

在那同一天，我們的旅館中發生了另外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一早十一點鐘的時候——那是說，在祖母離開她的房子的時候——將軍和德格利厄司決定着他們最後的掙扎。換一句話說，在聽見這位老太太不願回去，而是再要到巧辛奴賭博這個消息以後，這一羣人全體（波琳娜是唯一的例外）都集合到她的房子來，爲的要向她有着最後的，最坦白的一次表示。但將軍爲了他的未來而戰慄，驚懼，不禁小題大做起來。經過半個鐘頭的祈禱，敦勸，而且承認他的欠債和對於迷爾•布蘭希的愛情以後（是的，他的神經已是十分昏亂了），他驟然間用着恫嚇的語氣來，向着這位老太太發

怒——說他在汚辱着家庭的光榮，在公衆前面玷辱着她自己，並且在敗壞着俄羅斯的美名。結局是祖母用着手杖把他趕出去（而且是眞正的手杖啊！）。在那天的早上，他和德格利厄司商量了幾回——他的問題是：是不是可以利用警察——告訴他們說『這個可敬的但是不幸的老太太，已經發狂了，她在傾蕩着她最後的一個戈比，』或者諸如此類的說法。總之，是不是有一種方法可以管理着，或者約束着這位老太太？不管怎樣，德格利厄司對此只有聳着他的肩，當着將軍的面前笑着，同時這位老軍人繼續不停地喋喋着，在他的書房裏跑來跑去。結果，德格利厄司揮着他的手跑去了。晚上的時候，大家才都知道他是在和迷爾．布蘭希有了一次祕密而且重要的會議以後，離開旅館了。至於這位迷爾．布蘭希在那天一早便下了决心，完全拒絕將軍到她面前去，連看也不看他一眼。眞的，甚至當將軍在巧辛奴追逐着她，碰見她那位王子手挽手地在跑着，他（將軍）從她和她的母親那兒所得到的是反眼若不相識。那位王子自己也不和他點首為禮。那一天剩下來的時間，迷爾．都用來打探着王子，並想使他宣佈着他

自己的實際情形；但在這一點上，她犯下了可悲的錯誤。這件小事情是在晚上發生的。驟然地，迷爾·布蘭希看清楚了這王子是不名一錢的，相反的，他想從她那裏借錢去從事着輪盤賭。在大大的不高興中她把他從她的面前趕跑，把她自己關在房子裏。

在那同一個早上我跑去看看——或者，不如說去窺探——亞斯里先生，但並沒有找到。不管在他的房子裏，或者在巧辛奴裏，或者在公園裏，都找不到他；那天，他也不像平時一樣地在他的旅館裏吃飯。可是，差不多五點鐘的時候，我看見他從火車站跑向英格他兒旅館去。他像是很匆忙，而且先有了成見，雖然我看出他的臉上並沒有什麼困惱和倉皇的痕跡。他向我伸出他的友誼的手，照常的叫喊着『啊！』但並沒有停止着他的大步。我轉着身子，在他的一旁跑着，但有點看出他的答復使我不能詳細問下去。還有，我覺得不願和他談起波琳娜。在他那方面，亦從未向我問及她，雖然當我在把祖母的賭博的成績告訴他的時候，他留心地，嚴肅地靜聽着，跟着便聳着他的肩。

『她是把她所有的一切都賭輸了，』我提醒着。

『眞的？她到巧辛奴來，是在我坐火車到旁的地方去之前，故此我知道她已經在賭博着了。如果有空的說話，今晚一定到巧辛奴去，把她看一看。這件事情使我覺得有趣。』

『你今天到過什麼地方呢？』我問——驚異着我直到這個時候才這樣問起他。

『佛蘭福。』

『有些事務？』

『有些事務。』

在這個問題以後，還有什麼話可以問呢？我伴着他一道跑，直至我們跑到苦鐵利旅館的時候，他忽而向我點着頭跑了。我自己亦跑回家來，並得到這樣的結論，以爲即使我在下午兩點的時候碰到他亦正和在五點時碰到他一樣得不到什麼消息，因爲我是不能向他問着詳細的問題的。命運決定是如此。對於我，要把眞正希望的問題提出

來簡直是不可能。

波琳娜那天整個兒不是消度着在公園裏和保姆，小孩們一塊，便坐在她自己的房中。已經是有了好久，她避開着將軍，幾乎連一句話都不向他說（我說的是幾乎連一句有關係的說話都不說）。是的，我曾經注意到了。還有，我雖然知道將軍所處的是什麼地位，可是從沒有想到他會避開着她，或者在家庭的意味上煩擾了她。眞的，當我和亞斯里先生談過話後，跑囘旅館去的時候，恰好碰到波琳娜和孩子們，我能夠看出她的臉上是這樣鎭靜，就像這家庭的混亂沒有影響到她一般。囘答着我的問候，她輕輕地點了一下頭，我脾氣很不好地跑囘我的房子裏去。

自然，自從和伯瑪振那個事情發生了以來，我和波琳娜彼此間沒有說過一句話，沒有任何交談過。可是我已是計竭智窮，因爲與時俱增，我有了一種煑熬着的不快。她便不愛我，也不應該這樣蹂躪着我，不應該這樣蔑視着我的自白，明顯地她一定知道我是愛她的（她自動地容許我去向她這樣說）。自然我們間的關係，是有點奇怪的。

差不多兩個月以前我便看出她是要把我認爲她的朋友，看作她的腹心——她是故意在試探着我；但因爲某項理由，結果沒有達到，遂使我們陷入現在這種奇怪的關係中，使我像往常一般地來向她求愛。同時，如果她對我愛她感到不快，她爲什麼不拒絕我向她表示呢？

可是她並沒有拒絕我。相反地，有時還是她請求我向她表示哩。自然，我是十分知道她只是由於淫蕩之故才這樣做出來——我只是注意得太清楚了！——故此，在她聽見我向她說着的情話以後，撒嬌地向我大發脾氣，驟然地用着蔑視，高壓的態度來困惱我。她一定知道，沒有她，我是不能夠生活啊。和子爵衝突的事情，過了三天之後，我再不能夠忍着這種孤獨的滋味了。那天下午，當我在靠近巧辛奴那兒碰到她的時候，我的心跳得那麼利害，幾乎使我發暈了。她也不能夠離開我，因爲她不是說過她需要着我嗎？難道那也只是說着玩嗎？

無疑地，她定有一些難言之隱。她和祖母所說的那場說話，很是使我心傷。不止

一千次，我要求她向我開誠佈公，她也並不是不曉得我是能夠爲她而犧牲生命。可是她仍然是拒人於千里之外，老用着一種藐視的態度來對待我。或者可以說她只要我像對子爵扮演那類的惡作劇，並不要我對於她生命的貢獻。啊，這一切難道不令我痛苦起來嗎？難道她的心眼中就只有那個法國人嗎？關於亞斯里先生，又是怎樣呢？這樣事情是太難明白了。我的上帝，這是使我多麽受罪啊！

囘家以後，在一陣瘋狂中，我如下地寫着：

『波琳娜．亞歷山大洛芙娜，我覺得我們彼此間開誠佈公的機會已經到了。因爲我曾經問過你——你不是需要着我的生命？如果需要，便請找我，如果必要的說話，我是時時刻刻都可以在我的房間裏守候着的。如果你需要着我的生命，便請示覆啊。』

我封着信，囑咐旅館的僕役送交收信者親收。雖然我沒有希望囘信，却在不到三分鐘之久僕人便囘來，帶着『某人的致意。』

跟着，在將近七點鐘的時候，我應着將軍之召到他那兒去。我看見他在他的書房裏，明顯地他是準備再出去，因爲他的帽子和手杖都放在沙發上面。當我跑進去的時候，他是站在房子中間——他的腳跨立着，他的頭垂下。而且，他正在自語着。我跑退了一步，準備走出房子。于是他用他的兩手捉住我，把我拖向沙發那邊去，自己坐下，並強逼着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于是，沒有放開我的手，便顫聲，灑淚地叫喊着：

『啊，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救我，救我啊！應該對我有點仁慈啊！』

有好久，我弄不清楚他的意思何在，雖然他不斷地說着，不斷地對着自己複述着，『要有點仁慈，仁慈！』結果，我總算是曉得他要我給他一些什麼善策——或者，只是因爲被每個人所擯棄，爲憂愁所壓損，忽而想起我的存在，便使人來叫喚着我，不住地談着，談着，藉以得到安慰。

事實上，他是這樣的混亂而且絕望，扣住他的雙手，他眞的跪下來求着我，要我

跑到迷爾．布蘭希那兒去，求她，勸她跑回到他這邊來，並且答應和他結婚。』

『但是，將軍，』我叫喊着，『迷爾．布蘭希大概是連我的存在都幾乎是沒注意到的呢？我能夠勸她做出什麼來呢？』

我對他的抗議是沒有効的，因爲他不能夠明白我向他所說的是什麼。跟着，他突然談起祖母來，但常是一些不連續的語氣——他的唯一的思想，便是要到警署去。

『在俄羅斯，』他驟然發怒的說，『或者在任何有秩序的國家裏面，都有着一個政府，像我的母親一樣的老婦人都受到很適當的保護。是的，我的好先生，』他繼續下着，陷入一種詬責的語氣，伸着足，開始在房子裏跑來跑去，『難道你不曉得這一點嗎』（他像對住角落裏他想像着的人物說話）『——難道你不曉得這一點嗎，在俄羅斯，像她這樣的老婦人一定是受到約束的。讓魔鬼把他們抓去吧？』他又是頹然地在他的沙發上坐下。

一分鐘以後，雖然啜泣着，而且幾乎斷了氣，他却一邊喘，一邊在說着迷爾．布

蘭希所以不肯嫁給他，是因爲祖母沒有死而是親自到此地來，使她知道遺產的無望。明顯地，他以爲我一直到現在，完全不明白這裏面的底細。當我提及德格利厄司的時候，將軍又是做出絕望的姿勢來。『他已經跑掉了，』他說，『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押給他。連我的皮都給他剝去了。甚至你從巴黎替我帶來的錢，我不曉得是不是還剩下七百法朗呢。自然，這個數目儘夠應付了，關於將來呢，我全不知道，全不知道啊。』

『那麼，你將怎樣付還你的旅館的賬呢？』我驚惶無措地叫喊着。『你後來又將怎樣呢？』

他茫然地看着我，可是很明顯地他是全不明白——或者連聽都沒有聽到——我的問題。於是我試去向他說起波琳娜和孩子們，但他只能夠回復着憂愁的回答『是的，是的，』于是又再喃喃地說着那位王子或許會和迷爾。布蘭希結起婚來。『天曉得我將要怎樣做？』他結束着。『天曉得我將要怎樣做？這不是忘恩負義嗎？這還不是忘恩負義嗎？』他不禁流下眼淚來。

對着這樣的人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做了。但讓他去，不管他，是危險的，因為他或者會碰到什麼意外。我暫時地離開他的房子，但警告着保姆看守着他，並且囑咐着迴廊上的僕役（一個喜歡說話的傢伙）他也答應着管顧他。

我剛離開將軍的時候，即刻便碰見普特匹慈奉着祖母之命來叫喚我。現在是八點鐘，她已經把她所有的一切都賭輸，從巧辛奴那兒回來。我看見她坐在她的椅子上——這樣的悲傷而且疲乏。瑪莎即刻地拿着一杯茶來給她，強她飲下；便在那個時候，我還能夠看出這位老太太的語氣和態度都有了大大的改變。

『晚安，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她緩緩地說着，垂着她的頭。『原諒我又再來擾你。是的，你必須原諒着像我這樣的一個老，老婦人，因為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輸光了——幾乎十萬盧布！你在今晚曾經十分正當地拒絕着和我一道去。現在我是不名一錢——連一個格老鐵（註值四便士）都沒有。但我一定不能躭擱一刻；我一定要搭九點半的火車離開此地。我已經使人去找你的英國朋友，要向他借三千法朗借一個禮

拜。請你向他說，要他不要躭心，不要拒絕我，因為我仍然是一個富婦，有着三個村鎮和兩座邸第哩。是的，錢是可以找得出來的，因為我還沒有把一切財產都傾蕩完。我告訴你這點，可以使他無疑——。啊，但是他已在此地了！無疑地他是一個好人。』

一點都不錯，亞斯里在接到祖母的請求以後，即刻匆忙地跑來。幾乎連停下來思索都沒有，幾乎連話都沒有說一句，他拿出三千法朗的即期支票，由她簽字。于是，事務完了，他點着首，即刻便跑。

『你亦請離開我，亞歷西斯伊凡奴維慈，』祖母說。『我的骨頭都酸痛了，我還有一個鐘頭可以休息着。不要難為我，我是這樣的一個老笨貨。我再不敢責罵青年人的蠢笨了。我覺得甚至去責罵那個可憐的將軍是錯誤的。可是我並不想讓他得到我的任何財產（那是他唯一的願望 ，因為我覺得完全是一個笨東西，我雖然是這樣蠢，最低限度還要比他聰明些的。是怎樣的眞確，上帝降臨着老年人，並且責罰着他的臆斷

啊！啊，再會。瑪莎，來，把我抬上來。

不管怎樣，我想去送這老太太的行。再便是我是有所盼望着——我不斷地想着或許會碰到一些什麼事情。因此我不能夠安靜地在我的房子裏休息着，只是跑出迴廊來，跟着便跑到栗子巷，作着數分鐘的散步。我給波琳娜的信是明白而又穩健我覺得現在的危機是終於到來了。我已經聽到德格利厄司的他去，那麼不管波琳娜怎樣不把我看作她的朋友，總可以把我看作她的僕人吧。她會需要着我替她從事賤役，我準備要這樣去做。難道還有別的花樣嗎？

將近開車的時候，我匆忙地跑到車站去，把祖母安置到她自己的部份去——她和她的一羣佔據着一座專定的家庭客廳。

『感謝着你的無私的扶助啊，』在別離的時候，她說。『啊，並且請你提醒普歷司苦魏張我昨晚和她所說的話啊。我盼望很快便可以見她。』

于是，我回家。當我經過將軍的房子的時候，我碰到那個保姆，並詢問着她的主

人。『沒有什麼新的情形可以報告啊，先生，』她安靜地回答着。可是我仍然決定跑進去，當我剛到門限時却大爲震驚而停住足步了。因爲在我的面前，我看見將軍和迷爾．布蘭希——彼此愉快地相視而笑！同時，在他們旁邊的沙發上，她的母親正坐在那兒哩。明顯地將軍幾乎歡悅得發狂，他在說着一些毫無意識的說話，臉上露着癡笑——那樣的笑使他臉上起了無數縐紋，使他的眼睛幾乎在縐紋中消失了去。

後來我從迷爾．布蘭希自她那兒聽到，在她趕跑了那位王子以後，聽見將軍的傷心灑淚，便跑來安慰他。她剛到來，便碰到我進去。幸運地這可憐的將軍不知道他的命運已經決定——那位迷爾。已經在老早以前便收拾好了她的行裝，準備好了在第一天早車便到巴黎去啊！

在門口我踟躕了一會，便悄悄兒地跑了。走上我自己的房子，開着門，我看見一個人坐着在半黑中，靠近窗畔的角落裏。當我跑進去的時候，那人並不站起身。故此，我迅速跑近那人旁邊去，細細地一看，覺得我的心臟幾乎停止着不能跳盪了。那

個人便是波琳娜啊！

十四

這一驚使我嚇得大叫一聲。

『甚麼事？甚麼事？』她用着一種奇異的聲音問道。她的臉色慘白，她的眼睛黯淡無光。

『甚麼事？』我回響着，『噯呀，原來你在這裏啊！』

『要是我在這裏，我是有了事情才來的，』她說。『我的行動時常是這樣的，你馬上便會明白了。請你點一點洋燭。』

我照辦了；於是她站了起來，走向桌子旁邊，把一封拆開了的信放在桌上。

『讀信，』她加上說。

『那是克里耶的手筆啊！』當我捉着那信件的時候，我叫着道。我的手在顫抖，抖得那紙上的字都在我的眼前亂跳着。雖然，有了這樣長久的時間，我已經忘記了那信中的眞確的文句，如果有所出入的話，那總是我追加上了理所必加的通常意思罷了。

『小姐，』那信件寫着，『某種惡劣的情境迫得我匆忙的走了。自然，你自己直至現在，還注意到我時常約束着自己給你作任何一種最後的解釋，因爲我不能夠把全部的情形述說出來；而現在，對於我的難言之隱，因那老祖母的降臨，和她後來的訴訟，已經得到最後的說明了。而且，我的纏身的事務，不許我寫信，來結束那些終得幸福的希望，那幸福，在許久許久以前我自許着能夠如願以償的。我悔恨着過去，但是同時希望你在我的行爲之中，絕對不能夠查出任何一種事實，那是一個上流人和一個貴族的卑汚的事實。雖然，我的金錢，幾乎全部借給你的繼父，已經失掉了，而我覺得必須自己去把還剩下來的一部份弄妥當；因爲，我已經托我在彼得堡的一些朋

友，把抵押給我自己的一切財產出賣。再者，同時你要知道你的蠢笨的繼父，已經把你自己份下的金錢都浪費淨光，我決定在他的抵押的財產中，給還他一部份，爲的是使你經過法律的手續控告他，可以得回你所失掉的財產。所以，我相信，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我的這一行爲，可以帶給你一些利益。我也相信，用這一行爲，使我盡了一個上流貴族分內應盡的義務。我的心是永遠地懷念着你』

『這一切是十二分的淸楚，』我說。『眞的你一點兒也沒有盼望他嗎？』我是覺得有點兒煩惱了。

『我對他一點兒也沒有企圖的』，她回答着——外表看來好像十二分的平靜，可是她的聲音帶着惱怒的調子了。『這個人，我老早便有了主意，因爲我了解他的思想，並且知道他想些甚麼事。他以爲我會有控告他的可能——終有一天我會變成累物。』在這裏，波琳娜停了半晌，站起來，咬着她的嘴唇。『所以我立定了主意，加倍給他輕蔑的待遇，等着看他弄出甚麼把戲。如果彼得堡打來了電報說我們是遺產承

繼人，我馬上給他償清我的愚蠢的繼父的欠債，便和他分散了。我已經痛恨他很久了。他早已不是一個人了，何況現在！——啊，我如能把這五萬盧布拋着他的面，並且唾着口水，把來擦口水，那是多麼痛快呢！』

『但是那信件退回的五萬盧布的抵押物，——將軍可有收到？如果收到了，你自己拿着。送給克里耶去。』

『不，不；將軍沒有收到。』

『那才合我的願望啊！那末，將軍怎麼辦呢？』說後我驟然想到一個意見。『祖母又怎樣呢？』我問道。

波琳娜着急而昏亂地注視着我。

『你為甚麼要提起她呢？』這是她的動情的回答。『我不能夠走去和她住在一起。』她熱烈地加道，『我也不向甚麼人跪下我的雙膝。』

『你怎會呢？』我叫道。『可是想一想你是曾經愛過克里耶！那混蛋，那混蛋！但

是我要在決鬥中殺死了他。他現在在甚麼地方呢？』

『在弗蘭福，他在那兒要住多三天。』

『好的，教我辦理去，我搭明天的早車到他那裏去，』我熱情地說着。

她微笑着。

『如果你和他決鬥去，』她說，『他只要告訴你好好地首先把卅五萬佛郎還給他。那末，和他決鬥有甚麼用呢？你眞是在胡說八道。』

我磨切着我的牙齒。

『問題是，』我接着說，『怎樣去取得那五萬佛郎。我們不能夠祈望在地板上便找到了佛郎的，聽着。亞斯里先生怎麼樣呢？』在我說話的時候便想到了一個新奇的意覺。

她的眼睛噴出火來，

『甚麼？你自己願意我為他而捨棄你嗎？』她說着，帶着一種狡滑的表情和驕傲

的微笑。這以前她從未嘗對我表示過這樣的。

她的頭一定是給熱情弄昏了，因爲她驟然地坐到沙發上，好像她再沒有力量站立了。

我站立在那裏，好像有一陣火炎燃燒着我。我幾乎不能夠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那末，她在戀着我啊！那是我而不是亞斯里先生呢！她已經轉變過來了！雖然她，一個孤單的女兒，到我的房裏來找我——在一間旅館的房間中——而且自許着差不多是定情的密約，我是不會了解的啊！

於是又有第二個狂忘的念頭來到我的腦裏了。

『波琳娜，』我說，『只給我一個鐘頭。只在這裏等我一個鐘頭我便回來。是的，你一定要等我。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只要留在這裏一個鐘頭就夠了。』

我來不及回答她的詢問的表情便走出了房間。她在我後面叫着我說些甚麼，但是我回也不回過來。

有時，有一種非常狂怪的癡想，那種最無可能的觀念，會在一個人的腦袋裏變成這樣的確定，結果使那個人相信着那種思想或那個觀念是眞實的。而且，那思想或觀念如果混雜了一種強烈的，熱情的願望，他便會把上面所說思想和觀念看成爲命定的，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遭遇。不管是包含了一種與預知相結合的天然性，或者是一種意志的偉大的努力，或是一個人自己否認眞實的希望的一種取消觀念，諸如此類，我是弄不淸的；但是，無論如何，那夜我所覺到的（我終生不忘的一夜）好像是那一種不可思議的天然性。雖然這事故可容易地由科學來說明，我仍相信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不過爲甚麼那時給我這樣的堅信，而且今後我也還保留着？以前我考慮着這個意見，並不當作一種眞的遇到的事件，而是當作絕對不能遇到的。

當我走進俱樂部的時候，已是十一點十五分了，在這樣的一種希望（雖然同時是懷疑着）之中，那是我以前全沒有經驗過的情景。在賭室裏仍有一大羣人，但不及早上來賭的人數的一半。

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時常只留下那些眞正的，絕望的賭徒們——那些除了賭輪賭別無所事的人們，他們到那兒孤獨地賭着。這些賭徒對於他們的週圍的事情是很少注意的，對於節季時序是沒有興味的，只是日以繼夜地賭着，並且準備着盡可能地要從黑夜賭到天亮。所以，每當午夜輪賭停止的時候，他們時常是不願意地分散了。同樣的，在輪賭將近收場的時候，那莊家稱爲『最後的三擊』，他們大多數人都準備着去押那最後的三場，盡傾他們的所有——而最大部分是輸掉了。至於我個人呢，我走到一個老太太來得遲了坐得遠遠的座旁；直等到圍住的人羣不大擁擠的時候，我卽在衆賭徒中取得了立脚地，而在正對我的面前，在那青布上，我看見那記號是"Passe"。

"Passe"是從19至36所包含着的一列數目字，而從1至18所包含着的一列數目字則稱爲"Mauque"可是我將怎樣押着呢？我沒有注意——我沒有許多的見聞——沒有注意到上場所開的那數字，而且，當我開始賭押的時候，我沒有這樣的慘淡經營，好像任何一個守成法的賭徒所做的一樣。不，我只拿出了我的押注二百古丁，投下到在

我對面的"Passe"那一格上。

『二十二！』那莊家叫道。

我贏了！我又再押着同樣的地位——把我的本錢和贏的統統押下去。

『三十一！』那莊家叫着。

我又再贏了，現在是領有了八十個十古丁的銀幣了。其次我把這八十個銀幣統統押在十二的中間數字間（這一押注，如果贏的說話，是要給我三倍多的，可是也包含着機會不再的危險）。那輪子旋轉着，而停止在二十四上面。因此，我被賠得了我的鈔票和金幣，直至我身邊已有了二千古丁的總數了。

我好像熱病似的把一捲，一大堆的，鈔票押在紅色上。然後我才驟然地清醒過來（雖然是惟一的一次，在那一晚上的賭博間，恐怖放出冷酷的符咒來作弄我，而且在手足的戰抖中表現出恐怖的自身）我帶着恐怖的心情，確信我一定贏錢，而且確信我的全生命都依靠在這個押注上了。

『紅色！』那莊家叫着道。我長長地抽了一口氣，而全身的熱血都奔騰起來了。我被賠得了許多鈔票——自然地，一共已有了四千塊和八百古丁（我還能夠數出那總數呢）。

那之後，我記得，我又再押了二千塊錢在十二的中間數字間，輸了。我又再把我的全數的金幣和八百古丁的票子都押下去，又輸了。於是我幾乎發狂起來，急捉着我最後的二千塊錢押在十二的第一個數字上——完全依靠命運的決定，一點兒計劃都沒有。在我這樣做着的時候，有一個懷疑的短時間，那只好和布蘭查夫人在巴黎，乘氣球落下地來的經驗相比擬。

『四！』那莊家叫道。

再一次地，增加了我的本錢，我已領有了六千塊錢了！再一次地，我左右顧盼，好像是個征服者——再一次地，我甚麼也不怕了當我把這銀幣拿了四千塊押下黑色的時候。那莊家們環顧着那些銀幣，互相交換了幾句話語；觀賭的人們祈望着在低語。

那黑色轉上來了。這之後，我沒有眞切地記憶着，那是我的計劃呢，或者是我的押注的合法了。我只記得，好像在夢中，我在一圈間贏了一萬六千塊錢；在第三圈間我輸了一萬二千塊；那末，我把其餘的(四千塊)押在"Passe"(雖然我所押着的完全沒有把握的——我只是在等待着，幾乎是機械地，沒有思慮地等着一些東西)，而贏了；接着終於輸去了四倍所贏的數目。是的，我還能夠憶起爬得成千成萬的金錢——但是最常的是押着十二的中間數字，我緊緊地捉住那數字，而那數字是近似有法則地出現着的——首先，有三四次地走來，接着，在轉了兩圈之後，出現了其他的黑色的三或四。有時，這奇怪的法則片段地表示出來；這是一件使那些手拿着鉛筆和筆記簿在記着統計的賭徒們心中紛亂的事。命運向着輪賭在開着可怕的玩笑呢！

自從我入場來還不到半個鐘頭。忽然一個莊家告報我說我已經贏了三萬塊錢了，這恰是最高限度的數目，賭場每次是負責着這麼多爲極限，而那桌輪賭因爲夜深必須收場了。於是我拿起我的一堆金幣，塞進我的袋裏去，同時捉着我的一束鈔票，走進

隔廳的賭桌去，在那兒第二個輪賭正在進行着。羣衆成團地跟着我，替我在桌旁肅清了一個地方；然後我像先前一樣地押賭下去——那就是說，無目的而且無計劃在賭着。怎麼樣才會把我在失敗中救了出來，我可不知道呢。

自然我時常想着斷片的計劃的。譬如說，我時常對於某些數字和某些場合思索了許久——雖然是時常聽其自然地押了多時，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些甚麼。事實上，我不能運用我一切的才能，我記得那莊家不只一次地在改正我的賭押，因爲我犯了嚴重的法則的錯誤。我的眉頭全濕了汗水，我的手在顫抖着。那些波蘭人也走來圍住我獻着他們的殷懃，可是我對於誰也不去注意。突然間在我的週圍起了一陣高聲的談笑。

『勇敢呀，勇敢呀！』這是普遍的喊聲，有些人甚至於鼓着手掌。我已經括得了三萬塊錢，而那賭博又再因夜深而收場了！

『現在走罷，現在走罷，』的一個聲音在我右邊低語着。那個向我說話的是一個富爾福的猶太人——他是全部時間都站在我的身旁，而且有時幫着我賭押的。

『是的，爲着上帝的緣故走罷，』第二個聲音在我的左耳間細語着。環視了周遭，我看見這第二個聲音是來從一個衣服整樣，不到三十歲的貴婦，她的臉龐雖然是蒼白而帶病容，卻也有着很明顯的原有的美麗的殘痕。那時我把摺皺的鈔票塞進衣袋裏，而在集中着剩在桌子上的全部金子。急促地拿起我最後的五百古 的鈔票，我想靜靜地，沒人看見地把來放進那個蒼白的少婦的手中。一種勝利的衝動使我這樣做了，我記得她的纖小的手指怎樣的緊壓着我的在表現着她的由衷的感激。這一切事情是在一頃刻間的工作。

然後，我集攏了我的所有物，走進那個在賭着『三十和四十』的地方去——那是一種比較高等的賭博，是用卡片代替輪盤來賭的。在這一部門中，賭博的限度是十萬德國銀圓，而最高押注的允許，正和在賭輪賭一樣，是四千塊錢。雖然我對於賭博是外行——雖然我所知道的，除了押着紅色和黑色之外，幾乎難說是懂得賭的——我加入了賭客的羣中，同時，其他的羣衆都羣集着圍住我。在這個時間，我不記得是否我有

想念着波琳娜；我好像只覺得有一種搶着拿鈔票的茫漠的樂趣，那些鈔票是自動集合起來一堆堆地擺在我的面前的。

但是，無論何時，幸運好像是跟着我的背後的樣子。一若有規定的目的似的，來了一個幫着我的情勢，這在賭博中並不是不易遇到的。這個情勢是幸運時常地連結着在，譬如說，在紅色，而且並不與牠分離，譬如說，總離不了十，或者甚至於十五之間，接續地輪轉着。三天之前我便聽到，在前星期，紅色來了二十二場呢——這是在輪賭中聞所未聞的一個遭遇，因而人們帶着驚怪在談着牠。極自然地，有許多人在十二轉之後便放棄了紅色，實際是沒有一個人再去押着牠了。可是押到黑色也是如此——正是紅色的對偶——沒有一個有經驗的賭徒會押着任何東西，因爲每一個熟練的賭客都知道「幸運無常」的意義。那就是說，在十六次連開紅色之後，誰都要想到第十七次必然地會落在黑色上面；因此門外漢在第十七圈便會轉過來押黑色，甚至於兩倍或三倍他們的押注——只是，到頭來，都輸掉了。

可是有些突然的念頭領着我，在注意到那紅色已經連接不斷地來了七次，使我去緊押着這一色。大概這最主要的是出於自誇，因爲我想要使觀衆們爲我的賭博的危險而驚異。同時我也記得——啊，好奇怪的感覺啊！——我忽然間，也沒有對我自己的假定加以反對，給一種冒險的志願所制服了。如果那種精神通過一種複雜的感覺，很有可能地，牠不能夠有頃刻的時間和他們在一道，但是更加興奮起來，要求着更多的感覺，而且漸漸地堅強了起來，直至最後，那陷於疲乏之中了。當然的，如果賭博的法則會許我一次押着五萬塊錢的話，我一定會如數押了下去。驟然地我聽見四週都以爲這全部事情是件奇事，驚呼了起來，當那紅色第十四次轉起來的時候。

『先生，你贏了一萬塊錢了，』在我近旁的一個聲這樣說。

我覺醒了過來。甚麼？我已經贏了一萬塊錢了嗎？如果是這樣，我還要贏着更多的甚麼呢？我捉住了鈔票，把來塞進我的衣袋裏，爬起那些金幣，也沒有去數着牠，着手離開了那俱樂部。當我走過那客廳的時候，人們帶着微笑地看着我的膨脹的衣袋

和不隱定的步容，因爲我所攜帶的銀錢統計起來一定有半磅重呢！我看見有幾隻手直伸向我來，而當我走過的時候，我把我能夠把握着的一把一把的錢給那些手裝滿了。最後有二個猶太人在近於出口的地方阻住了我。

『你是個勇敢的青年，』一個說，『可是要記住，趁早些離開去——儘你能夠多早便多早，因爲如果你不，你會把你所贏的一切都失掉了的。』

但是我並不理他們。那巷是這樣的黑暗，黑得連手指都很難於看清楚，而那旅館大約還有半俄里的距離；但是我完全不怕爬蟲，也不怕強盜。眞的，從我的童年時代便不怕的。同時，我也忘記了在路上我想些甚麽。我只覺得有一種可怕的快樂——成功的，勝利的，有力量的快樂（我怎能夠好好地來表現牠呢？）而且，在我的前面正飄蕩着波琳娜的影子；而我牢牢地記住，並且回想着我自己，是走去見她的，她在等着我，我必須馬上趕到，那個她，我必須馬上把每一項事情向她說明的。僅有一次我回想起她最後向我說的話語，或者我爲甚麽要離開她的緣由，或者回想到這一切的複雜

的感覺，那感覺是我在一個半鐘頭以前經驗到的。不，這些感覺好像是過去的事情，是已經糾正而成長了的事情，是關於我們不用再來煩惱着自己，而我們的生命已是在開始新生的事情。可是在我正走到那小巷的盡頭的時候，我可懷着一種被搶或被暗殺的恐怖。那恐怖逐步而增加，直至我在恐怖中幾乎要狂奔起來了。驟然地，當我出了那小巷時，那旅館的燈光射映着我，無數的燈火在閃耀着呢！是的，應該感激的是上帝，我已經走到家了！

走上我的房間，我急衝開那房門。波琳娜仍是坐在沙發上，她的前面放着點亮了的洋燭，而她的手是緊握着。在我進來的時候，她驚異地注視着我（因爲，在那時，我一定表現出一種奇怪的外貌）。一切我所做的，是在她面前立住了，把我所負的重量拋到桌子上。

十五

我也記得，沒有動一動她的位置，或者換一換她的姿態，她注視着我的臉龐。

『我已經贏了二十萬佛郎了！』當我把最後的一捆鈔票拉出來的時候，我叫道。那堆紙的銀幣佔滿了全桌。我不能夠把眼睛離開了牠。因此，波琳娜在一二分鐘間逃出了我的腦裏。然後，我着手去把那堆錢銀整理起來，把那些鈔票分類，把那些金幣分開地堆疊着。那做完了，我任牠放着，而當我得意忘形的時候我開始在房中用着急促的足步在踱着。然後我又再走向桌子去，開始去數着那金錢；直至我突然間記起一些事情，我急走向那門，把來關上而重鎖着。後來我遲疑地走到我的小行囊的前面。

『我可把那金錢放在那兒直等到明天嗎？』我問着，直轉向波琳娜，在我又囘頭想到她的時候。

她仍是在她的老位置中——仍然一聲也不響。可是她的眼睛却在跟隨着我的每一個舉動。在她的臉上有了一點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種我可不高興的表情。如果說那

全然是在表示着憎恨，我想我是不會說錯的。

興奮地我走向她去。

『波琳娜，』我說，『這裏是二萬五千塊錢——五萬佛郎，也許多些。拿去，明天把這些錢去拋擲着克里耶的臉面罷。

她沒有回答。

『或者，如果你答應的話，』我繼續着說，『讓我明天自己拿去給他——是的，明天一早。要我去嗎？』

接着她立刻大笑了起來，而且笑了許多時。我帶着驚異和一種犯怒的感覺去注視着她。她的大笑太像她後來時常放縱着的那種譏諷的嬉笑——那譏笑是時常在我的最熱烈的表情的時候發出來的。後來她停止了笑，而向我顰蹙着她的眉頭。

『我不想拿你的錢，』她鄙棄地說着。

『爲甚麼不呢？』我叫道。『爲甚麼不拿，波琳娜？』

『因爲我的習性不願無端而接受金錢。』

『但是我把錢來送給你是出於友情。同樣的我把我的眞生命來獻給你。』

對於這種說話她授給我一個久久的，疑問的睨視，好像她在深刻地細察着我的底細。

『你給我的太多了，』她微笑地說道。『克里耶的情愛不值得五萬佛郎呢。』

『啊，波琳娜，你怎能夠這樣說法呢？』我帶駡地說道。『我可是克里耶嗎？』

『你嗎？』她叫着道，她的眼睛突然閃視着。『啊，我恨你！是的，是的，我恨你！我愛你並不會比我愛克里耶更多的。』

於是她把她的臉龐掩埋在她的手裏，而且陷入歇斯地里的態度中。我跑到她的身旁。我直覺地知道她所遇到的事情，那是我自己沒法對付的。她是全像一個發狂的人了。

『買我，你想，你想嗎？你可想用五萬佛郎像克里耶一樣的來買我嗎？』她淒唏

嗚咽幾不成聲了。

我把她緊抱在手臂上，吻着她的手和足，我的雙膝跪在她的面前了。

現在那歇斯地里的情緒平服起來了，把她的雙手放在我的肩上，她很久地注視着我的臉面，好像是想去細察着牠的樣子。我和她說了一些話，但是很明顯地她沒有聽見。她的臉容是這樣灰暗而且失望，那使我替她駭怕起來。到結果她把我拉向她自身去——一個有信心的微笑在她的容貌間動着；於是驟然地又把我推開去，同時她暗淡地注視着我。

後來她把自己拋過來給我，在一個擁抱之中。

『你愛我嗎?』她說。『你可是嗎?——你是願意着甚至在我的囑咐之下去和那男爵打架的他嗎?』

然後她笑了——笑得好像是她記起了一些又可愛又可笑的事情似的。是的，她笑和哭在同一個時候。我又怎樣呢?我好像一個發狂的人。我記得她開始着和我說些甚

麼——雖然說的是甚麼，我不知道，而她是帶顫嘴唇地說着，好像她想很快地把一些話告訴給我。同時她發出微笑，那微笑是使我開始着恐怕起來的。『不，不！』她重復着說。『你是我親愛的人，你是我所信託的人。』她又再把雙手放在我的臂上，又再在注視着我當她反覆地說：『你愛我，你愛我嗎？你將永遠地愛我嗎？』我不能夠把我的眼睛離開她。我從不嘗看她在這種淒柔而且親愛的舉動中。真的，那舉動是歇斯地里症的結果；但是——！驟然地她注意着我的熱情的眼光而輕輕地微笑了。在第二個瞬間，沒有甚麼明顯的理由，她開始着在說及亞斯里了。

她繼續地談着談着他，但是我不能夠分清她所說的一切——更較明顯地是她想把最近遇到的某些事情告訴我。總之，她表示着在譏笑亞斯里，因為她屢次說到他在等待着她，而我不曉得，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是不是站在窗下呢。『是的，是的，他在那兒，』她說。『開開窗子看看他在那裏不在罷。』他推我到窗子那方向去；可是在我立即服從她的命令去做的時候，她馬上笑了出來，於是我留在她的身旁，她擁抱着

我。

『我們明天可走嗎？』現在她問道，好像她記起了一些麻煩的思想的樣子。『如果我們去趕到祖母，又是怎樣呢？我想我們會在柏林趕到的。你對於這作甚麼想頭呢？當我們趕到她的時候，她可會對我們說話，可會瞭一眼便看我們？而亞斯里先生又怎樣呢？他並不會為着我而由斯蘭正堡跳了來的！不啊！我對於那是很確信的！』——於是她笑了。『你可知道明年他要到甚麼地方去嗎？他說他為了科學的探求想到北極去，並且邀我和他一道去啊！哈，哈，哈！他也且說我們俄國人甚麼都不懂得，甚麼都不能夠做出來，如果沒有歐洲人的幫助的話。但是他完全是一個好人。譬如說，他各事並不詛罵將軍，而是罵着布蘭希小姐——那個愛人——可是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驟然地停止了，好像她已經說完了她的話，並且覺得迷惑。『這些人是怎樣可憐的人物啊！我是怎樣的替他們和祖母担憂啊！可是你在甚麼時候去殺死克里耶呢？你眞的沒有堅決地想去殺害他嗎？你這傻子！你可以為我會答應你去和

克里耶決鬥嗎？你也不會把那子爵爺殺死的。』這裏她破口地笑了。「你看來是怎麼謊謬，當你向 Binnergelms 說話的時候！我全部時間都在注意着你——從我坐着的地方注意着你。而當我送你的時候，你是怎樣的不願意走啊！啊，我應怎樣地笑着笑着呢！』

於是她又再吻着和擁抱着我，她又再把她的臉兒溫存地緊壓着我的。可是我沒有看見她，也沒有聽着她，因爲我的頭昏眩了……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差不多七點鐘了。日光已經照進來了，而波琳娜坐在我的旁邊——在她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表情，好像她看見了一個幻影，而不能夠去改正她的思想的樣子。她也是剛剛醒了過來，而現在驚視着桌上的金錢。我的頭在痛；覺得很沉重。我試去拿着波琳娜的手，但是她推開我，從沙發上跳了起來。晨光充滿着濃霧，因爲已經下雨了，可是她走向窗子旁邊去，開了窗子，她的手臂倚在窗檻上，伸出她的頭和肩兒去吸空氣。在這位置上她停留了幾分鐘，完全沒有轉來看我一

下，或者聽着我在說着的話語。我的腦子裏來了一種不安的思想：現在將推到甚麼呢？結果又將怎樣呢？突然地波琳娜從那窗畔站了起來，走向桌子旁邊，用着無限憎恨的表情在注視着我，帶着怒地顫着嘴唇說道：

『啊？你可是要把我的五萬佛郎交給我嗎？』

『波琳娜，你怎麼說了又說？』我說道。

『那末，你已經變了心了？哈！哈，哈！你把他們許給我又悔恨了麼？』

在那桌子上，昨夜我已經數好了的二萬五千塊錢的一包仍是放着在。我把來交給她。

『那末，那佛郎是我的了，他們不是麼？他們不是我的嗎？』在她把錢放在手裏較量的時候，她頑固地問着。

『是的，他們永遠是你的，』我說。

『那末，把你的五萬佛郎拿去罷！』她把那些錢擲滿，我一面。那包子撒開了，

當她那樣擲着的時候，而地上撒滿了鈔票。她做了這事情之後立即便跑出房間去。

在那時，她不能夠有她的正確的頭腦：可是她情緒的失了常態的原因何在我是不能夠說的。她在一個月前是病了。不過，爲甚麼會形成現在的這心境——主要的是這爆發呢？那可是出於傷害了的自尊心？那可是出之於對她來找我的心願失望了？那可是出之於對我的好運道太多的推測，好像我要棄掉她（就像克里耶所做的一樣）在我有一個時候已經給了她五萬佛郎的當兒？但是，以我的名譽作賭，我從來便沒有涵蓄着這樣的任何一個志向呢。我想，錯誤的是她自己的驕傲，那促成她不要相信我，而來侮辱我——雖則她沒有把那事實現出來。在她的心目中，我是和克里耶一個鼻孔出氣的，所以我的罪過不全是我自己的。她的後來的言動，已是近於麻木不仁的一類了——那我是十二分知道的；可是我從不嘗把來充分地去考慮。也許她現在不會原諒我了呢？啊，但是這是現在啊。將來不是怎樣？她的迷亂和害病是不會使她忘記了她帶克里耶的信件來給我時所做的事情的。不，她一定是知道她帶信來時所做的一切

的。

我打算着把那堆鈔票和金幣塞在牀下，把牠們蓋住，然後在波琳娜去後約十分鐘時離開了房間。我覺得她一定是回到她自己的房裏去；因此，我想靜悄悄地跟隨着她，去問問那開門的僕婦說她的女主人好麼。所以，當我在樓梯間撞見那僕婦，她告訴我說波琳娜還沒有回來，說她（那僕婦）正在那時要走到我的房間裏去找她的時候，眞使我不禁驚異起來了！

『姑娘只在十分鐘前離開了我，』我說。『她能夠發生甚麼變故呢？』

那僕婦怨罵地注視着我。

各種的謠言已經散佈了全旅館了。在經理室和在館主室中，都在耳語着說，那天早晨七點鐘，那 Praubeiu 便離開了旅館，冒雨起程，向 Daugleterre 旅館走去。從語話和暗示中使我可以明白波琳娜那一夜住在我的房間裏的事實現在是公開的了。同時，各種謠言也傳播着關於將軍的家事。人們都說他昨夜；同時也說那年老太太，她

是從俄國走來阻止她的兒子和孔小姐的結婚，如果他不服從她，她的遺囑是會把他除名的；也說因爲他不服從她，她便把她全部的銀錢浪費在輪賭上面，爲的是沒有一點兒東西遺留給他。『啊，這些俄國人啊！』那旅館主人說着，氣得頻搖着他的頭；同時旁觀者笑着，而那賬房自從事着他的算賬。每一個人也已聽到我的賭贏，加爾，那個漆廻廊的漆匠，是第一個來恭賀我的人。但是同着這些傢伙，我是沒有事情做的。我的事情是極快地出發到 Daugleterre 旅館去。

還未嘗到亞斯里先生見客的時間；但是當他聽見是我到來的時候，他立卽便走出來到廻廊間來見我，在他等着聽我所要說的話時，他站立着，用着他的灰色的眼睛靜默地注視着我。我詢問着波琳娜。

『她病了，』他囘答道，仍然用他的呆直不動的眼光看着我。

『她可在你的房中？』

『是的，她在我的房裏。』

『那末你想留住她在那兒了？』

『是的，我想留她在那兒。』

『但是，亞斯里先生，那要發生敗壞名譽的醜事。那是不容許的。此外，她又是病着。也許你沒有注意那些呢？』

『是的，我有。這就是我把那告訴了你好。她如果沒有病，她不會去和你在一起過夜的。』

『那末，你統統知道了？』

『是的；因爲昨夜她伴着我到我的一個親戚家裏去。不幸地，病了，她有了誤會，而走到你的房間去。』

『眞的嗎？那末我願你快樂，亞斯里先生。巧極了，你可使我憶起了一些事情了。昨夜你可在我的窗下嗎？波琳娜姑娘時時叫我去開着窗子，看你是否在那裏；說後她常是微笑着。』

去。』

『眞的嗎？不，我沒有在那邊；但是我是在廻廊間等待着，在旅館間走來走

『她應該去找醫生，你知道嗎，亞斯里先生。』

『是的，她應該，我已經去請了，如果她死了的話，我要你負責。』

這使我驚異起來了。

『恕我，』我回答道，『可是你是甚麽意思呢？』

『不要介意罷。請告訴我，昨夜你贏了二十萬德國銀幣，可是眞的事？』

『不；我贏了十萬塊錢。』

『天呀！那末我以爲你這個早晨要起程到巴黎去？』

『爲甚麽？』

『因爲一切的俄國人一富貴便到巴黎去，』亞斯里說道，好像他嘗在書本上讀到

這事實似的。

『但是在夏天的巴黎我能夠做甚麼呢？——我愛她，亞斯累先生！你可眞的知道了嗎？』

『眞的嗎？我確信你不會。再者，如果你停留在這裏，你所有的每件東西都會失掉的，而沒有東西留下來供給你在巴黎的費用了。好的，現在請了。我覺得今天一定會看見你離開此地呢。』

『再會。但是我不到巴黎去。否則——請恕我——這家庭要變成甚麼樣子了？我以爲將軍和波琳娜姑娘的事馬上便傳遍全市鎮了。』

『我敢說；但是我只想到那會傷了將軍的心。而且，波琳娜姑娘有着十足的權利去居住在她所中意的地方。總之，我們可以說，好像是個家庭，這家庭已經停止了存在了。』

我分別了，不覺自笑着那英國人的奇怪的堅信，說我一定馬上到巴黎去，『我以爲他想在決鬥中把我槍殺死，如果波琳娜會死的話。是的，那就是他想做的事了。』

現在，雖然我是忠實地替波琳娜擔憂，而事實上，從昨夜在我走去賭場爬得一大包鈔票的那時候起始，我與她的愛情已進到一個新的局面了。是的，我現在能夠這麼說；雖然在那時候，我是沒有想到。那末，可是我居心想做個賭徒嗎？可是我不十二分地愛波琳娜嗎？不，不！上帝是我的證人，我愛她呢！就是在我從亞斯里先生那邊回到家來的時候，我的感覺是純正的，我的自責是眞摯的。但是我今後要經歷着一種非常奇怪的經驗了。

我走到將軍的房間去，當我聽見一個鄰近我的房門開了，和一個叫着我的名字的聲音的時候。那是姑娘的母親，那孔寡婦，她用她的女兒的名義，請我進去。

我走進去；因此我聽見一個笑聲和一個微細的叫聲從臥室裏傳出來（他倆共佔了二個房子），在那臥室布蘭希小姐正剛剛起身。

『啊，是他啊！快來罷，蠢貨！你贏了一大堆金和銀可是眞的事嗎？我更愛金貨能呢。』

『是的，』我微笑地回答着。

『有多少呢？』

『十萬塊錢。』

『孩子，你是何等的蠢笨啊！走進來，我聽不出現在你是在那裏。我們來喫東道嗎，好麼？』

走進了她的房裏，我看見躺在一張紅緞的被兒裏，露着一雙褐色的異常健康的肩兒——那肩兒正和夢見的一樣——那肩兒蓋着白紗的夜服，飾着花邊，浮雕般地反映着她皮膚的黑色。

『我的孩子，你有心情麼？』在她看見的時候，她叫道，然後嘻笑着。她的笑常是一種非常快樂的笑，有時還表示出眞摯來。

『全是別的——』我行着孔尼耶的句法開始着。

『看這兒罷，』她喋喋地說道。『請替我找我的襪子，並且幫我穿上。那末，你不

至於太笨了，我帶你到巴黎去罷。我正要走，我告訴你。』

『這個早晨嗎？』

『在半點鐘後。』

十足的眞確，行裝都齊備了——皮篋，行囊等都收拾好了。咖啡早已擺着侍候了。

『啊，很好，你到巴黎去。你是很笨，笨到你成爲笨『烏鴉』了。我的襪子那裏去呢？請幫我穿着罷。』

於是她舉起一隻眞個銷魂的肉脚來。細小而且櫻色的，不會奇形怪狀，好像大多數的脚只在半節靴才好看的一般。我笑了，走去把一隻絲襪穿着那肉脚，同時，布蘭希小姐坐在牀沿上，饒舌着。

『啊好的，如果我帶你和我一道去，你覺得怎樣？最主要的是我一定要五十萬佛郎，你要在富蘭福把給我。然後我們到巴黎去，我們同住在一起，並且我教你看見星

星光滿着的光輝。是的，你會看見這樣的婦人，在你的眼裏從未見過的。』

『請停止一下子罷。如果我給這五萬佛郎，我自己還剩下甚麼東西呢？』

『再來十萬佛郎呢，請記住罷。此外，我能夠和你住在你的房間裏一個月，或者就是兩個月，甚至更久一點都行。但是我們用着五萬佛郎可不要多到兩個月以上；因爲，你看罷，我是個好孩子，而你是個，你一定要相信的。』

『甚麼？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應該在兩個月間把全部的金錢花完嗎？』

『當然地。那可使你十二分的驚異嗎？啊，卑賤的奴隸啊！那一個月的生活要比你從前所過的好得多呢。一個月——之後，離開了！可是你是不會了解的。哼！去罷，去罷！你是不值得的——啊，你願意做嗎？』

當穿上第二隻襪子的時候，我幾乎想去吻着她。她立即縮了回去，用她的足趾踢着我的面，提着我的頸子，把我推到房外去。

『好的，我的『保護者』，』她在我後面叫道，『我等着你，如果你要去的話。我在

十五分鐘內便動身了。』

我回到我的房裏，我的頭昏了。波琳娜把鈔票擲着我的面，並且向我說着亞斯里先生的壞話，那都不是我的錯誤。有一些鈔票仍是撒在地上，於是我把牠們拾起來。在這時房門開了，出現着旅館主人——他是直至現在，從不嘗賞我一眼的。他竟走來問知我可要遷到下一層樓去——住在那一間正是某伯爵住過的房間。

我想了一忽兒。

『不！』我喊道。『請開清我賬來罷，在十分鐘裏我就要走了。』

『到巴黎，到巴黎啊！』我自己加道。『生下來的每一個人都必定要和牠認識的。』

在十五分鐘間我們一共三個人坐在家庭的車廂裏——布蘭希小姐，孔寡婦和我。小姐當看着我的時候，她總是歇斯地里地笑着，而寡婦回響着她；但是我可不覺得這樣的快樂。我的生活已經分爲兩截，而昨天我是染了把我的全部生命付之賭博的惡

習。雖然，也許我要賭輸我的押注，也許我是迷失了我的感覺，也許我要求不到更好的東西，我覺得那情形只在一個相當的時候便要變動的『從現在起的一個月後，』我自己思量着，『我要再囘到盧勒登堡的；那時我才和你算賬罷，亞斯里先生！』是的，當我現在囘想起來，我記起我感到大大地沮喪，痛恨着反常的布蘭希的卑鄙的嬉笑。

『你怎麼了？你是多麼沉悶啊！』後來她叫道，當她打斷了她的笑聲認眞着盤問我的時候。

『來罷，來罷！我們是要去替你消費那二十萬佛郎的，而你是像小王子一樣的幸福。我自己要替你結領結，把你介紹何廷斯去。而當我們用完了你的錢的時候，你要囘到這裏來，再把賭場弄破產。那兩個猶太人告訴你甚麼話呢？——說那東西最必要的是勇敢，而你有勇敢冒險的精神。因此你的袋裏帶着錢匆促地到巴黎去，這並不是第一次呢。我自己，有五萬佛郎的年金，於是——』

『可是將軍怎樣呢？』我插着說。

『將軍嗎？你已十分知道他是在每天的這時候走去買花來給我的。在這時我小心地和他說，他一定要去尋找最好的花朵；而當他回來的時候，這可憐的東西要發覺着鳥兒飛去了！他也許有帶上翅膀追趕上去的可能呢——哈，哈，哈！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可不要煩惱，因爲在巴黎他對我是有用的，而亞斯里先生會在這樣償還他的欠債。』

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我首途到那快樂的城市去。

十六

關於巴黎，我要說些甚麼呢？這全部事情的進行是一種瘋狂的行爲。在那兒我住了三個多星期，而在那期間中，我眼看着我的十萬佛郎耗費個干淨。我只說十萬佛

郎，因爲其他的十萬是我用現金給了布蘭希小姐的。那就是說，我在富蘭福交給她五萬佛郎，而在三天之後（在巴黎），給了她手簽的五萬佛郎的支票。雖然是還沒有經過一星期，她便來向我再要錢了。『我們只剩十萬佛郎，』他加道，『可給你和我消費了，我的ltchilel』是的，她時常叫我做她的『ltchilel』呢。誰都不能夠想像着一個比布蘭希小姐更經濟，更節儉，更慳吝的人了。但是，這只是說用她自己的錢。我的十萬佛郎(像她後來和我解說的)，她是用去創立她在巴黎的建築物，『所以有時，並且是永遠地我要墮落下去，受盡人們的攻擊——無論如何，終要實現的。』雖然我對於這十萬佛郎，視若無物，因爲我自己的袋裏(那衣袋是她每天所查察的)，從來一次便沒有藏着超過一百佛郎的數目的；通常地，就是那數目也還不夠呢。

『你要錢做甚麼?』她帶着一種絕對天眞的神氣和我說着；而我總沒有去和那說法爭辯過。雖然她用錢賃置了她的平房，非常的不好，而那事實不會阻止她這樣的說法，當她後來領我去看她的新寓所的房間的時候：『看看最窮困的人的省錢布置是怎

樣的細心而別致呢！』然而，她的『窮困』已經值五萬佛郎了，同時，她把剩下的五萬佛郎買了一駕車子和馬匹。我們也開了二次跳舞會——夜會，邀請了何廷斯，麗莎和克里奧波德，她們都是有名的婦人，在她的私通的數目上，以及她們的美貌上，都是有名的。在這些歡宴上，我是充當着主人——去會晤和招待着無可理喻的粗暴和大言不讓的暴富的肥胖商人，各地的人種，饑餓的著作家，以及新聞記者：這一切的人都穿着時髦的燕尾服和淡黃色的手套，表示着這樣的一派虛偽和自誇，就是在聖彼得堡也難想到的樣子——據說在那兒是非常多這樣的！他們常常要把我來開玩笑，但是我喝着香賓酒以自慰，然後去躺在休息室裏。雖然我覺得死氣陰森地。『那是一個utchitel，』布蘭希說及我，『他贏了二十萬佛郎，但是我呢，沒有想去怎樣用掉牠們。現在他要回到他的保護人那兒去。可有誰知道一間空的住所嗎？你們要知道，誰都應該幫他一點忙的』。我是更加求助於香賓酒，在酒裏我不斷地感到沮喪和疲乏，我事實上活在最資產階級化的商人氣氛之中——在那氣氛之中，每個人都是計較而且

嫉妒的。眞的，還沒到兩個星期，我便看出布蘭希並非眞心愛我，雖是她把我穿着漂亮的衣服，每天她自己和我打領結。總之，她十分明顯地輕蔑我。但是那並不使我傷心難過。衰頹而沉悶地，我大部分的晚上都在花宮中消磨掉，在那兒我要喝得泥醉，然後光榮地跳着卿卿舞（在那屋子裏，這舞是非常猥褻的）。最後便到了布蘭希把我的錢袋拿個干淨的時候了。她有一種意見，說當在我們同居的時節，如果我帶了紙筆走在她的後面，記下她所耗費和她所剩下的——她所用出的和她所貯蓄的確數，那是很好的事。啊，當然我不能預知這會引起每十佛朗都有了爭端，所以，雖是在我有反對的可能時，她已經準備着一個適當的回答，她立即便看出我不反對，因而倒和自己爭辯起來了。那就是說，她會爆發出辱罵的言語，我捱到那辱罵，只是默無一言，躺在沙發上，呆看着天花板。這大大地使她着驚。初頭，她以爲那正符合着我是個傻瓜，是個"utchitel"的事實；因此她會突然中止了她的信口雌黃，在相信着我是個無希望的傢伙，蠢得不能了解的。於是她離開那房間，循環地，十分鐘之後，又再爭辯起來

了。這繼續着到她把我的錢消耗盡了——一種和我們的慳吝成正比例的消耗。她把她第一對馬匹換了兩隻價值一萬六千佛郎的，便是個例子了。

『親親，』過了一下，當她走向我來的時候，她說道，『你真的不生氣嗎？』

『不——不：我只是倦了，』就是我的回答，在我把她推開去的時候。這好像給她好奇心，使她把自己坐到我的身旁來。

『你看罷，』她說下去，『我要費這許多錢去買這兩匹馬，只因我能夠容易地再把牠們賣掉呢。牠們無論甚麼時候都可賣得二萬佛郎的。』

『是的，是的。牠們都是精良的馬匹，而且你才會得到一加馬精良的馬車。我是十分滿意的。請給我別多聽了這事件罷。』

『那末你不生氣麼？』

『不。我爲甚麼要生氣？你對於你所必要的東西，是自講得很能幹的，因爲這一切將來都會得心應手地到來的。是的，我十分明白你自己建立着好基礎的必要，因

爲，沒有基礎，你便永遠不會賺得你的千百萬銀了。我的十萬佛朗，在我看來不過是個開始——只是交易場中的一點涓滴罷了。』

布爾希，她決不希望我說出這些話語，但是，她與其是生氣和反對，甯可是驚惶無地。

『啊，啊，你是這樣的一個人啊！』她嚷道。『但是你可有理解的智能。你，我的孩子，雖然你是個教師，你應該生下太子呢。你可担憂着你的錢用得太快嗎？』

『不。愈快愈好。』

『但是——你——但是這些贈與，你可眞是有錢嗎？但是你，你太過看不起金錢了。你往後怎能有這些錢呢？』

『往後嗎？我要到漢堡去，再去贏多十萬佛郞。』

『是的，是的，那是的，，那是偉大的！啊，我知道你一定會賭贏錢，並且在你賭贏了的時候，你會把錢帶給我來的。這些贈與——你到頭來會使我愛你的。從你是

這樣一個你的時候起始，我立意永遠地愛你，永遠不對你不忠實。你看罷，從前我不愛你，因爲我相信你不是個 utchitel（像一個從僕那樣的東西，可不是嗎？）可是我完全信託你，因爲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扯謊了！』我插着說。『我財不嘗看見你，有一天，同着亞爾伯——同着那個黑頰的官吏在一道嗎？』

『啊，啊！可是你——』

『是的，你撒謊撒得十分好。但是怎麼使你以爲我要生氣呢？髒東西！。就是那官吏現在如果在這裏，我也會阻止着我以爲你眞的心向着他而把他逐出房外的行爲的。只是，你要記住，不要把我的任何一文錢給他就是了。你聽見嗎？』

『你說，你眞說，你不會生氣嗎？你是個眞正的哲學家，你可是嗎？是的，一個眞正的哲學家呢！啊很好，我愛你，我愛你。你是——你會滿意的。』

十分的眞實，從那時起她好像只是一心向我，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在一塊兒

過着我們最後的十天。那個許給我的“étoiles”我沒有見過，但是在另一方面說，她在某種範圍內，是守着她的話的。再者，她把我介紹給何廷斯，她是一個有名望的婦人，在我們中間是以德拉斯哲學家見稱的。

但是我不必再拉長下去了，因爲這樣拉下去，牠自身便可成爲一篇小說了，並且我不要把現在的敍述染下了色彩。中心點是在於我想要用着我的全部的氣力去把這插話盡可能地快點完結。不幸的是，我們的十萬佛郎給我們過了差不多近於一個月，如我已經說的——那大大地使我驚異起來。總之布蘭希給自己買了八萬佛郎的東西，剩下來的正夠我們生活的消費。到了那事情的結尾，布蘭希變成幾乎完全坦白地待我（最少，她不至於完全對我說謊話）——聲明着，在別的事情中，沒有一種她負下來的債務的重擔，落在我的頭上來的。『我有意地使你爲我的支票和借貸，免負責任，』她說，『因爲我替你煩惱。別一個婦女，在我的位置上，一定會這樣做的，而讓你走進牢獄去。那末，你看看，我是多麼的愛你，我又是多麼好心腸呢！也要想一想，這個

可痛恨的和將軍結婚將要使我多麼痛苦啊！」

十分的眞實，那結婚實行了。那是在她和我同住的日子結束之時，我決意把我最後所剩的錢用在那婚禮上面。和牠一道的這插話——那就是說，我和那法國婦人的儔居——告了一個段落，而我正式地退回幕後去了。

那是遇到這樣的。一星期之後，我們離開了巴黎那邊到將軍這兒來。他直接地走來看我們，於是實行和我們同住，好像我們的客人一樣，雖是他自己有了一所平房。布蘭希帶着快樂的諧謔與笑語去會他，甚至於伸着她的臂膀去圍抱他。在事實上，她安排得使他無論何處都追隨她的左右——無論是在林蔭公路上散步的時候，或者是坐馬車，或是到戲院聽戲去，或者去拜訪客人；而且這，她時常使他擺着十足的將軍架子。仍然是威嚴的外表和態度，以及同樣的高貴，他有染色的鬍子和髭鬚（他從前還穿着胸甲），以及一個雖然有些皺紋的漂亮的面孔。他的態度也是非常漂亮的，他能夠穿燕尾服穿得很到家——甚且，他在巴黎連他的等級也穿上去呢。散步於林蔭公路

之間，同着這樣的一個人物，不但是可能的事，而且可以說是一件足可爲訓的事情呢；那良好然而愚蠢的將軍依着這秩序單而進行，沒有找出一個錯處。事實是當他到巴黎去尋找我們的時候，他是沒有打算到這個秩序單的。在那時，他的外貌恐怖得幾乎戰抖起來了，他以爲布蘭希會馬上發怒，而把他趕出門外去；因此輪到他來做那些事情，他是更加喜樂的，而且在那個月頭，消磨在全無知覺的消魂狀態之中了。在我們從盧勒登堡不意別離之後，我已經知道他有了發瘋那一類的病症的——他嘗驟然發昏，而經了一星期在一種呢喃不休的瘋狂病中。醫生已經提醒了他，但是他當成耳旁風突然搭車到巴黎去。當然，布蘭希的接待他是一帖最好的醫藥，但是他雖有了現在的快樂的情景，而忍受着悲苦的傷痕也忍受得夠長久了。清楚地去思想，或者甚至於去細聽着每一種複雜的談話，現在他是變成沒有可能了；他只能夠在每句話的後面發出『唔！』的一聲，接着便切實地點着頭兒。有時，他也會笑，但只是一種神經質的，歇斯地里的方式；同時在別一個時候，他會呆坐了幾個鐘頭，他的濃眉麬蹙着，

看來好像夜色一般的黑。他更進一步便是昏迷了，因爲他是完全失了知覺，而在自言自語着。只有布蘭希能夠喚醒他的生之狀貌。他的瘋病的爽氣失神時常含着一種意義，那可是他有一個時間沒有看見她呢，或者是她出去沒有帶他一同走呢，抑是她在分別之前沒有安慰他呢。當在這樣的情景之下，他會拒絕說他究底是要甚麼；他也沒有一點兒意識到他是這樣的含怒而發獃。在這樣的情景中經過了一二個鐘頭之後（這我注意了兩次，當布蘭希外出——大都是去訪亞爾伯的時候，）他環視着他週圍，而覺得不安起來，着急得好像他憶起了甚麼東西，一定要去找到牠的樣子；那之後，沒有找見他所尋覓的目的物，也回想不起那目的物的所在，他又驟然的失去了知覺，這樣繼續到布蘭希回來的時候——她是快樂，淫蕩，半夜着衣服，笑着她喀喀的笑聲，好像她走上前來愛護他，甚至於吻着他（雖然接吻他很難領受到）。有一次他對她的這樣做是快樂得流出淚來了。就是我，也覺得驚異呢。

從他到巴黎的第一個時間起，布蘭希自己和我辯護着他的行爲；而在這辯護的時

間中，她甚至用盡她的辭令——說她的棄掉他是爲着了我，雖然是她已經差不多和他定約，幾乎答應他的了；『他的離棄他的家庭是爲着她的緣故；說我是辦他的事務的人，應該記得那事實，而且覺得害羞的。對於這一切的話語我都沒有話說，任她嘵舌下去；直到最後，我笑將起來了，而意外的事件便會到來了（開頭，如我所已經說的，她以爲我是個傻子，但後來她才斷定我是個神經過敏那一類的人物）。總之，我高興着我探得她的較好的性情；因爲在開初的時候，我雖然沒有這樣的斷定她，而事實上，她是一個好心腸的婦人——好像她自己的說法。『你是良好而且聰明，』她結果對我說，『而你也是一個這樣的昏頭昏腦的人却是我的一件恨事。你永遠不會成爲一個有錢人啊！』『一個道地的俄國人——一個『加爾寞』，她時常是這樣的稱呼我。

有些時候，她叫我帶將軍到街上去呼吸新鮮空氣，甚至於她可以叫一個僕從和她的叭兒狗便能照辦了的；但是我帶他到戲院去，到瑪比兒去，並且上酒館去。爲着這個目的，她時常答應給我一些錢，雖然將軍他自己也有了一些，並且是高興在生客面

前拿出他的錢袋的。有一次我用着很大力量去阻止他買一駕價值七百佛朗的四輪馬車，當他在皇家旅館看見一駕車子而起了他的幻想，想把來做一件獻給布蘭希的熱情的贈禮之後。她有着一駕七百佛郎的馬車又將怎樣呢？——而將軍盡其所有也不過一千佛朗罷了！便是這些佛郎的來源，我不能夠確定地說，但以為是由亞斯里先生那裏來的——直至亞斯里先生替那家人還旅館費的時候才完全明白。說到將軍對我取何種的態度呢，我以為他從未嘗離開過我和布蘭希站在一道的地方的。眞的，他彷彿已經聽到我賭贏了一大堆金錢；但是他大概還以為我是當他的情婦的書記——或者甚且是僕從那一類的職任。無論何時他繼續着用他的驕傲的老方式向我寒喧，好像是我的尊長一樣。有時他甚且駡起我來。有一天早晨，特殊的，他在我們用過早茶之後，開始冷諷着我。雖然沒有誰去干怒他，而他忽然地，為了在這天完全與我無干的某些理由，而向我大發脾氣。自然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甚麼理由的。約言之，他開始說着一些沒頭沒尾的話，用着疲乏的聲調說着，說我是他教養起來的一個小孩子——如此這

般的話語。可是誰都不知道他在說甚麼話，到結果布蘭希破口大笑起來。後來有些事情緩和着他，於是他走到外面散步去了。然而，還有一次，我注意到他的癇病怎樣地發作；他好像覺得要些甚麼人或者甚麼東西；那除非是布蘭希的來臨，他是要錯認了一些生人的。其次是，在這些癇病發作的時候，他和我攀談了起來，雖然他已失去理性，而只是談及一些事務，說到他的後妻，他的家庭，和他的財產而已。時或有些特別的話語使他喜歡的；因此他在那一天要反複地說了一百次——雖然那句話並不是表明着他的思想，也不是表明着他的感覺。再者，我想引他談到他的孩子們，但是他時常用他的執拗的老法門來打斷我的話語，而談過別的題目上去：『是的，是的——我的孩子們』這便是我所能引起他說的話了。『是的，你說到他們的那些話語都是對的。』只有一次，他露出了他的眞實的情緒。那是在我們帶他到戲院去的時候，他突然說道：『我的不幸的孩子啊！是的，先生，他們都是不幸的孩子。』還有一次，當我乘機提起波琳娜的時候，他非常痛恨着她。『她是個忘恩負義的女人！』他說道。

『她是一個壞的，忘恩負義的女人！她破壞了一個家庭。如果這樣有法律的話，我一定要把她來行杙刺之刑。是的，我一定要！』說到克里耶呢，將軍是連他的名字也不提起的。『他已經使我破產了，』他是這樣說着。『他搶刼了我，而且把我的喉都割斷了的。足有二年，他對於我是個十足的夢魘。有了許久，他是時刻也不會離開的夢幻的。別再提起他罷。』

現在我是明白了布蘭希和他是要訂婚了：可是，在我平常的習慣，我是沒有話說的。到後來布蘭希開始來說的這一切了。她在我們分別的前一星期便這樣做了。

『那是個機會，』她喋喋不休地說；『因爲祖母現在認眞病了，而且是要死了。亞斯里先生剛剛打來了個電報這樣說，而你會和我同意着將軍有希望做她的繼子。便是如果他不是這樣，他也不會錯過了的，等到第一著，他有了他的養老金，第二著，他會安心住在一間後房的；而且我要成爲將軍夫人，進到一個好的社會地位去』（她是時常想念這個的）『而變成一個俄國的貴族。是的，我會有了自己的一座房屋，農奴，

以及一百萬金錢在我的身邊了。』

『但是，也許他要妒忌呢？他可以盤問一切的事情的，你要知道。你可跟着我嗎？』

『啊，認眞不啊！他是怎樣的可笑啊！此外，我已經有計劃地去阻住那個的。你用不着來警告。那便是說，我引誘他親筆簽着亞爾伯名下的支票。結果，任何時候我能得責罰他。他可不是可笑的嗎？』

『很好，那末。嫁他罷。』

而事實上，她是這樣做下去了——雖然那結婚只有一個家常的結婚，也沒有鋪張，也沒有結婚儀式。事實上，她也沒有邀請甚麼人來參加那婚禮，只有亞爾伯和幾個別的朋友而已。何丹斯，克里奧巴德和其餘的，她是堅決地隔離着他們。而那新郎呢，他在他的新地位上覺得非常有趣。布蘭希親自給他打飲結，布蘭希親自給他擦髮油：而那結果是，他穿着他的燕尾服和白背心，看來十分的適合他的身份。

『他是，可是，非常合他的身份的，』當布蘭希從他的房間走出來的時候，她說着，好像那個他是『非常適合他的身份』的觀念，就是她也深深地有印像的樣子。而我自己呢，我對於那事件的次要的述說的智識是這樣的缺少，至多也只是個漠不關心的的旁觀者，所以我已經把在這情景中經過大半忘記了。我只記得布蘭希和那寡婦不是代表着姓『孔』而是姓『布拉瑟』。爲甚麼以前是姓『孔』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使將軍十分地滿意——他喜歡着『布拉瑟』這名字，總比『孔』這名字高興得多了。在結婚的那一天早晨，他擺着他的宴會的態度走到河龍來，自己重複地說着話，帶着一種非常莊嚴而且鄭重的神氣：『布蘭希小姐，布蘭希小姐，布蘭希布拉瑟小姐！』他這樣說着的時候他表現着滿懷快樂。在禮拜堂中和在結婚晨餐上，他總表示着不但是快樂和滿足，甚且是高傲。她也全變了樣子，因爲她現在保持着一種加甚的莊嚴神氣。

『我一定要有一致的言動，』她認真地委託着我說。『可是，請你注意，那是一種討厭的情境，我以前是完全沒有想到的——那是，怎樣才能把我的新家庭的姓名說得

頂好呢。查哥里安斯基，查哥里安斯基，河古將軍夫人，十四個字音的將軍夫人——啊，這些陰司府的俄國名字啊！最後的一個是頂適用的了，你以爲怎樣呢？』

最後，我們分別的時候到來了，而布蘭希，那個奇怪的布蘭希，流着眞切的眼淚，當她和我分手的時候。『你是個好孩子，』她悲苦地說道。"Je te cnoyais bête, et tu eu avais l'air" 但是那於你是適宜的。』說後，給我一次最後的握手，她說，『珍重啊！』這之後，她跑進她的閨房，帶給我二千佛郎的鈔票。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呢！『這些錢可以帶在你身邊，』她說，『因爲，你雖是個很有學問的教師，而你可是個極笨的人。然而，我不給你比二千佛郎更好的數目，因爲如果我給了你，你會完全把來賭輸掉的。現在再會了。Nous serons toujours bons aruis, 如果你再賭贏錢，別忘記來找我啊，et tu seras heuren。』

我自己仍剩下五百佛郎，一個時錶價值一千佛朗，還有一些鑽石的鈕子等等東西。大概我還能夠維提許久許久的生活，用不著特別使自己興奮做事。我有目的地勾

留在我現在所居住的地方——一半是自己休養一下子，一半是在等着亞斯里先生，他，我已經聽到說，大概在一兩天內因事要到這裏來了。是的我知道，然後——然後我要到漢堡去。但是盧勒登堡我是要到第二年才去的，因爲，據說一個人想兩次到賭場中去排運氣是極壞的事。而且，漢堡那兒有最好的賭博在開場呢。

十七

等到我看到這些筆記的時候已經是過一年八個月的光陰了。我現在這樣做的只因爲我是壓滿了鬱悶，想糊亂地讀着牠們來昏迷着我的頭腦。我把牠們擱置起來正在我到漢堡去的當兒。我的天，我是用着怎樣的一種輕鬆的心腸(是比較的說法)來寫我的結尾的幾行呢！——雖然，也許是，不盡然是這麼多的一種輕鬆的心兒，可比得上用着一種自信和無涯的希望的限度。在那時，我對自己可有任何一種懷疑嗎？可是現在

我全了解了。差不多過了一年半的時間，但是我是取於一個比那最下賤的乞丐還要壞的地位。但是甚麼才是乞丐呢？下賤到去求乞！我已經把自己弄得一敗塗地——那就是了。沒有任何的東西我能夠拿自己來比一比的；也沒有甚麼道德使你有效力地來講給我聽。在現刻是沒有甚麼東西能夠比道德更不適用的了。啊，你們這自滿的人們，在你們的油滑的驕傲中，你們是永遠準備着去高談你們的格言——如果你只要知道我自己是怎樣充分地領悟了我現在的處境的卑賤，你便不會再向我徒費唇舌了！你怎麼能夠對我說我不是早已知道了呢？那末，因此便留下了我的困難嗎？那在事實上，是由於輪賭的輪子簡單的旋轉，而我呢，已經完全變更了。可是，另有事情來臨了，這些道德家會給我帶來了友愛的嘲笑和祝賀。是的，他們永不會使我轉變過來，像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不管！我是甚麼東西？我是等於零——沒有東西。我明天變成怎麼樣？我也許會從死裏囘生，開始着一種新生活。因爲我仍然發覺我自己是個人，如果我的人的資格不至於完全破產的話。

我說，我到漢堡去，但是後來我也到盧勒登堡去，也到斯巴和巴丹去；在較後的那地方，我扮做一個充當樞密院顧問官的無賴漢名叫海次的隨員，他到後來也是我在這裏的主人。是的，我有五個月是當小廝過活！那正是在我從盧勒登堡的監牢裏走出來之後，我在盧勒登堡是負了一些欠債的。我的出獄是被人保釋，被——被誰呢？被亞斯里先生？被波琳娜？我不知道。總之那債務是還了二百塊錢，於是我得到自由了。但是我自己可要做甚麼事呢？在我進退兩難間，我乞助於這個海次，他是個年青的無賴漢，而這一類人能夠說着和寫着三國的言語。初頭我充當他的書記，薪水是三十古丁一個月，但是後來我變成他的僕人，因為他不能雇用一個書記——只是一個沒有薪水的僕從。我沒有別的可以轉行，所以我跟着他，並而答應我自己做他的穿着號衣的僕役。但是我自己節衣節食，經過了五個月的服役，我剩下了七十古丁；於是有一天晚上，當我們在巴丹的時候，我告訴他說我想辭職，然後急趕去賭輪賭。啊，當我這樣做時，我的心是怎樣在急跳着啊！不，那金錢於我是無價值的；我所願望的是

使海次的這一羣人，旅館的掌櫃，巴丹時髦的太太小姐們都在談着我，報告着我的事件，驚異着我，稱頌着我做的事情，崇拜着我的勝利。真的，這些都是幼稚的幻想和願望，但是誰要知道我如果遇見波琳娜，能夠把每件事情都告訴她，看她為着我戰勝這樣多的不幸的命運的打擊而表現出驚異來。不，我並非為要金錢而想着金錢，因為我是十二分地注意着我只要把來消費在一些新的布蘭希身上，再到巴黎去消磨他三個星期，在買了價值一萬六千佛郎的一對馬匹之後。不，我從不會相信自己是個積蓄者；事實是，我只知道得太多了，知道我是一個消費者。我的心中帶着一種恐懼，一種沈淪的情緒，我還聽見那莊家的呼喊聲——『三十一，紅色，單數，』『四，黑色，雙數』！我是多麼急切地注視着那賭桌，上面散放着銅板，角子和銀圓；注視着，當金幣從莊家手中放出來的時候的黃金之流，自堆起來積成一堆堆的金幣，燗着如火一樣的金光；注視着，一行行的銀幣，圍放在莊家的周遭。便是離了兩間房子，我也還聽見金銀搞玎的聲音——這足以使我幾乎鬧昏了呢。

啊，那一天我帶着這七十古丁去賭博的晚上是我可紀念的一個夜晚呢。我開始押下十古丁在單數上面。因爲單數我時常具有偏愛的，可是打我的押住在那上頭輸掉了。這使我只剩下六十古丁的銀幣。我想了一下之後選定了零，——開始押着五古丁一次。我輸了兩次，但是第三次突然可來了那熱望着的打中。我幾乎快樂得要死了，當我接到我的一百七十五古丁的時候。眞的，在從前，我便是贏了二十萬古丁也沒有這麼歡喜的。別失去時機，我又押下一百古丁在紅色上面贏了；押二百古丁在紅色，又再贏了；押四百古丁在黑色，贏了；八百古丁在雙數，也是贏了。這樣，加上我所餘的原來的本錢，我已經有了，在五分鐘之內，有了一千七百古丁了！啊，在這樣的一瞬間，誰都會意記了自己和他從前的失敗的！這是我由於冒險拚命而得到手的。我敢於這樣的冒險，而且，看一看罷，我又再是人類中的一員了！

我走去租了一間房子，把自己關在裏面，坐着數着我的錢銀直到早上三點鐘的時候。試想一想我在明天醒來的時候，我不是僕役了！我決定立卽離開這裏到漢堡去。——

在那裏我旣不會像地下人一樣去服役，也不會禁在牢獄裏的。在起程之前半小時，我冒險走去再押幾下——完了；結果是，我一共輸了一千五百塊錢。我仍是到漢堡去，而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月了。

自然，我無日不是活在恐懼之中——到賭場去賭着最小的押注，時常注意着——計劃着，在賭桌旁邊站了一整天去守着那賭博——甚至於夢裏也還看見賭博——可是同時，好像已是硬化，已結成一團，在泥濘裏。但是我必須結束我的筆記，那是我把最近和亞斯璧先生衝突的印像來完成的。自從在盧勒登堡我們分別之後，我沒有遇到他，而現在完全出於意外地我們相遇着了。那時候，我在公園中散着步，不只是爲了我仍有五十古丁錢，而且是爲着我是三天之前還了旅館費的事情而在猶預着。必然地，我是到非再去賭錢試一試我的幸運的困地了；如果我賭贏的話，我可能夠繼續着我的賭博，然而，我如果盡其所有都輸光了，我應該又再去接受着一個奴僕的位置，在我找不到一個需要着教師的俄國家庭的時候，這二者任擇其一都行的。沈溺於這些

回想之中，我在我日常散步時走到外去，穿過公園和樹林，走向隣近的親王的領土去。在這些時節，有時我在路上消磨了四個鐘頭，等到回漢堡來已經是又疲倦又饑餓；但在這特殊的時間中，當我看見了亞斯里坐在長凳上的影子的時候，我幾乎是要離開那園林而到公園去了。他一看見我，他立即便叫着我的名字，於是我走去坐在他旁邊；但是在注意到他的態度有點頑梗的時候，我急速地去限制他在外額中露出來的快樂的表示。

『你在這裏嗎？』他說。『好的，我有了一個念頭總以為我會遇見你。把任何事情都告訴我不至於麻煩罷，因為我知道了一切——是的，一切。在事實上，你過去二十個月的全生活總是放在我的想念中的。』

『你對於你的老朋友是多麼關心啊！』我回答着。那使你有着無限量的榮譽。但是，且慢說罷。你有使我想念的事情。當我為了二百古丁的債務而吃官司的時候，把我保出盧勒登堡的可是你？有人這樣做了。』

『啊，真的不啊！——雖然我完全知道你被禁在那兒。』

『也許你能夠告訴我說是誰把我保釋出來罷？』

『不；我恐怕我不能。』

『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我知道在這裏的一切俄國人，並沒有一個人和我要好的。在俄國，我們這些正教的門徒，時常不是這一個去坐監便是那一個去的，但是在這情形之下，我以為那一定是出於一些英國客人所做的事，他們是對於這個國家的情形還未熟識的。』

亞斯里先生好像帶着一種驚異在細聽着我。明顯地，他還希望着看見我比我現在的狀況還要更加支離破碎。

『好的，』他說——並不十分快樂地，『我覺得你還保持着你的原來的獨立的精神以及你的快樂，是不會減低我的高興的。』

『那意思便是說你在沒有看見我比我現在更加卑陋下流便感到不安嗎？』我帶笑

地回答道。

亞斯里不是很快便了解了這話，但是現在知道而笑了。

『你的話時常是使我高興的，』他繼續說着。『在這些言語中我看見了聰明的，勝利的，而且是憤世嫉俗的往日的朋友。只有俄國人才有能力去把這許多的不同的性質總合在他們自身之中。是的，有許許多多的人嗜好看見他們最好的朋友淒涼破碎的；因為一般的說，在這淒涼破碎的身世中才發現着友情。一切有思想的人們都知道那古老的眞理。可是，在刻下的時候，我告訴你，我是眞摯地高興看見你不致墮落失敗的。請告訴我，你可完全沒有去賭錢嗎？』

『可詛咒的賭博！是的，我一定要戒絕賭錢，那不是——』

『那末你賭輸了？我想是這樣的。你不用再多的告訴我。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因為你已經頹喪地說過了，所以是眞實地。你可除了賭錢便沒有別的職業嗎？』

『不，甚麼都沒有。』

亞斯里給我一個詢問的眼光。在那時那是老遠的事，好像我看見一張紙或者翻着册頁所經驗的一般。

『你是衰老了，』他說。『你不只是拒絕生命，用着生的樂趣和社會的聯系——一個市民和一個人的責任；你不只是擯棄了我所知道的你的朋友；而且你拒絕了你的掛念。雖然我能記得在你的生命中的健康活潑的年華，我總想勸你現在把每一時期的較好的感覺忘掉罷——忘掉你現在的美夢，物質的慾望不要在雙單數，紅黑色，十二的中間數目等等罷。』

『夠了，亞斯里先生！』我有點生氣地喊道——幾乎是發怒了。『修心點，別使我再記起着更多的回憶，我自己倒能夠記得呢。只要給我片刻等我把他們趕出腦裏罷。只要等到我把回憶消滅，把我自己定一定神。到那時你會看見我從死裏復活了。』

『那末你要在這裏住多十年了，』他回答道。『我生在世一天，總是一天想念你的——在這裏，坐在這只長凳上——像我已經說過的掛念你。眞的，我想和你打賭

着我要這樣做去的。』

『別再多說了，』我禁不住地插口道。『我想對你表明着我並非完全地忘記了過去，我可以問一問波琳娜小姐那裏去了？如果不是你去保釋我出獄，那一定是她了。可是我完全沒聽到關於她的片言隻字。』

『不，我以為不是她。現刻她是在瑞士，同時請你別再把關於她的這些問題來問我。』亞斯里堅决地說着這話，用着差不多是發怒的神氣。

『那是說她已經給你一個深刻的傷痕了？』我用着一種勉強的冷笑說了出來。

『波琳娜小姐，』他繼續着，『是人間最好的一個了；但是我再感謝地請你停止把她的事情問我。你並沒有眞的了解她，她的名字在你的口裏說是干犯着我的道德情緒的。』

『眞的嗎？那末，我還甚麽比這更好的題目來和你談呢？那纏上了你我的往事。

然而，別下警告：我不想過細地去說及你個人的私事，你的秘密的事件。我對於波琳

娜小姐的趣味，並不是超過她的周圍的環境的。關於那些，你能夠用三言二語便告訴我了。』

『好的，因爲那邊的事情將要完結，我要告訴你，波琳娜病了好久，而且現在仍在病着。我的母親和妹妹在英國北部她們的家款待她，此後是波琳娜的祖母死了，波琳娜承繼着七千金鎊的英國幣。那大概在六個月以前的事，現在小姐和我的妹妹的一家人去旅行——我的妹妹已經結了婚。小姐的弟弟和妹妹也得到祖母的遺產，現在在倫敦受教育。那將軍呢，他前月因中風死在巴黎。他把布蘭希小姐待得很好，她已經把她自己插身到祖母遺給他的一切遺產中了。我以爲，我的說話可以結束了。』

『克里耶呢？他可也到瑞士旅行去嗎？』

『不；我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我也要再告訴你一次，你最好是別再糊思亂想；否則你便非和我算一算舊賬不可了。』

『什麼？不顧我們的老交情嗎？』

『是的，不顧我們的老交情。』

『那麼，我要千萬地求你原諒了，亞斯里先生。我對於波琳娜並沒有什麼惡意，並不想怎樣責罵她。再便是，關於這法國人和這俄國少女中間的關係，對於你和我是成了不用討論的問題，也用不着再去研究的。』

『如果，』亞斯里答復着，『你不以把他們的名字列在一起爲意，可以讓我問一問你所說的「這法國人，」「這俄國少女，」「他們中間的關係，」到底是些什麼意思呢？你爲什麼這樣特別地把他們稱呼做「這法國人」和「這俄國奶奶，」呢？』

『啊，我曉得你是覺得有趣了，亞斯里先生。但這是一條老長，老長的故事，而且要引起一篇長篇的爭論的。同時，這個問題是重要的問題，雖然初見時似乎很是滑稽。亞斯里先生，一個法國人只是一個漂亮的人物。關於這點，像旁的不列顛人一般，你定會不承認的。由於妬忌的緣故，我也像旁的俄國人一般，不肯承認的。但我們的慈祥的姑娘們關於這點或者別有會心吧，舉例來說，人家可以把萊辛看成一個顏

喪的，鄉氣的，俗艷的人物，——有些人甚至覺得他的作品不值得一讀。我亦覺得他是一個滑稽的對象而已。但亞斯里先生，關於他，確有某種動人之處，而且，他的確是個偉大的詩人——雖然人家老是喜歡否認他。是的，這法國人，這巴黎人，具着他的本色，出落得很是漂亮，相形之下甚至於使我們俄羅斯人成爲粗野的人物了。法國大革命留給法國貴族一些遺產，現在幾乎每一個普通的巴黎人都有着優雅的態度，善於說話，不受責難的思想的方式，同時他自己却在那種方式之中，沒有充實着任何內容，沒有建議，沒有智慧，沒有靈魂——他的態度和其他都是遺傳下來的。是的，除此而外，法國人時常是蠢人中的最蠢者，懦夫中的最懦者。相反地，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像這位俄羅斯的少女這樣値得尊敬，和可以推心置腹。德格利厄司會戴上他的假面具，很容易便可以征服着她的心。因爲，他有着一個莊嚴的樣子，亞斯里先生，這位少女會很容易便把牠認爲眞的——以爲他的那種樣子是全身心，全靈魂的自然表現，而不知那只是一種由於遺傳而來的虛有其表的空架子。不怕你不高興聽，我仍然

要說，你們英國人也是大都不漂亮和不文雅的，而我們俄國人隨處都能夠認識美麗，並且爲之嚮往。但要辨別出靈魂的美麗，人格的偉大，遠非我們的婦女界的識力所及，尤其是年輕的婦女界。無論如何，她們需要更多的經驗。例如，這位迷爾•波琳娜——原諒我，但這個名字是脫口而出，我亦不大能夠記得淸楚——經過了許久才下着決心來愛你，覺得你比德格利厄司先生還好。她會尊敬你，會變成你的朋友，會向你推心置腹；但主宰着她的心的却仍然是那個可憎的鄙夫，那個卑鄙下賤的重利剝削者，德格利厄司。這是屬於頑固的自愛，——屬於那樣的事實，德格利厄司曾經變形地成爲一個俠爵在她的面前出現，曾經混充闊佬盡力來幫助她的家庭，和那蠢笨的老將軍。雖然這種奸謀後來是揭露出來了，可是你可以看出這種揭露對於她是沒有什麼印像的。只要再把從前的德格利厄司給她，她便沒有旁的什麼希求了。她更加憎恨着現在的德格利厄司便更加悼惜着過去的德格利厄司——雖然過去的德格利厄司只是她自己的幻想中的人物而已。亞斯里先生，你是一個製糖專家，是不是呢？』

『是的，我是屬於聞名的羅惠耳公司的。』

『那麼，看吧。一方面，你是一個製糖專家，另一方面你是一個阿波路彼爾段地亞。但這兩重性格並不互相混合的。我呢，既不是一個製糖專家。我只是一個輪盤賭徒，而且曾經當過僕役。對於這樣的事實大概是會知道的，因爲她似乎是神通廣大，消息靈通。』

『你只是覺得心痛才說出這樣的說話來，』亞斯里冷淡地說。『但在你的說話裏面仍然是沒有絲毫新奇哩。』

『我同意。但在這一切裏面隱伏着恐怖——不管我的控訴是怎怎樣的卑下，滑稽，但仍然不失爲眞切的。但我只在說着廢話啊。』

『是的，你是這樣，你只是在說着一些全無意識的說話啊！』我的伴侶叫喊着；——他的聲音震顫着，他的眼睛閃着火。『你可知道，』他繼續着，『雖然你是一個多麼破碎，下賤，卑微，不幸的人物，却是爲了她的請求，我才到漢堡來看你，來和我嚴重

地長談一下，並且要把你的感情，思想，以及希望都帶回去告訴給她——是的，還要說及你對她的回憶啊？』

『眞的？眞的是這樣嗎？』我叫喊起來——眼淚開始如泉地奔湧出來。從前永沒有碰到這樣的事的。

『是的，可憐的不幸者啊，』亞斯里繼續着。『她曾經愛你：現在我可以告訴你，理由是因爲你已經完全失敗了。便是我再進一步告訴你說她現在仍在愛你，你亦無從變更你的現狀的。是的，你已經沉淪得不可解救的了。從前，你曾經有過某種才能，天性活潑，相貌也還不差。你對你們的國家是有用的。像你這樣的人材你們的國家是需要的。但是滯留此地，而你的生命現在是完了。關於此點我並不責你：在我的觀點上，所有的俄羅斯人都像你這樣的，或者可以說都有這樣的傾向。如果不是沉溺於輪盤賭，並會沉溺於旁的什麼了。例外是很少的。也並不是你第一個來學習着誰是你的賭頭。因爲輪盤賭並不是俄羅斯人獨有的賭博啊。一直到現在你寧願忠厚地論爲奴廝

，却不願有盜賊之行。但你的將來會變成這樣，我眞是不堪爲你設想。現在，再會了。我想，你是沒有錢用的吧？那麼，把這十個「羅意司」拿去吧。我不再多給你了，因爲多給你，你只會簡單地把牠輸光。當心這些錢，再會了。再說一聲，珍重着這些錢吧。』

『不，亞斯里先生。在說了這一切之後，我——』

『珍重着這些錢啊！』我的朋友複述着。『我毫不懷疑你仍然是一個紳士，因此我給你這些錢是像一個紳士給另一個紳士的錢一般。再，如果我能夠相信你可以離開漢堡和賭場，回到你自己的故國去，我可以贈給你一千鎊，以爲開闢新生活的幫助。但我只給你十個「羅意司」，而不給你一千鎊，因爲現在一千鎊和十個「羅意司」對於你並沒有任何不同之處——你能夠把這兩數目同樣很容易輸光。拿着錢，而且，再會了。』

『是的，我願意拿牠，如果同時你來和我擁抱一下。』

『非常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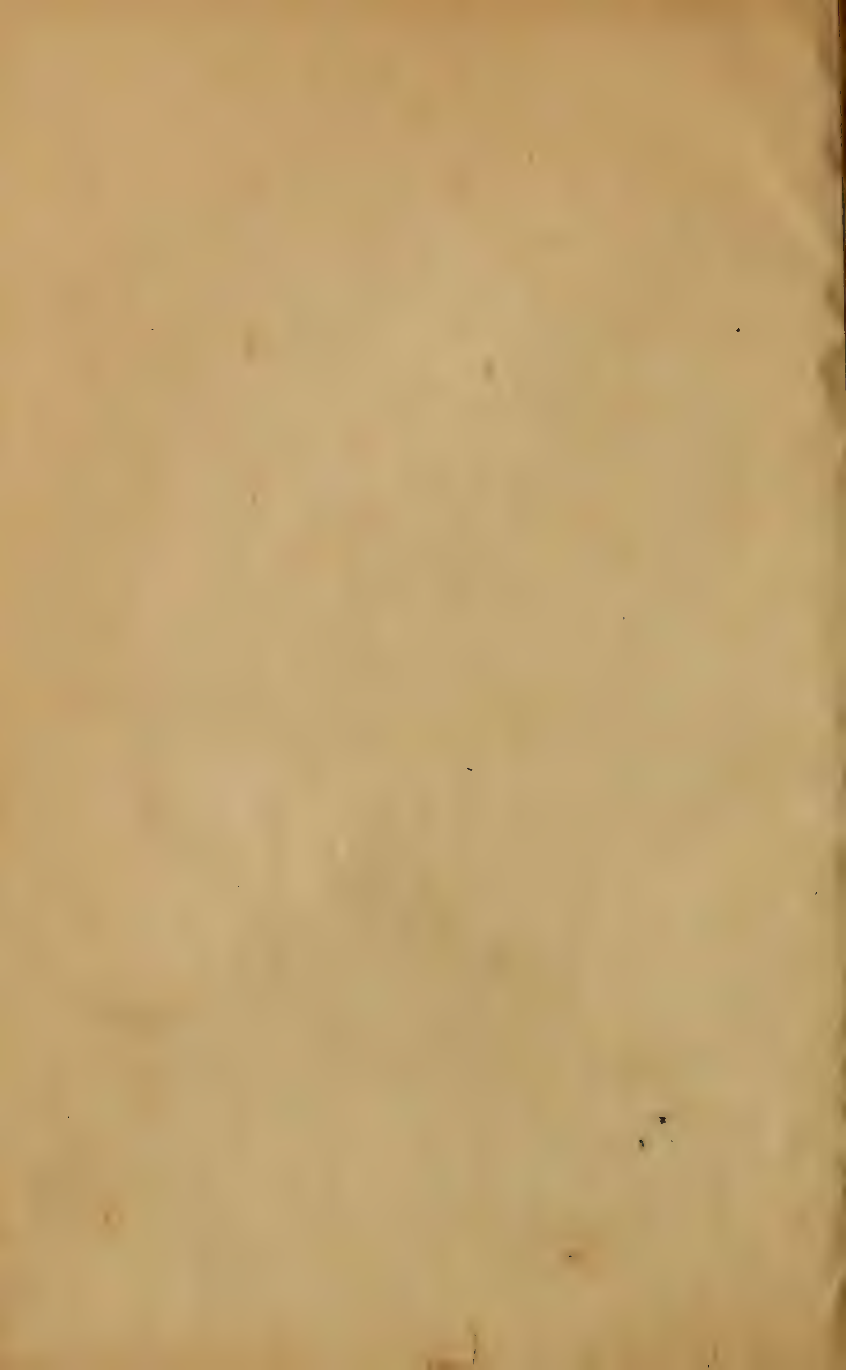
這樣我們便離別了——彼此依依不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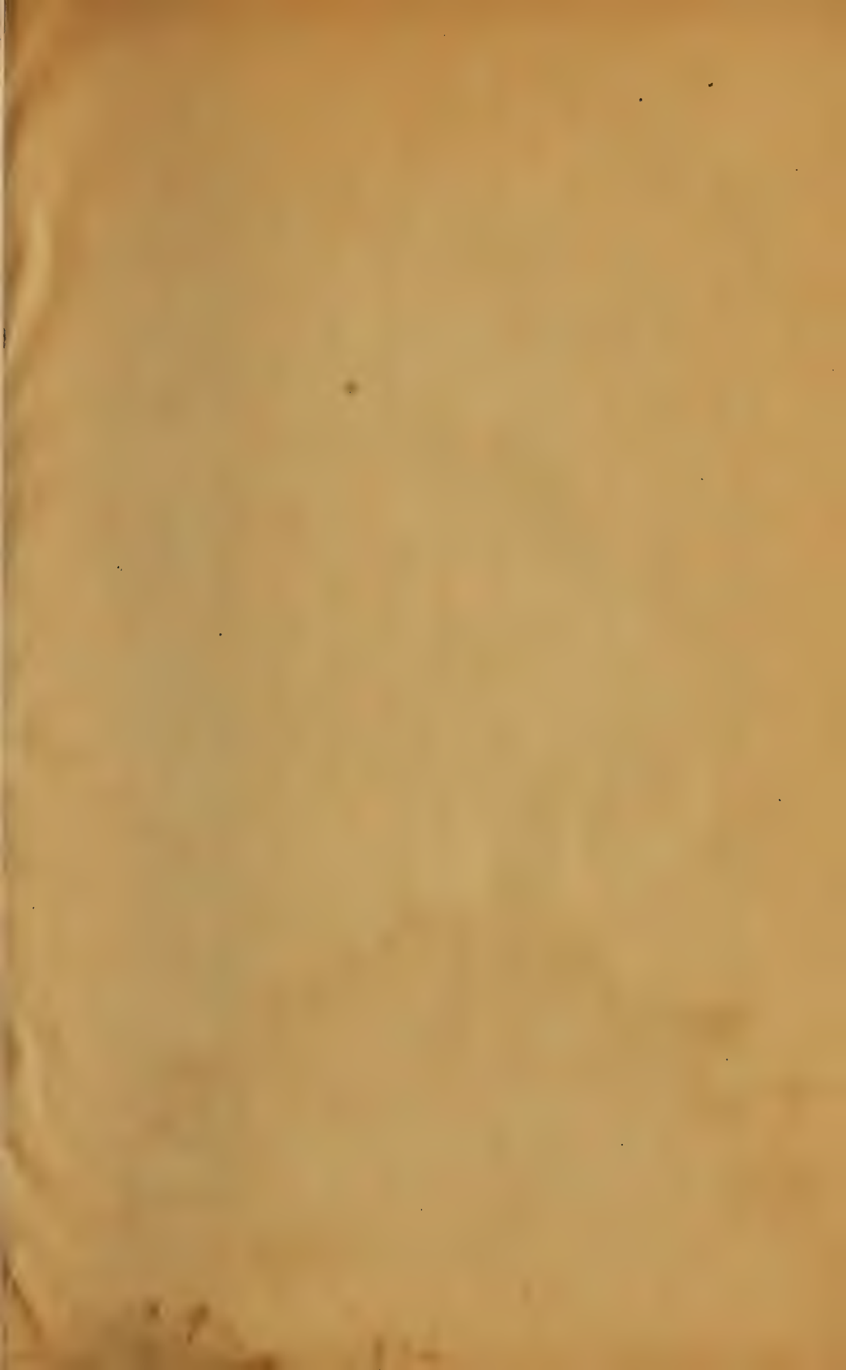
* * * *

但他是錯了。如果我判斷波琳娜和德格利厄司是苛刻和錯誤，他對一般俄羅斯人的認識也是苛刻和錯誤了。關於我自己，我是不想說什麼的。但是——但是說話終歸還只是說話啊。我需要實際上的行動。超乎一切之上，我想到瑞士去。明早，明早——。啊，如果明早我能夠把事情安排得不錯，於是再生了，於是從死人堆裏再跳起身來了！但是不，我不能夠。但是我表示給她，我能夠做些什麼。甚至於便只使她聽到我還是在做着一個人，那已經是値得了。今天是太遲了，但是昨天。但我仍然有一種預感，覺得事情並沒有改善的希望。我只有十五個「羅意司」在我的袋裏，雖然我可以拿十五個「久爾登」來開始着。如果我一開始便下心賭下去——但是，不，不！真的，我並不像那樣的笨貨？但爲什麼我不應該死裏求生呢？我只要在開始時愼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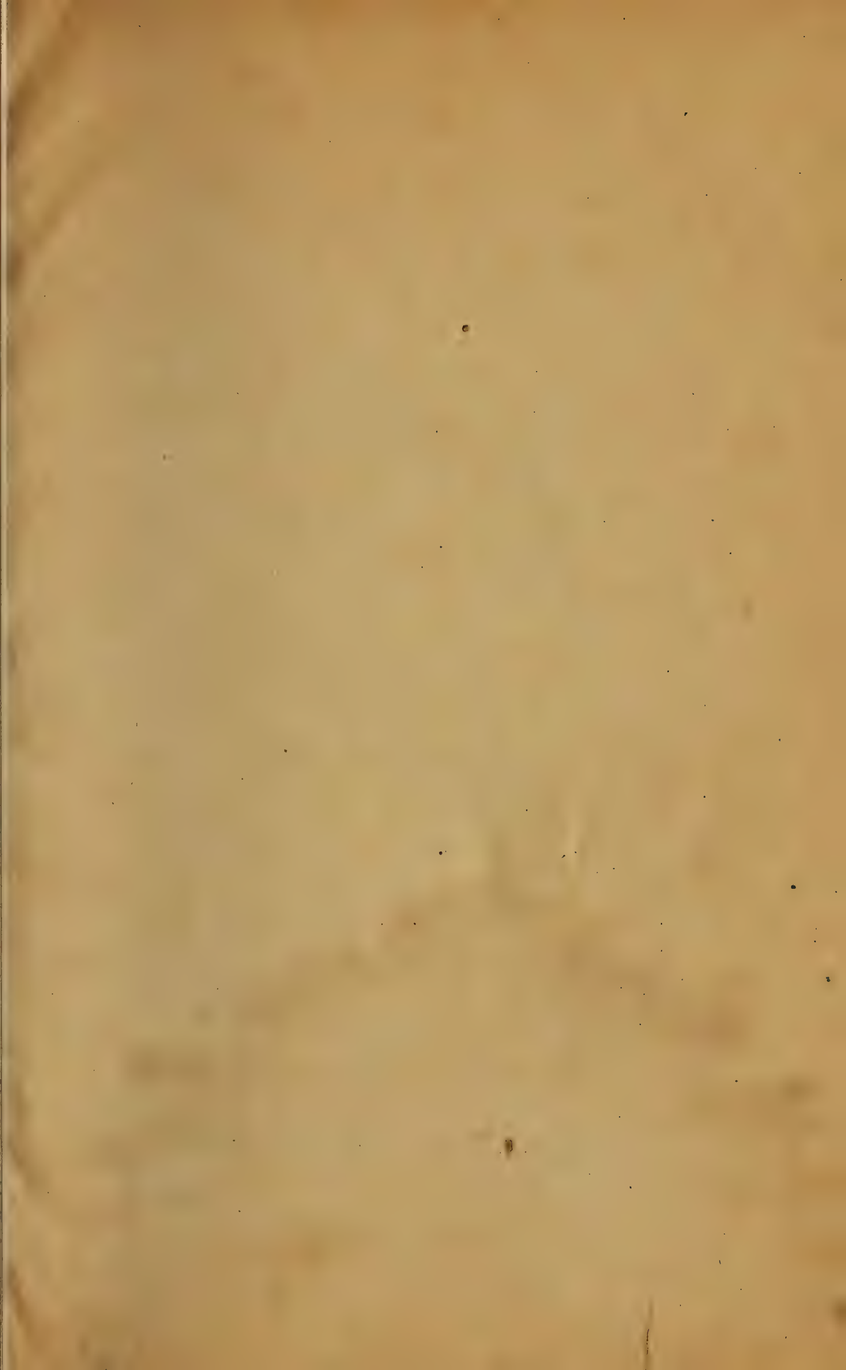
忍耐地賭着，往後便可照樣做。我只要能夠把我的本性約束着一個鐘頭，我的整個命運便可以改變着。是的，我的本性是我的弱點。我只要回想着幾個月以前我在輪盤賭場中所做的事情，在我最後的失敗之前啊，是怎樣一個顯著的例子，說明我的意想力的不差啊！這回所說的問題，是我在這次的錢完全賭輸了——完全賭輸了；但當我離開巧辛奴的時候，我聽見我的袋子裏還有另外的一個「久爾登」在響着！『或者應該把牠留下來過一餐，』我自己思索着。但再跑了百步以後，我改變了主意，跑回去了。我把那個「久爾登」下注下在 Mauque 上面——而且有了這樣的一點感覺，雖然是孤身，在客，遠離着家庭和朋友，而且不曉得第二餐怎樣打算，却仍然把最後的一個錢拿來下注啊！啊，我贏了這一注，在二十分鐘之內，我離開巧辛奴帶着一百七十「久爾登」在我的袋裏！這是一個事實，這表示着最後的一個「久爾登」能夠做出什麼來……。但如果我的心自己軟弱起來，我的決心自己動搖起來呢？……

不；明早一切便都要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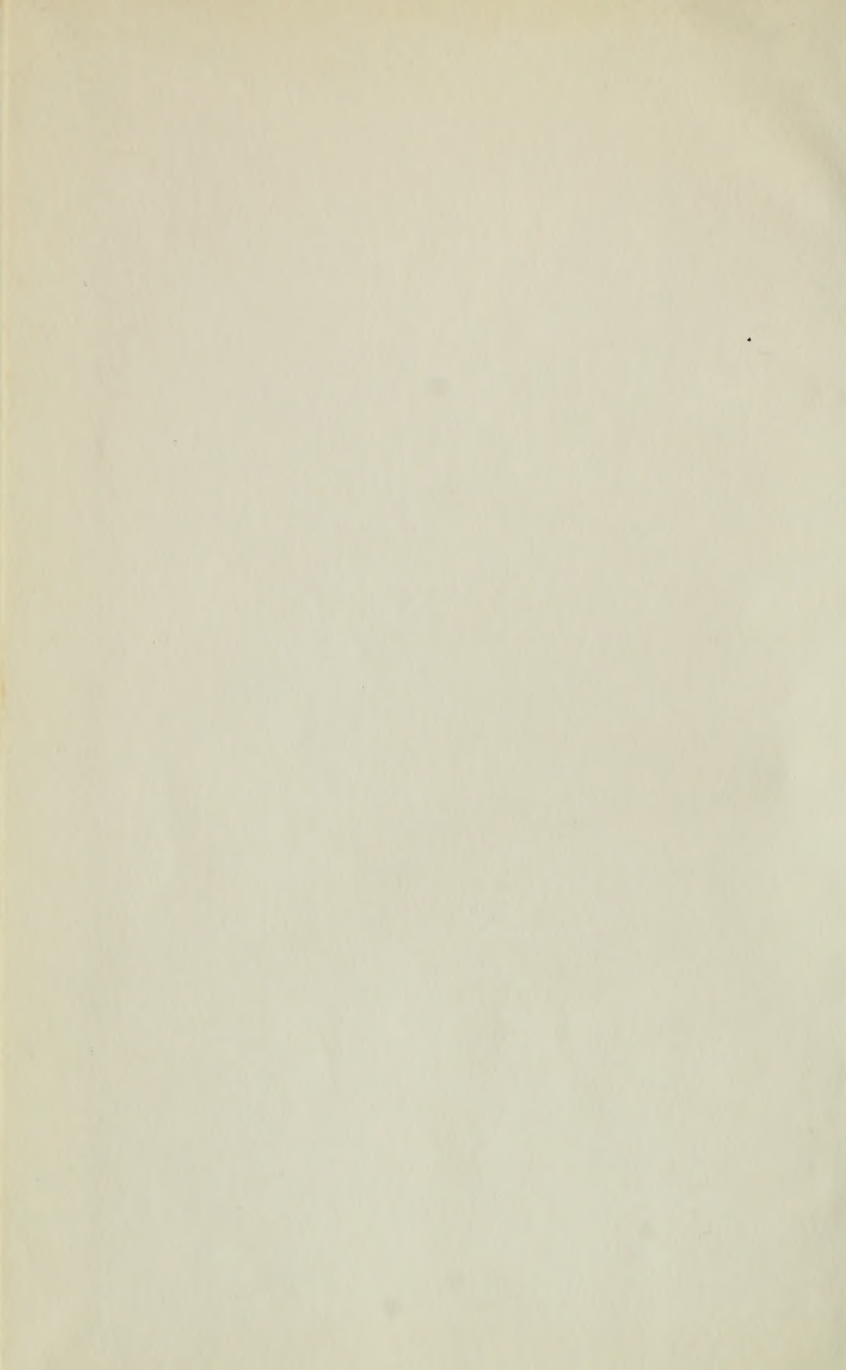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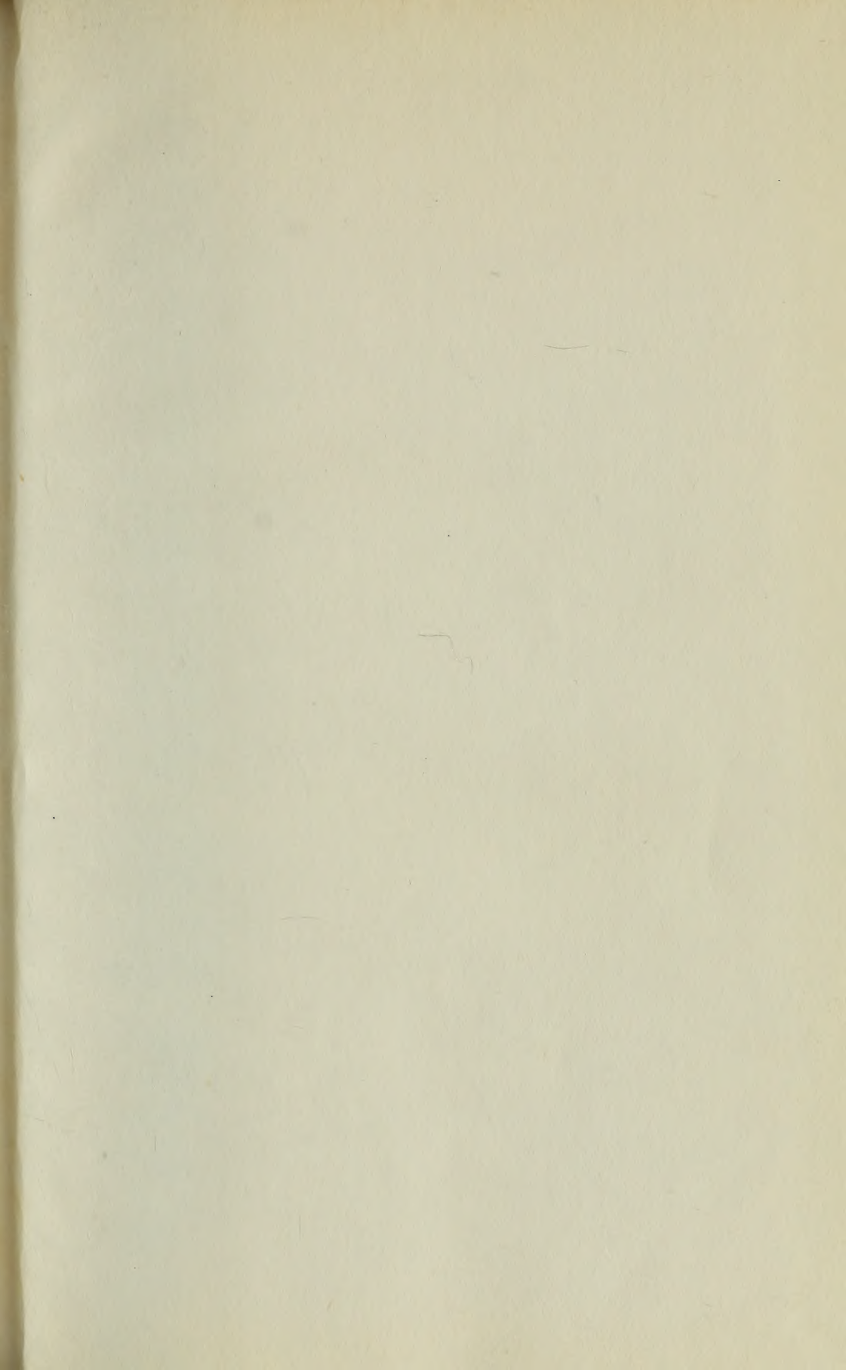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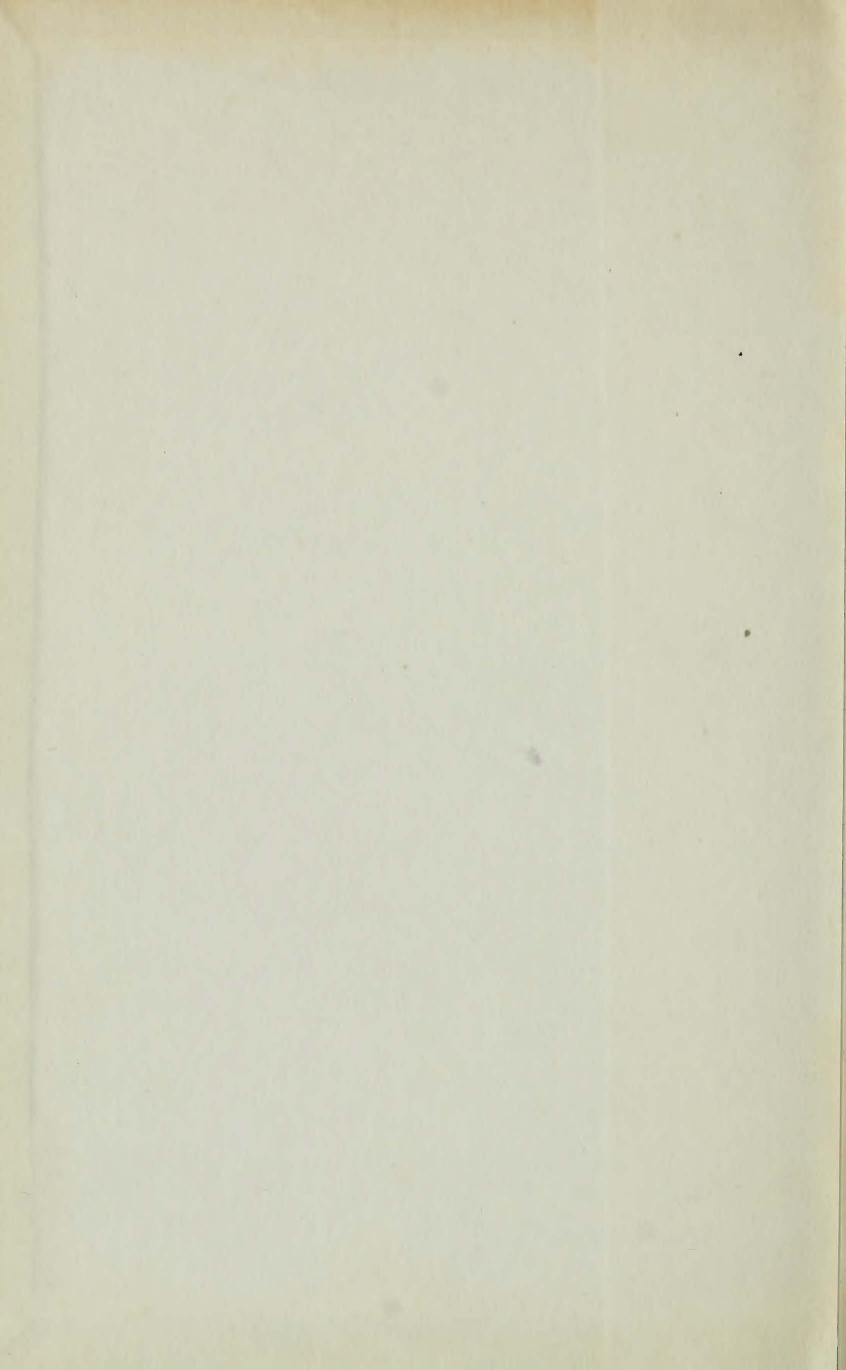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02 5407